

35747

737

12(2)

國民二十一年七月

教育部

國立北平圖書館

中國短篇小說集

第二集

(下)

鄭振鐸編



3 0475 5829 5

1928

## 第二集下冊序言

這一集的上冊，選錄宋至明末的短篇故事不少，但還有許多，因篇幅關係，不能容納於那一冊之內的，因再編成這一冊。

傳奇系的作品，在這時代實在是貧乏得可憐。在上一冊裏，我們還看見梅妃傳，李師師外傳，中山狼傳等幾篇較好的作品，然而已不能與本書第一集內所選的唐人諸傳奇相提並論了。到了選錄這一冊時，却連梅妃傳，中山狼傳那樣完整的作品也沒有了。所有的，除了三山福地記，阿留傳，遼陽海神記以外，都不過是瑣雜的『筆記』中的一鱗一爪而已。這些極簡單的僅具有故事的雛形的東西，他們的本身，原沒有什麼價值，其價值乃在於下面的二點：

- 一、是後來的傳奇雜劇或小說的題材的來源；
- 二、對於後來的作家曾給與不少的影響與暗示。

關於第一點，如韓湘子，如陸務觀諸篇都是；關於第二點，如王榭，如浮梁張令，如王泰諸篇，後來的作品，受其影響與暗示不少，像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便有好幾篇是受到這樣的影響的。梁太祖，韓魏公諸篇寫得雖像是散漫，却很有描寫力，能使被寫的人物翩翩欲活的現在紙上。

這是編者於上冊所選錄者外，再選錄這十幾篇的原因。

然而『這一期的短篇作品，所可誇耀者，乃是平話系的作品。』上冊裏已經選載了十餘篇，但是編者總覺得太少。所以這裏又選載了九篇。這九篇的來源，除了京本通俗小說，醒世恆言，拍案驚奇，石點頭，醉醒石諸書，上冊裏已經有選錄者外，尚有西湖二集，爲上冊裏所未及收及者。

西湖二集凡三十四卷，附西湖秋色一百韻，周清原著。以所敘者皆爲關於西湖之故事，故謂之『西湖二集』。而謂之『二集』者，想當更有初集，然今絕不可得見。每卷載故事一篇，凡得三十四篇，皆平話系之作品也。清原，武林人，自

號濟川子，其名未詳。生於明之末葉。大約生平殊困厄。嘗自謂：『敗壁頽垣，星月穿漏，雪霰紛飛，几案爲濕。蓋原憲之桑樞，范丹之塵釜，交集於一身。予亦甘之。而所最不甘者，則司命之厄我過甚，而狐鼠之侮我無端。予是以望蒼天而興嘆，撫龍泉而狂叫者也。』（見湖海士序）所以他在這部西湖二集上頗多憤慨不平之言。這部書傳本殊少見，今錄其三篇，可見一斑。

江東老嫗序醉醒石，謂：『大凡小說之作，可以見當時之制度焉，可以覘風俗之純薄焉，可以見物價之低昂焉，可以見人心之詭譎焉。於此演說果報，決斷是非，挽幾希之仁心，斷無聊之妄念，場前巷底，婦孺皆知，不較九流爲有益乎！』這都是說小說之實際上的功效的，未免帶了太多的功利主義的色彩。但卽就這些功效而言，也只有平話系的小說，纔能有此，傳奇系的作品却不足以預於這個榮譽。我們見到的傳奇系的作品，差不多都是空想的產物，毫無時代性的文字，漢晉人之所作，與唐宋人之所作，相差未遠，唐、宋人之所作，與元、明、清人之

所作，亦相差未遠，我們所能於其中見『當時之制度，覘風俗之純薄，物價之低昂，人心之詭譎』者，乃僅可在平話系作品中求之；而作者之能使『場前巷底婦孺皆知』者，亦僅平話系之作品有此魔力而已。

碾玉觀音中之敘南宋軍閥的威勢，敘貴人家中收用養娘之制度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之敘明時的丐頭制度等等，皆爲一切史書中所絕無的材料，而却正是編輯社會史的人所最需要的東西。姑舉一二例，此外可知。

傳奇系的作品，大多數只有敘述而沒有描寫，能如霍小玉傳之有深刻的描寫力者極不多見。平話系的作品，則專以描寫見長，已具有近代的小說的作品，不管他敘的是山精海怪，幽靈狐魅，不管他寫的是空想的神仙故事，怪誕的民間傳聞，而總有一種活潑潑的生氣，不知不覺的會把這些邪神妖鬼，故事傳聞，都人格化了，人情化了，寫得他入情入理，不殊於人世上日常所見的事，所見的人。而其描寫人間的世態人情，尤爲真氣逼人。試舉本冊裏的幾篇故事爲例，

滕大尹鬼斷家私中的滕善繼夫婦的霸產的心理，寫得如何的好，灌園叟晚逢仙女中之張委的橫行，惟內惟貨兩存私中之魏進士與他的妻之不同的心思的對照，陶家翁大雨留賓中之蔣震卿的得妻，又寫得如何的真切而近情。

許許多多的長篇小說，長篇傳奇都敘的是：某生某女的會合，如何的奇巧。小姐私奔，雖暫爲奸人所欺，而終於是『佳人才子的重圓』。這裏，在陶家翁大雨留賓裏，却把這個打不破的慣例打破了，私奔的小姐却終於跟隨了誤認的『才子』而去。

許許多多的長篇小說，長篇傳奇，都寫的是：佳人才子的戀愛的始終，其中必有如何的波折，必有嚴父的阻撓，必有如何的奸人從中播弄，必有一場兵災人禍，把他們生生的拆散了。這裏，在吹簫女誘東牆裏，却又把這個打不破的慣例打破了。作者寫潘用中與杏春小姐的相戀，如何的近情在理，再看那些空想的做作的傳奇小說來，真如糞土。牠那裏沒有奸人，沒有兵禍，沒有心腸冰冷

如鐵的父母，只淡淡的寫來，却已足動人。

無論他們的題材是如何的空想，怪誕，然如像那末逼真的近情在理的敘寫，在中國一般小說中已是不容易得到的了。

本集二冊中，所選的不過一瓣而已。將來有機會，很想能一部部的將他們介紹給大家。

編者 十五年六月十日。



# 中國短篇小說第二集下冊目錄

韓湘子	劉斧(一)
韓魏公	劉斧(五)
王榭	劉斧(六)
梁太祖	張齊賢(一二)
崔素娥	王銓(一六)
余媚娘	溫豫(一七)
浮梁張令	李政(一八)
王泰	無名氏(二二)
狄氏	廉布(二六)
陸務觀	周密(三〇)

我來也·····	沈 俶(三二)
三山福地志·····	瞿 佑(三四)
阿留傳·····	陸 容(四一)
遼陽海神記·····	蔡 羽(四三)
菩薩蠻·····	無名氏(五六)
滕大尹鬼斷家私·····	馮夢龍(七〇)
灌園叟晚逢仙女·····	馮夢龍(一〇〇)
陶家翁大雨留賓·····	卽空觀主人(一三四)
王孺人離合團魚夢·····	天然癡叟(一五三)
惟內惟貨兩存私·····	古狂生(一九四)
姚伯子至孝受顯榮·····	周清原(二一三)
韓晉公人奩兩贈·····	周清原(二二八)
吹鳳簫女誘東牆·····	周清原(二五二)

韓湘子 湘子作詩  
識文公 ①

劉 斧 ②

韓湘字清夫，唐韓文公之姪也。幼養於文公門下。文公諸子皆力學，惟湘落拓不羈，見書則擲，對酒則醉，醉則高歌。公呼而教之曰：『汝豈不知吾生孤苦，無田園可歸。自從發志，磨激得官，出入金闕玉殿，家粗豐足。今且觀書，是吾不忘初也。汝堂堂七尺之軀，未嘗讀一行書，久遠何以立身！不思之甚也！』湘笑曰：『湘之所學，非公所知。』公曰：『是有異聞乎？可陳之也。』湘曰：『亦微解作詩。』公曰：『汝作言志詩來。』湘執筆略不構思而就，曰：

①原載青瑣高議前集卷九。韓湘子世傳爲八仙之一，其故事傳於民間，曾有小說一種，專敘他的故事，又有韓湘子三度韓公道情三冊，亦傳於世。

②劉斧，北宋時秀才，輯古今雜說爲青瑣高議，凡前集，後集，別集三部，共二十七卷。

青山雲水窟，此地是吾家。

深夜流瓊液，

凌晨散絳霞。

琴彈碧玉調，

爐養白硃砂。

寶鼎存金虎，

丹田養白鸚。

一壺藏世界，

三尺斬妖邪。

解造逡巡酒，

能開頃刻花。

有人能學我，

同共看仙葩。

公見詩誥之曰：『汝虛言也，安爲用哉！』湘曰：『此皆塵外事，非虛言也。公必欲驗，指詩中一句，試爲成之。』公曰：『子安能奪造化開花乎？』湘曰：『此事甚易。』公適開宴，湘預末坐，取土聚於盆，用籠覆之，巡酌間，湘曰：『花已開矣。』舉籠見巖花二朵，類世之牡丹，差大而豔美，葉榦翠軟，合座驚異。公細視之，花朵上有小金字，分明可辨，其詩曰：

雲橫秦嶺家何在，雪擁藍關馬不前。

公亦莫曉其意。飲罷，公曰：『此亦幻化之一術耳。非真也。』湘曰：『事久乃

驗。』不久，湘告去，不可留。公以言佛骨事，貶潮州。一日，途中，公方悽倦，俄有一人冒雪而來。既見，乃湘也。公喜曰：『汝何久捨吾乎？』因泣下。湘曰：『公憶向日花上之句乎？乃今日之驗也。』公思少頃，曰：『亦記憶。』因詢地名，卽藍關也。公歎曰：『今知汝異人，乃爲汝足成此詩。』詩曰：

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。

本爲聖明除弊事，敢將衰朽惜殘年。

雲橫秦嶺家何在，雪擁藍關馬不前。

知汝遠來深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邊。

乃與湘同宿傳舍，通夕議論。湘曰：『公排二家之學，何也？道與釋，遺教久矣。公不信則已，何銳然橫身獨排也。焉能俾之不熾乎？故有今日之禍。湘亦其人也。』公曰：『豈不知二家之教，然與吾儒背馳。儒教則待英雄才俊之士，行忠孝仁義之道。昔太宗以此籠絡天下之士，思與之同治。今上惟主張二教，虛己以信事

之，恐吾道不振，天下流入於昏亂之域矣，是以力拒也。今因汝，又知其不誣也。」  
公與湘途中唱和甚多。一日，湘忽告去，堅留之不可。公爲詩別湘曰：

未爲世用古來多，  
如子雄文世孰過。

好待功成身退後，  
却抽身去臥煙蘿。

湘別公詩曰：

舉世都爲名利役，  
吾今獨向道中醒。

他時定見飛昇去，  
衝破秋空一點青。

湘謂公曰：「在瘴毒之鄉，難爲保育。」乃出藥曰：「服一粒，可禦瘴毒。」公謂湘曰：「我實慮不脫死，魂遊海外。但得生入玉門關足矣。不敢復希富貴。」湘曰：「公不久卽歸，全家無恙。當復用於朝矣。」公曰：「此別復有相見之期乎？」湘曰：「前約未可知也。」後皆如其說焉。

韓魏公不罪碎蓋  
燒鬚人 ①

劉斧

韓魏公在大名日，有人送玉蓋二隻，云：耕者入壞冢而得。表裏無纖瑕，世寶也。公以百金答之，尤爲寶玩。每開宴召客，特設一桌，以錦衣置玉蓋其上。一日，召漕使且將用之，酌勸爲一吏誤觸倒，蓋俱碎。坐客皆愕然。吏且伏地待罪。公神色不動，謂坐客曰：『凡物之成毀，有時數存焉。』顧吏曰：『汝誤也，非故也。何罪之有！』客皆歎服公之寬厚。公帥定武時，嘗夜作書，令一兵持燭於傍。兵他顧，燭燃公鬚。公遽以袖拂之，而作書如故。少頃，閒視，則已易其人矣。公恐吏答之，極呼視之，曰：『勿較，渠已解持燭矣。』軍中咸服其度量。

①原載青瑣高議後集卷二。

王榭

風濤飄入  
烏衣國

劉斧

唐王榭，金陵人，家巨富，祖以航海爲業。一日，榭具大舶，欲之大食國。行踰月，海風大作，驚濤際天，陰雲如墨，巨浪走山，鯨鼈出沒，魚龍隱現，吹波鼓浪，莫知其數。然風勢益壯，巨浪一來，身若上於九天，大浪既回，舟若墜於海底。舉舟之人，興而復顛，顛而又仆。不久，舟破，獨榭一板之附，又爲風濤飄蕩。開目則魚怪出其左，海獸浮其右，張目呀口，欲相吞噬。榭閉目待死而已。三日，抵一洲，捨板登岸，行及百步，見一翁媪，皆皂衣服，年七十餘。喜曰：『此吾主人郎也，何由至此？』榭以實對。乃引到其家。坐未久，曰：『主人遠來，必甚餒。』進食，殺皆水族。月餘，榭力平復，飲食如故。翁曰：『吾國者必先見君，向以郎倦，未可往，今可矣。』榭諾，翁乃引行。

○原載青瑣高議別集卷四。



三里，過闌闔，民居亦甚煩會。又過一長橋，方見宮室臺榭，連延相接，若王公大人之居。至大殿門，閤者入報。不久，一婦人出，服頗美麗，傳言曰：『王召君入見。』王坐大殿，左右皆女人立，王衣皂袍烏冠。榭卽殿階。王曰：『君北渡人也，禮無統制，無拜也。』榭曰：『既至其國，豈有不拜乎？』王亦折躬勞謝。王喜，召榭上殿，賜坐。曰：『卑遠之國，賢者何由及此？』榭以風濤破舟，不意及此，惟祈王見矜。曰：『君舍何處？』榭曰：『見居翁家。』王令急召來。翁至，曰：『此本鄉主人也。凡百無令其不如意。』王曰：『有所須，但論。』乃引去，復寓翁家。翁有一女，甚美色，或進茶餌，簾牖間偷視，私顧亦無避忌。翁一日，召榭飲，半酣，白翁曰：『某身居異地，賴翁母存活。旅况如不失家，爲德甚厚。然萬里一身，憐憫孤苦，寢不成寐，食不成甘，使人鬱鬱。但恐成疾，伏枕以累翁也。』翁曰：『方欲發言，又恐輕冒。家有小女，年十七，此主人家所生也。欲以結好，少適旅懷，如何？』榭答：『甚善。』乃擇日備禮，王亦遺酒穀采禮，助結姻好成親。榭細視女，俊目狹腰，杏臉紺鬢，體輕欲飛，妖姿多態。

樹詢其國名曰：『烏衣國也。』樹曰：『翁常曰我爲主人，卽我亦不識。昔所不役使，何主人云也？』女曰：『君久卽自知也。』後常飲燕，衽席之間，女多淚眼畏人，愁眉蹙黛。樹曰：『何故？』女曰：『恐不久睽別。』樹曰：『吾雖萍寄，得子亦忘歸，子何言離意？』女曰：『事由陰數，不由人也。』王召樹宴於寶墨殿，器皿陳設，俱黑，亭下之樂亦然。杯行樂作，亦甚清婉。但不曉其曲耳。王命玄玉杯勸酒曰：『至吾國者，古今止兩人。漢有梅成，今有足下。願得一篇爲異日佳話。』給箋，樹爲詩曰：

基業祖來興大舶，萬里梯航慣爲客。今年歲運頓衰零，中道偶然罹此厄。巨風迅急若追兵，千疊雲陰如黑色。魚龍吹浪泣血腥，全舟靈葬魚龍宅。陰火運空紫焰飛，直疑浪與天相拍。鯨目光連半海紅，鼉頭波湧掀天白。桅檣倒折海底開，聲若雷霆以分別。隨我神助不沉淪，一板漂來此岸側。君恩雖重賜宴頻，無奈旅人自悽惻。引領鄉原常涕零，恨不此身生羽翼。王覽詩欣然曰：『君詩甚好，無苦懷家，不久令歸。雖不能羽翼，亦令君跨烟』

霧。」宴回，各人作詩。女曰：「末句何相譏也？」榭亦不曉。不久，海上風和日暖，女泣曰：「君歸有日矣！」王遣人謂曰：「君某人當回，宜與家人敘別。」女置酒，但悲泣，不能發言，雨洗嬌花，露沾弱柳，綠慘紅愁，香消膩瘦。榭亦悲感。女作別詩曰：

從來歡會惟憂少，

自古恩情到底稀。

此夕孤幃千載恨，

夢魂應逐北風飛。

又曰：「我自此不復北渡矣。使君見我，非今形容，且將憎惡之，何暇憐我愛我，見君亦有嫉妬之情。今不復北渡，願老死於故鄉。此中所有之物，卽俱不可持去，非所惜也。」令侍中取凡靈丹來，曰：「此丹可以召人之神魂。死未逾月者，皆可使之更生。其法用一明鏡，致死者胸上，以丹安於項。以東南艾枝作柱灸之，立活。此丹海神祕惜，若不以崑崙玉盒盛之，卽不可逾海。」適有玉盒，并付之以繫榭左臂。大慟而別。王曰：「吾國無以爲贈，」取箋詩曰：

昔向南溟浮大舶，

漂流偶作吾鄉客。

從茲相見不復期，  
萬里風烟雲水隔。

樹辭拜，王命取飛雲軒來。既至，乃一烏毡兜子耳。命樹入其中，復命取化羽池水灑之，其毡乘。又召翁媪扶持樹回。王戒樹曰：『當閉目，少息，卽至君家。不爾，卽墮大海矣。』樹合目，但聞風聲怒濤。既久，開目，已至其家。坐堂上，四顧無人，惟樑上有雙燕呢喃。樹仰視，乃知所止之國，燕子之國也。須臾，家人出相勞問，俱曰：『聞爲風濤破舟，死矣！何故遽歸？』樹曰：『獨我附板而生。』亦不告所居之國。樹惟一子，去時方三歲，不見，乃問家人曰：『死已半月矣。』樹感泣，因思靈丹之言，命開棺取尸如法灸之，果生。至秋，二燕將去，悲鳴庭戶之間。樹招之，飛集於臂，乃取細紙書一絕繫於尾云：

誤到華胥國裏來，  
玉人終日重憐才。

雲軒飄去無消息，  
淚灑臨風幾百回。

來春，燕來，徑泊樹臂，尾一小柬，取視，乃詩也。有一絕云：

昔日相逢真數合，而今睽隔是生離。

來春縱有相思字，三月天南無燕飛。

榭深自恨。明年亦不來。其事流傳衆人口，因目榭所居處爲烏衣巷。劉禹錫

金陵五詠，有烏衣巷詩云：

朱雀橋邊野草花，

烏衣巷口夕陽斜。

舊時王榭堂前燕，

飛入尋常百姓家。

卽知王榭之事非虛矣。

### 梁太祖優待文士<sup>①</sup>

張齊賢<sup>②</sup>

梁祖之初兼四鎮也，英威剛很，視之若乳虎。左右小忤其旨，立殺之。梁之職吏，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，歸必相賀。賓客對之，不寒而慄。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，且乞一見。掌客以事聞於梁祖。梁祖默無所報。荀鶴住大梁數月。先是，凡有求見梁祖，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見者，雖踰年，困躓於逆旅中，寒餓殊甚，主者留之，不令私去。不爾，即公人輩及禍矣。荀鶴逐日詣客次。一旦，梁祖在便廳，謂左右曰：『杜荀鶴何在？』左右以見在客次爲對。未見。間有馳騎至者，梁祖見之，至巳午間方退。梁祖遽起歸宅。荀鶴謂掌客者曰：『某饑甚，欲告歸。』公人輩爲設食。且

①原載洛陽縉紳舊聞記卷一。

②齊賢里居生平已見本集上冊。

曰：『乞命，若大王出，要見秀才，言已歸館舍，卽某等求死不暇！』至未申間，梁祖果出，復坐於便廳，令取骰子來。既至，梁祖擲，意似有所卜。擲且久，終不愜旨。怒甚。屢顧左右，左右怖懼，縮頸重足，若蹈湯火。須臾，梁祖取骰子在手，大呼去聲曰：『杜荀鶴。』擲之，六隻俱赤。乃連聲命屈秀才。荀鶴爲主客者引入，令趨，驟至階陛下。梁祖言曰：『秀才不合趨階。』荀鶴聲啞，恐懼流汗，再拜敍謝訖。命坐，荀鶴憔悴戰慄，神不主體。梁主徐曰：『知秀才久矣。』荀鶴欲降陛拜謝。梁祖曰：『不可。』於是再拜復坐。梁祖顧視陛下，謂左右曰：『似有雨點下。』令視之，實雨也。然仰首視之，天無片雲，雨點甚大，霑陛簷有聲。梁祖自起熟視之，復坐，謂杜曰：『秀才曾見無雲雨否？』荀鶴答言未曾見。梁祖笑曰：『此所謂無雲而雨，謂之天泣。不知是何祥也？』又大笑。命左右將紙筆來，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。杜始對梁祖坐，身如在燃炭之上，憂悸殊甚。復令賦無雲雨詩，杜不敢辭。卽令坐上賦詩。杜立成一絕獻之。梁祖覽之大喜，立召賓席共飲，極歡而散。且曰：『來日特爲杜秀才開一』

筵，復拜謝而退。杜絕句云：『同是乾坤事不同，雨絲飛灑日輪中。若教陰朗都相似，爭表梁王造化功。』由是大獲見知。杜既歸，驚懼成疾，水瀉數十度，氣貌羸絕，幾不能起。客司守之，供侍湯藥，若事慈父母。明晨，再有主客者督之，且曰：『大王欲見秀才，請速上馬。』杜不獲已，巾櫛上馬。比至，凡促召者五七輩。杜困頓無力，憂恐，趨進遲緩。梁祖自起大聲曰：『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？』杜頓忘其病，趨步如飛，連拜敝謝數四。自是梁祖特帳設賓館，賜之衣服錢物，待之甚厚。福建人徐夤下第，獻過梁郊賦，梁祖覽而器重之。且曰：『古人酬文士，有一字千金之語。軍府費用多，且一字奉絹一匹。』徐賦略曰：『客有失意還鄉，經於大梁。遇郊垆之耆老，問今古之侯王。父老曰：『且說當今，休論往昔。昔日之事跡誰見，今日之功名目覩。』辭多不載。遂留於賓館，厚禮待之。徐病且甚，梁祖使人謂曰：『任是秦皇漢武，』蓋諳徐賦有直論簫史王喬，長生孰見，任是秦皇漢武，不死何歸。憾其有此深切之句爾。梁祖既有移龜鼎之志，求賓席直言骨鯁之士。一日，忽出大



梁門外數十里，憩於高柳樹下。樹可數圍，柯榦甚大，可庇五六十人。游客亦與坐。梁祖獨語曰：『好大柳樹。』徐徧視賓客，注目久之。坐客各各避席對曰：『好柳樹。』梁祖又曰：『此好柳樹，好作車頭。』末坐五六人起對：『好作車頭。』梁祖顧恭翔等，起對曰：『雖好柳樹，作車頭，須是夾榆樹。』梁祖勃然厲聲言曰：『這一隊措大，愛順口弄人，柳樹豈可作車頭！車頭須是夾榆木。便順我也道柳樹好作車頭。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，有甚難事！』顧左右曰：『更待甚？』須臾，健兒五七十人，悉擒言柳樹好作車頭者，數以諛佞之罪，當面撲殺之。梁祖雖起於羣盜，安忍雄猜，甚於古昔。至於剛猛英斷，以權數御物，遂成興王之業，豈偶然哉！

### 崔素娥

### 王銓

韋洵美先輩，開平歲及第，受鄴都從事辟焉。乃挈所寵素娥行。羅紹威聞其姝麗，才達臨河，令女使齎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。洵美無所容足，遂令妝束更衣，修緘獻之。素娥姓崔氏，亦大梁良家子，善諧謔筆札，和淚作詩曰：「妾閉閒房君路岐，妾心君恨兩依依。魂神儻遇巫娥伴，猶逐朝雲暮雨歸。」洵美乃不受辟，夜度河，宿一寺，長吁而寢，曰：「何處人能報不平？」寺有行者，排闥而揖曰：「先輩蓄何不平事？」洵美具語之。歛然出門而去。至三更，忽擲一皮囊入門，乃貯素娥而至。侵曉，問寺僧，言在寺打鐘，勤苦三十餘年，已不知所之。洵美卽遁迹他所。

○見補侍兒小名錄。

○銓，字性之，山陰人。紹興初，詔給札奏御，爲樞密院編修官。會秦檜柄國中止，有雪溪集、默記、補侍兒

小名錄及四六話。

余媚娘 ①

溫 豫 ①

余媚娘者，才婦也。夫亡，以介潔自守。陸希聲時爲正郎，聞其美容而善書，巧智無比，俾行人中善言者，游說之。媚娘乃約媒曰：『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，須立誓不置側室，及女奴，則可爲陸家新婦。』希聲諾之。既歸二年，夫妻敦睦。無何，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，姿殊麗，逾於媚娘。媚娘知而深怒之，密銜不發。異日，令迎入宅，與之同處。比間，候希聲他出，卽召舜英閉私室中，手刃殺之。

①見續補侍兒小名錄。

①豫字彥幾，晉陽人，有續補侍兒小名錄。

## 浮梁張令<sup>○</sup>

李政<sup>○</sup>

浮梁張令，家業蔓延江淮間，累金積粟，不可勝計。秩滿，如京師，常先一程置頓，海陸珍美畢具。至華陰，僕夫施幄幙，陳樽疊，庖人炙羊方熟。有黃衫者據盤而坐。僕夫連叱，神色不撓。店嫗曰：『今五坊弋羅之輩，橫行關內，此某流也，不可與競。』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，而張令至，具以黃衫者告。張令曰：『勿叱！』召黃衫者問曰：『來自何方？』黃衫者但唯唯耳。促暖酒。酒至，令以大金鍾飲之。雖不謝，似有愧色。飲訖，顧炙羊著目不移。令自割以勸之。一足盡，未有飽色。令又以奩中饌十四五啖之，凡飲二斗餘。酒酣，謂令曰：『四十年前曾於東店得一醉飽，以

○原載纂異記。

○李政（一作李攻）里居生平未詳，著纂異記一卷。

『令甚訝，乃勤懇問姓氏。對曰：『某非人也，蓋直送關中死籍之吏耳。』令驚問其由。曰：『太山召人魂，以將死之籍，付諸獄，俾某部送耳。』令曰：『可得一觀乎？』曰：『便窺亦無患。』於是解革囊，出一軸。其首云：太山主者牒金天府。其第二行云：貪財好殺，見利忘義人，前浮梁縣令張某，卽張君也。令見名，乞告使者曰：『修短有限，誰敢惜死。但某方強仕，不爲死備，家業浩大，未有所付，何術得延其期？』某囊中，計所直不下數十萬，盡可以獻於執事。』使者曰：『一飯之恩，誠宜報答。百萬之貲，某何用焉。今有仙官劉綱，謫在蓮花峯。足下宜匍匐徑往，哀訴奏章，捨此，則無計矣。』某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，輸二十萬，甚被逼逐。足下可詣嶽廟，厚數以許之，必能施力於仙官。縱力不及，亦得路於蓮花峯下。不爾，荆榛蒙密，川谷阻絕，無能往者。』令於是齎牲牢，馳詣嶽廟，以千萬許之。然後直詣蓮花峯，得幽徑，凡數十里。至峯下，轉東南，有一茅堂。見道士隱几而坐。問令曰：『腐骨穢肉，魂亡神耗者，安得來此？』令曰：『鳴鐘漏盡，露晞頃刻，竊聞仙官能

復精魂於朽骨，致肌肉於枯骸，既有好生之心，豈惜奏章之力？」道士曰：「吾頃爲隋朝權臣一奏，遂謫居此峯。爾何德於予，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乎？」令哀祈愈切。仙官神色甚怒。俄有使者齎一函而至，則金大王之書札也。仙官覽書笑曰：「關節既到，難爲不應。」召使者反報曰：「莫又爲上帝譴責否？」乃啓玉函書一通，焚香再拜以遣之。凡食頃，天符乃降。其上署徹字。仙官復焚香再拜而啓之，云：「張某棄背祖宗，竊假名位，不顧禮法，苟竊官榮，而又鄙僻多藏，詭詐無實，百里之任，已是叨居，千乘之富，全因苟得。今按罪已實，待戮餘魂，何爲奏章，求延厥命。但以扶危拯溺者，大道所尚，紓形宥過者，玄門是宗。爾一眚，全我弘化，希其悛惡，庶乃自新。貪生者量延五年，奏章者不能無罪。」仙官覽畢，謂令曰：「大凡世人之壽，皆可致百歲。而以喜怒哀樂，汨沒心源，愛惡嗜欲，伐生之根，而又揚己之能，掩彼之長，顛倒方寸，頃刻萬變，神倦思怠，難全天和。如彼淡泉，汨於五味，欲致不壞，其可得乎？勉導歸途，無墮吾教。」令拜辭，舉首已失所在。復尋舊路，稍覺

平易行十餘里，黃衫吏迎前而賀。令曰：『將欲奉報，願知姓字。』吏曰：『吾姓鍾，生爲宣城縣脚力，亡於華陰，遂爲幽冥所錄。遞符之役，勞苦如舊。』令曰：『何以勉執事之困？』曰：『但酬金天王願日，請置予爲閹人，則吾飽神盤惠矣。天符已遲半日，難更淹留，便與執事別。』入廟南柘林三五步而沒。是夕，張令驅車華陰，決東歸。計酬金天王願，所費數逾二萬，乃語其僕曰：『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量矣。安可受祉於上帝，而私謁於土偶人乎？』明日，遂東至偃師，止於縣館。見黃衫舊吏，齋牒排闥而進，叱張令曰：『何虛妄之若是！今禍至矣，由爾償三峯之願不果決，俾吾答一飯之恩無始終。悒悒之懷，如痛毒螫。』言訖，失所在。頃刻，張令有疾，留書遺妻子，未訖而終。

## 王泰<sup>○</sup>

無名氏

長慶元年，田令公弘正之失律，鎮陽也。進士王泰客焉。聞兵起，乃出城南走。時兵交於野，乃晝伏宵行。入信都五六里，忽有一犬黃色，隨來。俄而犬顧泰曰：「此路絕險，何故夜行？」泰默久之曰：「鎮陽之難耳。」犬曰：「然得逢撻飛，亦郎之福也。許撻飛爲僕，乃可無患。」泰私謂夫人行爽於顯明之中者，有人責，行爽於幽冥之中者，有鬼誅。今吾行無爽，於吾何誅。神祇尙不懼，况妖犬乎！固可以正制之耳。」乃許焉。犬忽化爲人，拜曰：「幸得奉事，然撻飛鈍於行，請元從暫爲驢，借撻飛乘之，乃可從行。」泰驚不對。乃驅其僕下路，未數步，不覺已爲驢矣。犬乃乘之。泰甚懼，然無計禦之，但仗正心而已。偕行十里，道左有物，身長數尺，頭面

○原載異聞總錄。異聞總錄乃宋無名氏著。



倍之，赤目而髯者，揚眉而笑曰：「撻飛安得事人？」犬曰：「吾已委質於人。」乃曰：「郎幸弗怖！」大頭者抵面而走。又數里，逢大面多眼者，赤光閃閃，呼曰：「撻飛安得事人？」又對如前。多眼者亦遁去。撻飛喜曰：「此二物者，以人爲上味，得人則戲投而爭食之。困然後食。今旣去矣，餘不足畏。更三五里，有居人劉老者，其家不貧，可以小憩。」俄而到焉，乃華居大第也。犬扣其門，有應而出者，則七十餘老人，行步甚健。啓門，喜曰：「撻飛安得與上客來？」犬曰：「吾遊冀州不遇迴，次山口，偶事王郎。郎以避鎮陽之難，不敢晝行，故夜至。今極困，願得少休。」老人曰：「何事不可。」因揖以入，館黍於廳中，盤饌品味，果粟之屬，有頃而至。又有草粟筐貯伺馬，化驢亦飽焉。當食而撻飛預坐，曰：「倦行之人，夜蒙嘉饌，若更有酒，主人之分盡矣。」老人曰：「不待啓言，已令滌器。」俄有小童，陳酒器，亦甚精潔。老人令撻飛酌焉。遂與同飲。數巡，撻飛曰：「酒非默飲之物，大凡人之家樂，有上客而不見，復誰見乎？」老人曰：「但以山中妓女，不足侍懽，安敢惜焉。」遽召寵奴。

有頃，聞寵奴至，乃美妓也。貌稱三十餘，拜泰而坐其南，辭色頗不平。泰請歌，卽唱，老人請，卽必辭拒。犬曰：『寵奴之不肯歌，當以無侶爲恨耳。側近有花眼者，亦善歌，盍召乎？』主人遽令邀之。小頃，呼入，乃十七八女子也。其服半故，不甚鮮花，坐寵奴之下。巡及老人，請花眼卽唱，請寵奴卽不唱，其意愈不平，似有所訴。巡又至老人，執杯固請不得。老人頗愧，乃笑曰：『常日請歌，寵奴未有相拒。今有少客，遂棄老夫耶！然以舊情，當未全替，請一曲。』寵奴拂衣起曰：『劉琨被段近禪殺，郗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來！』燈火俱滅，滿廳暗然！徐窺戶外，似明，遂匍匐而出。顧其廳，卽大墓也。馬繫長松下，舊僕立於門前，月輪正午。泰問其僕曰：『汝向者何爲？』曰：『夢化爲驢，爲人所乘，而與馬偕食草焉。』泰乃尋前路而去。行十餘里，天曙，逢耕人，問之曰：『近有何墓？』對曰：『此十里內，有晉朝并州刺史劉琨，姬張寵奴墓。』乃知是昨夜所止也。又三數里，路隅有朽髑髏，傍有穿穴，草生其中，泛視之，若四眼。蓋所召花眼也。而思大頭多眼者，杳不可知也。吾嘗以儒視世

界，人死固有鬼，以釋觀之，輪迴之義，理亦昭然。奈何此妓牢落千載，猶歌於冥冥之中。則信乎視聽之表，聖賢有不言者也。

## 狄氏<sup>①</sup>

## 廉布<sup>②</sup>

狄氏者，家故貴，以色名動京師。所嫁亦貴家，明豔絕世。每燈夕及西池春遊，都城士女歡集，自諸王邸第，及君侯戚里，中貴人家，幣幕車馬相屬，雖歌姝舞姬，皆飾璫翠，佩珠犀，覽鏡顧影，人人自謂傾國。及狄氏至，靚妝卻扇，亭亭獨出，雖平時妬悍自銜者，皆羞服至相忿詆。輒曰：『若美如狄夫人耶，乃敢凌我？』其名動一時。若此。然狄氏資性貞淑，遇族遊羣，飲澹如也。有滕生者，因出遊觀之，駭慕喪魂魄，歸悒悒不聊生。訪狄氏所厚善者，或曰：『尼慧澄與之習。』生過尼，厚遺之。日往。尼愧謝問故。生曰：『極知不可。幸萬分一耳。不然，且死。』尼曰：『試言之。』

①原載於清尊錄中。

②布字宣仲，山陽人。登進士，官至武學博士，著清尊錄。

生以狄氏告。尼笑曰：『大難，大難！此豈可動耶！』具道其決不可狀。生曰：『然則有所好乎？』曰：『亦無有。惟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。』生大喜曰：『可也。』卽索馬馳去，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：『值二萬緡，願以萬緡歸之。』尼曰：『其夫方使北，豈能遽辦如許償耶？』生亟曰：『四五千緡，否則千緡數百緡皆可。』又曰：『但可動，不願一錢也。』尼乃持詣狄氏，果大喜，玩不已，問須值幾何。尼以萬緡告。狄氏驚曰：『是纔半值爾。然我未能辦，奈何？』尼因屏人曰：『不必錢，此一官欲祝事耳。』狄氏曰：『何事？』曰：『雪失官耳。夫人弟兄夫族，皆可爲也。』狄曰：『持去，我徐思之。』尼曰：『彼事急，且投他人，可復得耶？姑留之，明且來問報。』遂辭去，且以告生。生益厚餉之。尼明日復往。狄氏曰：『我爲營之，良易。』尼曰：『事有難言者。二萬緡物，付一禿媪，而客主不相問，使彼何以爲信。』狄氏曰：『奈何？』尼曰：『夫人以設齋來院中，使彼若邂逅者可乎？』狄氏頰面搖手曰：『不可。』尼愠曰：『非有他，但雪官事，使彼無疑耳。果不可，亦不敢強也。』狄氏乃徐曰：『後

二日，我亡兄忌日，可往。然立語亟遣之。」尼曰：「固也。」尼歸，及門，生已先在。詰之，具道本末。拜之曰：「儀秦之辯，不加於此矣！」及期，尼爲齋具，而生匿小室中，具酒殺俟之。晡時，狄氏嚴飾而至，屏從者，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：「其人來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詛祝畢，尼使童子主侍兒，引狄氏至小室。牽簾見生及飲具，大驚，欲避去。生出拜，狄氏答拜。尼曰：「郎君欲一卮爲夫人壽，願勿辭。」生固頎秀，狄氏頗心動，睇而笑曰：「有事第言之。」尼固挽使坐，生持酒勸之。狄氏不能卻，爲酌卮，卽自持酒酬生。生因徙坐擁狄氏曰：「爲子且死，不意果得子！」擁之卽幃中。狄氏亦欣然，恨相得之晚也。比夜散去，猶徘徊顧生，挈其手曰：「非今日，幾虛作一世人。夜當與子會。」自是輒開垣門召生，無闕夕。所以奉生者，靡不至，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。數月，狄氏夫歸。生小人也，陰計已得狄氏，不能棄重賄。伺其夫與客坐，遣僕入白曰：「某官嘗以珠值二萬緡賣第中，久未得值，且訟於官。」夫譌貽入詰。狄氏語塞，曰：「然。」夫督取還之。生得珠，復遣尼謝狄氏：「我安得此，貸

於親戚以動子耳。』狄氏雖恚甚。終不能忘生。夫出，輒召與通。逾年，夫覺，閉之巖。狄氏以念生病死。余在大學時親見。

陸務觀<sup>○</sup>

周密<sup>○</sup>

陸務觀初娶唐氏，閩之生女也。於其母夫人爲姑姪，伉儷相得，而弗獲於其姑。既出而未忍絕之，則爲之別館，時時往焉。其姑知而掩之，雖先知挈去，然事不得隱，竟絕之，亦人倫之大變也。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。嘗以春日出游，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。唐以語趙，遣致酒餚。翁悵然久之，爲賦釵頭鳳一詞，題園壁間云：「紅酥手，黃藤酒，滿城春色宮牆柳。東風惡，歡情薄，一懷愁緒，幾年離索。錯錯！春如舊，人空瘦，淚痕紅浥紋綃透。桃花落，閑池閣，山盟雖在，錦書難託。莫莫錯錯！春如舊，人空瘦，淚痕紅浥紋綃透。桃花落，閑池閣，山盟雖在，錦書難託。莫莫

○原載齊東野語卷一。

○密字公謹，號草窗，濟南人，工詩詞。淳祐中官議烏令。宋亡，不仕。有齊東野語，武林舊事，癸辛雜識，靈洲漁笛譜，蠟屐集及絕妙好詞。



莫！實紹興乙亥歲也。翁居鑑湖之三山，晚歲每入城，必登寺眺望，不能勝情。嘗賦二絕云：『夢斷香銷四十年，沈園花老不飛綿。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猶吊遺踪一悵然。』又云：『城上斜陽畫角哀，沈園無復舊池臺。傷心橋下春波綠，曾是驚鴻照影來。』蓋慶元己未歲也。未久唐氏死。至紹熙壬子歲，復有詩序云：『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，四十年前嘗題小闌壁間，偶復一到，而園已三易主。讀之悵然。』詩云：『楓葉初丹柳葉黃，河陽愁鬢怯新霜。林亭舊感空回首，泉路憑誰說斷腸。壞壁醉題塵漠漠，斷雲幽夢事茫茫。年來妄念消除盡，回向蒲龕一炷香。』又至開禧乙丑歲暮，夜夢遊沈氏園，又作兩絕句云：『路近城南已怕行，沈家園裏更傷情。香穿客袖梅花在，綠蘸寺橋春水生。城南小陌又逢春，只見梅花不見人。玉骨久塵泉下土，墨痕猶鏤壁間塵。』沈園後屬許氏，又爲汪之道宅云。①

① 這個故事是最好的悲劇題材，其情懷之悽怨欲絕，『有類於孔雀東南飛』一詩。可惜古今作者知把牠捉入劇中者，僅有桂馥之題園壁（後四聲猿之一），而又過於簡促，未能出演於劇場。

我來也<sup>①</sup>

沈傲<sup>②</sup>

京城闌闐之區，竊盜極多，踪跡詭祕，未易根緝。趙師韞尚書尹臨安日，有賊每於人家作竊，必以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。雖緝捕甚嚴，久而不獲。我來也之名，闔傳京邑。不日捉賊，但云捉我來也。一日，所屬解一賊至，謂此卽我來也。亟送獄鞫。乃略不承服，且無贓物可證，未能竟此獄。其人在禁，忽密謂守卒曰：『我固嘗爲賊，卻不是我來也。今亦自知無脫理，但乞好好相看我。有白金若干，藏於寶叔塔上某層某處，可往取之。』卒思塔上，乃人跡往來之衝，意其相侮。賊曰：『毋疑，但往此方，作少緣事，點塔燈一夕，盤旋終夜，便可得矣。』卒從其計，得金大喜。

①原載諸史。

②傲里居生平未詳，著諧史。

次早，入獄，密以酒肉與賊。越數日，又謂卒曰：『我有器物一囊，實侍郎橋某處水內，可復取之。』卒曰：『彼處人鬧，何以取？』賊曰：『令汝家人以籬貯衣裳橋下洗濯，潛得囊入籬，覆以衣，昇歸可也。』卒從其言，所得愈豐，次日復勞以酒食。卒雖甚喜，而莫知賊意。一夜至二更，賊低語謂卒曰：『我欲略出，四更盡即來。決不累汝。』卒曰：『不可。』賊曰：『我固不至累汝。設或不復來，汝失囚必至配罪。而我所遺儘可爲生。苟不見從，卻恐悔吝有甚於此。』卒無奈，遂縱之去。卒坐以伺，正憂惱間，聞檐瓦聲已躍而下。卒喜，復桎梏之。甫旦啓獄戶，聞某門張府有詞云：『昨夜三更，被盜失物，其賊於府門上寫我來也三字。』師曩撫案曰：『幾誤斷此獄，宜乎其不承認也。』止以不合犯夜，從杖而出諸境。獄卒回，妻曰：『半夜後聞叩門，恐是汝歸，亟起開門，但見一人，以二布囊擲戶內而去。遂藏之。』卒取視，則皆黃白器也。乃悟張府所盜之物，又以賂卒。賊竟逃命，雖以趙尹之明特，而莫測其姦，可謂黠矣！卒乃以疾辭役，享從容之樂終身，沒後，子不能守，悉蕩焉，始與人言。

### 三山福地志

瞿佑

元自實，山東人也，生而質鈍，不通詩書，家頗豐殖，以田莊爲業，同里有繆君者，除得閩中一官，缺少路費，於自實處假銀二百兩。自實以鄉黨相處之厚，不問其文券，如數貸之。至正末，山東大亂，自實爲羣盜所劫，家計一空。時陳有定據守福建，七閩頗安。自實乃挈妻子，由海道趨福州。將訪繆君而投託焉。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下，當道用事，威權隆重，門戶赫弈。自實大喜，然而患難之餘，跋涉道途，衣裳襤褸，容貌憔悴，未敢遽見也。乃於城中僦屋，安頓其妻孥，整飾其冠服，卜日而往。適值繆君之出，拜於馬首，初似不相識。及敍鄉井通姓名，方始驚謝。卽延之

○原載剪燈新話第一卷。

○佑的里居生平見本集上冊。

入室，待以賓主之禮。良久，啜茶而罷。明日再往，酒果三盃而已。落落無顧念之意，亦不言銀兩之事。自實還家，寓旅荒涼，妻孥怨詈曰：『汝萬里投人，所幹何事！今爲三盃薄酒所賣，卽便不出一言，吾等何所望也！』自實不得已，又明日再往訪焉。則似已厭之矣。自實方欲啓口，繆君遽曰：『向者承借路費，銘心不忘。但一官蕭條，俸入微薄，故人遠至，豈敢辜恩。望以文券付還，則當如數陸續酬納也。』自實悚然曰：『與君共同鄉里，自少交契深密，承命周急，素無文券。今日何以出此言也？』繆君正色曰：『文券誠有之，但恐兵火之後，君失之耳。然券之有無，某亦不較。惟望寬其程限，使得致力焉。』自實唯唯而出，怪其言辭矯妄，負德若此。羝羊觸藩，進退維谷。半月之後，再登其門，惟以溫言接之，終無一錢之惠。轉展推託，遂及半年。市中小庵，自實往繆君之居，適當其中路，每於門下憩息。庵主軒轅翁者，有道之士也。見其往來頗久，與之敘話，因而情熟。時值季冬，已迫新歲，自實窮居無聊，詣繆君之居，拜且泣曰：『新正在爾，妻子飢寒，囊乏一錢，瓶無儲粟，

向者銀兩，今不敢求。但願捐斗水而活涸轍之枯，下壺殮而救翳桑之餓，此則故人之賜也。伏望憐之，憫之，哀之，恤之！」遂匍匐於地。繆君扶之起，屈指計日之數，而告之曰：「更及一旬，當是除夕。君可於家專待。我分祿米二石，及錢二定，令人馳送於宅，以爲過歲之資。幸勿以少爲怪。」且又再三叮嚀，毋用他出以候之。自實感謝而退。歸以繆君之言慰其妻子。至日，舉家懸望。自實端坐於牀，令稚子於里門覘之。須臾奔入曰：「有人負米至矣！」急出俟焉，則越其廬而不顧。自實猶謂來人不識其家，趨往問之，則曰：「張員外之餽館賓者也。默然而返。頃之，稚子又入告曰：『有人攜錢來矣！』急出迓焉，則過其門而不入。再往扣之，則曰：『李縣令之贖遊客者也。撫然而慚，如是者凡數度。至晚，竟絕影響。明日，歲旦矣，反爲所誤，粒米束薪，俱不及辦。妻子相向而哭。自實不勝其憤，陰礪白刃，坐以待旦。雞鳴鼓絕，逕投繆君之門，將俟其出而刺之。是時震方未啓，道無行人，惟小庵中軒轅翁方明燭持經，當門而坐。見自實前行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輩從之，或握刀劍，或執

錐鑿，披頭露體，勢甚凶惡。一飯之頃，則自實復回，有金冠玉珮之士百餘人隨之。或擊幢蓋，或舉旌幡，和容婉色，意甚宏閑。軒轅翁叵測，謂其已死矣。誦經已罷，急往訪之，則自實固無恙。坐定，軒轅翁問曰：『今日之晨，子將奚適？何其去之匆匆，而回之緩緩也？願得一聞。』自實不敢隱，具言繆君之不義，令我狼狽，今早實礪霜刃於懷，將往殺之以快意。及至其門，忽自思曰：彼實得罪於我，妻子何尤焉！且又有老母在堂。今若殺之，其家何所依！寧人負我，毋我負人也。遂隱忍而歸耳。』軒轅翁聞之，稽首而賀曰：『吾子將有後祿，神明已知之矣。』自實問其故，翁曰：『子一念之惡，而凶鬼至，一念之善，而福神臨。如影之隨形，如聲之應響，固知暗室之內，造次之間，不可萌心而爲惡，不可造罪而損德也。』因具言其所見，而慰撫之，且以錢米少許周其急。然而自實終鬱鬱不樂。至晚，自投於三神山下八角井中。其水忽然開闢，兩岸皆石壁如削，中有狹徑，僅通行履。自實捫壁而行，將數百步，壁盡路窮，出一術口，則天地明朗，日月照臨，儼然別一世界也。見大宮殿金

書其榜曰：『三山福地。』自實瞻仰而入。長廊晝靜，古殿煙消，徘徊四顧，闕無人蹤。惟聞鐘磬之聲，隱隱於雲外。飢餒頗甚，行不能前，困臥石壇之側。忽一道士曳青霞之裾，振明月之珮，至前呼起之，笑而問曰：『翰林識旅遊滋味乎？』自實拱而對曰：『旅遊滋味，則盡足矣，翰林之稱，一何誤乎？』道士曰：『子不憶草西蕃詔於興盛殿乎？』自實曰：『某山東鄙人，布衣賤士，生歲四十，目不知書，平生未嘗遊覽京國，何有草詔之說乎？』道士曰：『子應爲飢火所惱，不暇記前事耳！』乃於袖中出梨棗數枚，令食之，曰：『此謂交梨大棗也。食之當知過去未來事。』自實食訖，惺然明悟，因記爲學士時，草西蕃詔於大都興盛殿側，如昨日焉。遂請於道士曰：『某前世造何罪，而今受此報耶？』道士曰：『子亦無罪，但在職之時，以文學自高，不肯汲引後進，故今世令君愚懵而不識字，以爵位自尊，不肯接納遊士，故今世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。』自實因指當世達官而問之，曰：『某人爲丞相，而貪饕不止，賄賂公行，異日當受何報？』道士曰：『彼乃無厭鬼王，地下有十



爐以鑄其橫財，今亦福滿矣，當受幽囚之禍。」又問曰：「某人爲平章，而不戢軍士，殺害良民，異日當受何報？」道士曰：「彼乃多殺鬼王，有陰兵三百，皆銅頭鐵額，輔之以助其虐。今亦命衰矣。當受割截之殃。」又問某人爲監司，而刑罰不振，某人爲郡守，而賦役不均，某人爲宣慰，不聞所宣之何事，某人爲經略，不聞所略之何方，然則當受何報也？道士曰：「此等皆已桎械加其身，縲絏繫其頸，腐肉穢骨，待戮餘魂，何足算也！」自實因舉繆君負債之事。道士曰：「彼乃王將軍之庫子，財物豈得妄動耶？」道士因言：「不出三年，世運變革，大禍將至，甚可畏也。汝宜擇地而居，否則，恐預池魚之殃。」自實乞指避兵之地。道士曰：「福清可矣。」又曰：「不若福寧。」言乞，謂自實曰：「汝到此久，家人懸望，今可歸矣。」自實告以無路。道士指一徑令其去，遂再拜而別。行二里許，於山後得一穴出，到家則已半月矣。急攜妻子徑往福寧村中，墾田治圃而居。揮鏹之際，錚然作聲，獲瘞銀四錠，家遂稍康。其後張氏奪印，達丞相被拘，大軍臨城，陳平章遭擄，其餘官吏，多不

保其首領。而繆君爲王將軍者所殺，家貲皆歸之焉。以歲月記之，僅及三載，而道士之言悉驗矣。

# 阿留傳

陸客

阿留者，太倉周元素家僮也。性癡默無狀，而元素終畜之。嘗使執灑掃，終朝運帚不能潔一廬。主怒之，則擲帚於地曰：『汝善是，曷煩我爲？』元素或他出，使之應門，賓客雖稔熟者，不能舉其名。問之必曰：『短而肥者，瘦而髯者，美容姿者，龍鍾而曳杖者。』後度不悉記，則闔門拒之。家有蓄古尊彝鼎敦數物，客至出陳之。留伺客退，竊叩之，曰：『是非銅乎？何黯黑若是也。』走取沙石，就水磨滌之。矮榻缺一足，使留斷木之岐生者爲之。持斧鋸歷園中，竟日，及其歸，出二指狀曰：『木枝皆上生，無下向焉。』家人爲之闕然。舍前植新柳數株，元素爲恐鄰兒所撼，使

○原載於式齋集中。

○容字文量，號式齋，太倉人，成化進士，官兵部職方郎中，累官浙江右參政。有式齋集及菽園雜記。

留守焉。留將入飯，則收而藏之。其可笑事率類此。元素工楷書，尤善繪事。一日，和粉墨戲語曰：『汝能爲是乎？』曰：『何難乎是？』遂使爲之。濃澹參亭，一如素能。屢試之，亦無不如意者。元素由是專任之，終其身不棄焉。傳者曰：樗櫟不材，薪者勿棄。砂石之惡，玉人賴焉。蓋天地間無棄物也。矧靈於物者，獨無可取乎！阿留癡獸無狀，固棄材耳。而卒以一長見試，實元素之能容也。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，每不爲告命者所知，遲鈍疏闊者，又不爲所喜。能知而喜矣，用之不能當其材，則廢棄隨之。於戲，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！

# 遼陽海神傳<sup>○</sup>

蔡羽<sup>○</sup>

程宰士賢者，徽人也。正德初元，與兄某挾重資，商於遼陽數年，所向失利，輒轉耗盡。徽俗，商者率數歲一歸。其妻孥宗黨，全視所獲多少，爲賢不肖而愛憎焉。程兄弟既皆落窶，羞慚慘沮，鄉井無望，遂受傭他商，爲之掌計於餬口。二人聯屋而居，抑鬱憤懣，殆不聊生。至戊寅秋，又數年矣。遼陽天氣早寒，一夕風雨暴作，程已擁衾就枕，苦寒思家，攬衣起坐，悲歌浩嘆，恨不速死。時燈燭已滅，又無月光，忽盡室明朗，殆同白晝。室中什物，毫髮可數。方疑惑間，又覺異香氤氳，莫知所自。風雨息聲，寒威頓失。程益錯愕，不知所爲。亟啓戶出視，則風雨晦寒如故。閉戶入室，

○見蔡羽所著文集中。

○羽字九達，吳縣人，由國子生授南京翰林孔目，好古文辭，善爲詩，著林屋南館二集。

卽別一境界矣。疑鬼物所幻，高聲呼怪，冀兄聞之。兄寢室纔隔一土壁，連呼數十，寂然不應。愈惶急無計。遂引衾幕首，向壁而臥。少頃，又聞空中車馬喧闐，管絃金石之音，自東南來。初猶甚遠，須臾已入室矣。回眸竊視，則三美人，皆朱顏綠鬢，明眸皓齒，約年二十許，冠帔盛飾，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，遍體上下，金翠珠玉，光豔互發，莫可測識。容色風度，奪目驚心，真天人也。前後左右，侍女數百，亦皆韶麗。或提爐，或揮扇，或張蓋，或帶劍，或持節，或捧器幣，或秉花燭，或挾圖書，或列寶玩，或荷旌幢，或擁衾褥，或執巾幌，或奉盤匱，或擎如意，或舉榖核，或陳屏障，或布几筵，或奏音樂，雖紛紜雜沓，而行列整齊，不少錯亂。室纔方丈，數百人各執其事，周旋進退，綽然有餘，不見其隘。門窗皆扃，不知何自而入。俄頃，冠帔者一人，前逼牀，撫程徵笑曰：『果熟寢耶？吾非禍人者。子有夙緣，故來相就，何見疑若是！且吾已至此，必無去理。子便高呼終夕，兄必不聞，徒自苦耳。速起，速起！』程私計：『此物靈變若斯，非仙則鬼，果欲禍我，雖臥不起，其可道乎？且彼已有夙緣語，亦或無害。』

遂推枕下榻，匍匐前拜曰：「下界愚夫，不知真仙降臨，有失虔迓，誠合萬死，伏乞哀憐。」美人引手掖程起，慰令無懼，遂與南面同坐。其二人者，東西相向，皆言今夕之會，數非偶爾，慎勿自生疑阻。遂命侍女行酒，進饌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覩。纔一舉筋，味美異常，心胸頓爽。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，卮亦絕大，可容酒升許。程素少飲，固辭不勝。美人笑曰：「郎懼醉耶？此非人間麴蘖所醞，奈何概以狂藥見疑？」遂自舉卮奉程。程不得已，爲之一吸。酒凝厚如飴，而爽滑異甚，略不黏齒，其甘香清冽，醴泉甘露弗及也。不覺一卮俱盡。美人又笑曰：「郎已信吾未？」遂連酌數卮，精神愈開，略無醉意。酒每一行，必八音齊奏，聲調清和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。酒闌，東西二美人起曰：「夜已向深，郎夫婦可就寢矣。」遂爲褰帷拂枕而去。其餘侍女亦皆隨散，凡百器物，瞥然不見，門亦尙扃，又不知何自而出。獨留同坐美人，相與解衣登榻，則帷褥衾枕，皆極珍奇，非向之故物矣。程雖駭異，殊亦心動。美人徐解髮縮髻，黑光可鑑，殆長丈餘。肌膚滑瑩，凝脂不若。側身就程，豐若有餘，柔

若無骨。程於斯時，神魂飄越，莫知所爲矣。程既喜出望外，美人亦眷程殊厚。因謂：『世間花月之妖，飛走之怪，往往害人，所以見惡。吾非若比，郎慎勿疑。雖不能有大益於郎，亦可致郎身體康勝，費用稍足。儻有危難，亦可週旋，但不宜漏泄耳。自今而後，遂當恆奉枕席，不敢有廢。兄雖至親，亦慎勿言。言則大禍踵至，吾亦不能爲子謀矣！』程聞言甚喜，合掌自誓云：『某本凡賤，猥蒙真仙厚德。恨碎骨粉身，不能爲報。伏承法旨，敢不銘心。儻違初言，九殞無悔。』誓畢，美人狹程項謂曰：『吾非仙也，實海神也。與子有夙緣甚久，故相就耳。』須臾隣舍雞鳴至再，美人攬衣起曰：『吾今去矣。夜當復來。郎宜自愛。』言畢，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，各致賀詞。盥洗嚴妝，捧擁而出。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。叮嚀數四，去復回顧，不忍暫舍。愛厚之意，不可言狀。程益傾喜發狂，不能自禁。轉盼間，已失所在。諦觀門扉猶昨夕所扃也。回視室中，則土炕布衾，荆筐蘆蓆，依然如舊。向之瑰異無有矣。程茫然自失曰：『豈其夢耶？』然念飲食笑語，交合盟誓之類，皆歷歷明甚，非夢境也。且



惑且喜。頃之，曙色辨物，出就兄室。兄大駭曰：『汝今晨神彩發越，頓異昨日，何也？』程恐見疑，謬言年來失志，鄉井無期。昨夕暴寒，愁思殊切，展轉悲嘆，竟夕不寢。兄必聞之，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？兄言：『吾亦苦寒思家，不寢。靜聽汝室，始終闕然，何嘗聞有悲嘆聲耶。』已而商夥羣至，見程容色，皆大駭異，言與兄合。程但唯唯謙晦而已。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，肌體膩潤，倍加於前，心竊喜之，惟恐其不復至也。是日，頻視晷影，恨不速移。纔至日晡，託言腹痛，入室扃扉，虔想以伺。及街鼓初動，則室中忽然復明，宛如昨夕。俄頃雙爐前導，美人至矣。侍女數人耳。儀從不復疇昔之盛。彼二人者，亦不復來。美人笑曰：『郎果有心若是，但當終始如一耳。』卽命侍女行酒進饌，珍腴如昨。歡謔諧笑，則有加焉。須臾，徹席就寢，侍女復散。顧視牀褥，又錦繡重疊矣。然不見其鋪設也。程私念我且詐跌牀下，試其所爲。方欲轉身，則室中全襯錦裯，地無寸隙矣。是夕，綢繆好合，愈加親狎。晨雞再鳴，復起妝沐而去。自後人定卽來，雞鳴卽起，奉以爲常，殆無虛夕。雖言語喧闐，音樂迭

奏，兄室甚邇，終不聞知，莫知其何術也。程每心有所慕，卽舉目便是，極其神速。一夕偶思鮮荔枝，卽有帶葉百餘顆，香味色皆絕珍美。他夕，又念楊梅，卽有白色一枝，長三四尺，約二百餘顆，甘美異常，葉殊鮮嫩。食餘，忽不見。時已深冬，不知何自而得。况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。又夕言及鸚鵡，程言聞有白者，恨未之見。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於前，白者，五色者相半，或誦佛經，或歌詩賦，皆漢音也。一日，市有大賈，售寶石二顆，所謂硬紅者，色若桃花，大於拇指，價索百金。程偶見之，是夜言及。美人撫掌曰：『夏蟲不可語冰，信哉！』言絕，卽異寶滿室，珊瑚有高丈許者，明珠有如鵝卵者，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，光豔燦目，不可正視。轉睫間，又忽空室矣。是後相狎既久，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，不覺嗟嘆。美人又撫掌曰：『方爾歡適，便以俗事嬰心，何不灑脫若是耶？』雖然，卽本業也，亦無足異。』言絕，卽金銀滿前，從地及棟，莫知其數。指謂程曰：『子欲是乎？』程歆豔之極，欲有所取。新人引筯挾食前肉一瓣，擲程面，問曰：『此肉可黏君面否？』程言此是他肉，何可黏吾面。

也。』美人笑指金銀：『此是他物，何可爲君有耶！君欲取之，亦無不可，但非分之物，不足爲福，適取禍耳。吾安忍禍君也，君欲此物，可自經營。吾當相助耳。』時已卯初夏，有販藥材者，諸藥已盡，獨餘黃蘗大黃各千餘金不售，殆欲委之而去。美人謂程：『是可居也。不久，大售矣。』程有傭值銀十餘兩，遂盡易而歸。其兄謂弟失心病瘋，諍罵不已。數日，疫癘盛作，二藥他肆盡缺，卽時踴貴，果得五百餘金。又有荆商販綵緞者，途間遭濕熱蒸，發斑過半，日夕涕泣。美人謂程，是亦可居也。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。兄又頓足不已，謂弟福薄，得此非分之財，隨亦喪去，爲之悲泣。商夥無不相咎竊笑者。月餘，逆藩宸濠反於江西，朝廷急調遼兵南討。師期促甚，戎裝衣幟，限在朝夕，帛價騰踊。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。庚辰秋，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，已售什八矣，尙存粗者二。忽聞母死，急欲奔喪。美人又謂程，是亦可居也。程往商價，蘇人獲利已厚，歸計又急，止取原值而去。蓋以千金易六千餘疋云。明年辛巳三月，武宗崩，天下服喪。遼旣絕遠，布非土產，價遂頓高。又獲利三倍。如

是屢屢不能悉記。四五年間，展轉數萬，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。宸濠之變也，人心危駭，流言屢至，或謂據南都卽位矣，或謂兵渡淮矣，或謂過臨清，近德州矣。一日數端，莫知誠僞。程心念鄉邑，殊不能安。私叩美人。美人哂曰：『真天子自在湖湘間，彼何爲者，止作死耳。行且就擒矣，何以慮爲！』時七月下旬也。月餘，報至，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。程初聞真天子在湖湘之說，恐江南復遭他變，愈疑懼。美人搖首曰：『無事，無事，國家慶祚靈長，天下方享太平之福，近在一二年耳。』更叩其詳，曰：『期已近矣，何必預知。』再期，今上中興，海宇於變，悉如美人之言。其明驗之大者如此。餘細弗錄。他夕，程問：『天堂地獄，因果報應之說有諸？』曰：『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，心所感召，各以類應。物理自然。若謂冥冥之中，必有主者，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，以行誅賞，爲神祇者，不亦勞乎！』輪迴之說有諸？』曰：『釋以爲有，誣也，儒以爲無，亦誣也。人有真元完固者，形骸雖斃，而靈性猶存，投胎奪舍，亦間有之。千億中之一二也。』人死而爲厲有諸？』曰：『精神

未散，無所依歸，往往憑物爲厲，所謂遊魂爲變耳。『人間祭祀，鬼神歆饗，有諸？』  
曰：『精誠所至，一氣感通，自然來格，非鬼而祭，徒自諂耳。所謂神不歆非類，民不  
祀非族也。』人有化爲異類者何也？曰：『人之心術，旣與禽獸無異，積之至久，外  
貌猶人，而五內先化，一旦改形，無足深訝。』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？曰：『是與  
人化異類一理耳。』人有爲神仙者何也？曰：『異類猶有化人者，况人與仙，本  
一階耳，又何足異！』雷神巧異，往往有迹，何也？曰：『陽能變化，理所自然，人得幾  
何而智巧若是。况雷實至陽，其爲神變，何足怪乎。』龍能變化，大小不常，何也？  
曰：『龍亦至陽，故能曲伸變化，無足問也。』蜃氣能爲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  
何也？曰：『天地精明之氣，游變無常，兩間所有，時或示現，此可驗天地生物之  
機，所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也。蜃何能爲。』程平生所疑，皆爲剖晰，詞旨明婉，如  
指諸掌。又夕，問美人姓氏爲何。曰：『吾旣海神，有何姓氏。多則天下人皆我同姓，  
否則一姓亦無也。』有父母親戚乎？曰：『旣無姓氏，豈有親戚。多則天下人盡

吾同胞，少則全無瓜葛也。『年幾何矣？』曰：『既無所生，有何年歲？多則千歲不止，少則一歲全無。』言多此類。迨嘉靖甲申，首尾七年，每夜必至，氣候悉如江南。二三月，琪花寶樹，仙音法曲，變幻無常，耳目應接不暇。有時或自吹簫鼓琴，浩歌擊筑，必高澈雲表，非復人世之音，蓋凡可以娛程者，無不至也。兩情繾綣，愈久愈固。一夕，程忽念及鄉井，謂美人曰：『僕離家二十年矣，向因耗折，不敢言旋。今蒙大造，豐饒過望，欲暫與兄歸省墳墓，一見妻子，便當復來，永奉歡好，期在周歲。幸可否之？』美人歔歔嘆曰：『數年之好，果盡此乎？郎宜自愛，勉圖後福。』言訖，悲不自勝。程大駭曰：『某告假歸省，必當速來，以圖後會，何敢有負恩私，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！』美人泣曰：『大數當然，非關彼此，郎適所言，自是數當永訣耳。』言猶未已，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，一時皆集，簫韶迭奏，會燕如初，美人自起酌酒勸程，追敘往昔，每吐一言，必沈瀾哽咽。程亦爲之長慟，自悔失言。兩情依依，至於子夜。諸女前啓：『大數已終，法駕備矣。速請登途，無庸自戚。』美人猶

執程手泣曰：『子有三大難近矣，時宜警省。至期，吾自相援。過此以後，終身清吉，永無悔吝，壽至九九。當候子於蓬萊三島，以續前盟，子亦宜自宅心清淨，力行善事，以副吾望。身雖與子相遠，子之動作，吾必知之。萬一墮落，自干天律，吾亦無如之何也。後會迢遙，勉之，勉之！』叮嚀頻復，至於十數。程斯時神志俱喪，一辭莫措，但雪涕耳。既而鄰雞羣唱，促行愈急。乃執手泣訣而去，猶復回盼再四，方忽寂然。於時蟋蟀悲鳴，孤燈半滅，頃刻之間，恍如隔世。亟啓戶出觀，但曙星東昇，銀河西轉，悲風蕭颯，鐵馬叮嚙而已。情發於中，不覺哀慟。纔號一聲，兄即驚呼問故。蓋不復若昔之聾矣。兄既細詰不已，度弗能隱，乃具述會合始末，及所以豐裕之由。兄始駭悟，相與南望瞻拜。至明而城之內外，傳皆遍矣。程由是終日鬱鬱，若居仇讎之喪。遂束裝南歸，伴兄先部貨賄，自潞河入舟，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，至大同，省其從父，流連累日未發。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，曰：『禍將至矣，猶盤桓耶！』程憶前言，即晨告別。而從父殷勤留餞，抵暮出城。時已曠黑，乃寓宿旅館。是夜三

鼓，又夢美人連催速發，云：『大難將至，稍遲不得脫矣！』程驚起，策騎東奔四五里，忽聞礮聲連發。回望城外，則火炬四出，照天如晝矣。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，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。及抵居庸，夜宿關外，又夢美人連促過關，云：『稍遲必有狴犴憂矣。』程又驚起，叩關，候門啓先入。行數里，而宣府檄至，凡自大同入關者，非公差吏人，皆梏桎下獄詰驗，恐有奸細入京也。是夜與程偕宿者，無一得免，有禁至半年者，有庾死於獄者。程入舟爲兄備言得脫之故，感念不已。及過高郵湖，天雲驟黑，狂風怒號，舟掀蕩如簸。須臾，二桅皆折，舵零落如粉，傾在瞬息矣。忽聞異香滿舟，風卽頓息。俄而黑霧四散，中有彩雲一片，正當舟上，則美人在焉。自腰以上，毫髮分明，以下，則霞光擁蔽，莫可辨也。程悲感之極，涕泗交下，遙瞻稽首。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，容色猶戀戀如故也。舟人皆不之見，良久而隱。從是遂絕矣。戊子初夏，余在京師，聞其事，猶疑信間。適某僉憲，某總戎，自遼入京，言之詳甚。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。今年丙申，在南院，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。遂令邀與偕。



至，詢其始末。程故儒家子，少嘗讀書，其言歷歷，具有源委。且年已六袞，容色僅如四十許人，足徵其遇異人無疑，而昔聞不謬也。作遼陽海神傳。

菩薩蠻<sup>①</sup>

無名氏

利名門路兩無憑，  
百歲風前短焰燈，  
只恐爲僧僧不了，  
爲僧得了盡輸僧。

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，溫州府樂清縣有一秀才，姓陳名義，字可常，年方二十四歲，生得眉目清秀，且是聰明，無書不讀，無史不通。紹興年間，三舉不第，就於臨安府衆安橋命鋪，算看本身造化。那先生言：『命有華蓋，却無官星，只好出家。』陳秀才自小聽得母親說生下他時，夢見一尊金身羅漢投胎，今日功名蹭蹬之際，又聞星家此言，忿一口氣，回店歇了一夜，早起算還了房宿錢，雇人挑了行李，逕來靈隱寺投奔印鐵牛長老出家，做了行者。這個長老博通經典，座下有

①原載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一卷。

十個侍者，號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皆讀書聰明。陳可常在長老座下做了第二位侍者。紹興十一年間，高宗皇帝舅吳七郡王，時遇五月初四日，府中裹粽子。當下郡王鈞旨，分付都管明日要去靈隱寺齋僧，可打點供食齊備。都管領鈞旨，自去關支銀兩，買辦什物，打點完備。至次日早飯後，郡王點看什物，上轎，帶了都管、幹辦、虞侯、押番一千人等，出了錢塘門，過了石涵橋大佛頭，逕到西山靈隱寺。先有報帖報知，長老引衆僧鳴鐘播鼓，接郡王上殿燒香。請至方丈坐下，長老引衆僧參拜，獻茶，分立兩旁。郡王說：『每年五月重五入寺齋僧解粽，今日依例布施。』院子擡供食獻佛，大盤托出粽子，各房都要散到。郡王閒步廊下，見壁上有一詩四句：

齊國會生一孟嘗。

晉朝鎮惡又高強。

五行偏我遭時蹇。

欲向星家問短長。

郡王見詩道：『此詞有怨望之意。不知何人所作？』回至方丈，長老設宴款

待。郡王問長老：『你寺中有何人能作得好詩？』長老覆恩王：『敝寺僧多，座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侍者，皆能作詩。』郡王說：『與我喚來。』長老覆恩王：『止有兩個在敝寺，這八個教去各莊上去了。』只見甲乙二侍者到郡王面前。郡王叫甲侍者：『你可作詞一首。』甲侍者稟乞題目，郡王教就將粽子爲題。甲侍者作詞曰：

四角尖尖草縛腰，  
浪蕩鍋中走一遭。

若還撞見唐三藏，  
將來剝得赤條條。

郡王聽罷大笑道：『好詩！却少文采。』再喚乙侍者作詩。乙侍者問訊了，乞題目，也交將粽子爲題。作詩曰：

香粽年年祭屈原，  
齋僧今日結良緣。

滿堂供盡知多少，  
生死工夫那個先。

郡王聽罷大喜道：『好詩！』問乙侍者：『廊下壁間詩是你作的？』乙侍者

覆恩王：『是侍者做的。』郡王道：『既是你做的，你且解與我知道。』乙侍者道：『齊國有個孟嘗君，養三千客，他是五月五日午時生；晉國有個大將王鎮惡，此人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；小侍者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，却受此窮苦。以此做下四句自歎。』郡王問：『你是何處人氏？』侍者答道：『小侍者溫州府樂清縣人氏，姓陳名義字可常。郡王見侍者言語清亮，人才出眾，意欲擡舉他；當日就差押番去臨安府僧錄司討一道度牒，將乙侍者剃度爲僧，就用他表字可常爲佛門中法號，就作郡王府內門僧。郡王至晚回府，不在話下。光陰似箭，不覺又早一年，至五月五日，郡王又去靈隱寺齋僧。長老引可常并衆僧接入方丈，少不得安辦齋供款待。郡王坐間，叫可常到面前道：『你做一篇詞，要你本身故事。』可常問訊了，口念一詞，名菩薩蠻。

平生只被今朝誤，今朝却把平生補。重午一年期，齋僧只待時。主人恩義重，兩載蒙恩寵。清淨得爲僧，幽閒度此生。

郡王大喜，盡醉回府，將可常帶回見兩個夫人說：『這個和尚是潯州人氏，姓陳名義，三舉不第，因此棄俗出家，在靈隱寺做侍者。我見他作得好詩，就剃度他爲門僧，法號可常，如今一年了。今日帶回府來，參拜夫人。』夫人見說，十分歡喜。又見可常聰明樸實，一府中人都歡喜。郡王與夫人解粽，就將一個與可常，教做粽子詞，還要菩薩蠻。可常問訊了，乞紙筆寫出一詞來：

包中香黍分邊角，綵絲剪就交絨索。樽俎泛菖蒲，年年五月初。主人恩義重，對景承歡寵。何日玩山家，葵蒿三四花。

郡王見了大喜，傳旨喚出新荷姐，就教他唱可常這詞。那新荷姐生得眉長眼細，面白唇紅，舉止輕盈，手拿象板，立於筵前唱起遶梁之聲。衆皆喝采。郡王又教可常做新荷姐詞一篇，還要菩薩蠻。可常執筆便寫詞曰：

天生體態腰肢細，新詞唱徹歌聲利。出口便清奇，揚塵簌簌飛。主人恩義重，宴出紅妝寵。便要賞新荷，時光也不多。

郡王越加歡喜，至晚席散，着可常回寺。至明年五月五日，郡王又要去靈隱寺齋僧，不想大雨如傾，郡王不去，分付院公：『你自去分散衆僧齋供；就教同可常到府中來看看。』院公領旨，去靈隱寺齋僧，說與長老，郡王交同可常回府。長老說：『近日可常得一心病，不出僧房。我與你同去問他。』院公與長老同至可常房中，可常睡在床上，分付院公：『拜覆恩王，小僧心病發了，去不得。有一柬帖，與我呈上恩王。』院公聽說，帶來這封柬帖回府。郡王問：『可常如何不來？』院公告恩王：『可常連日心疼病發，來不得。教男女奉上一簡，他親自封好。』郡王折開看，又是菩薩蠻詞一首。

去年共飲菖蒲酒，今年却向僧房守。好事更多磨，教人沒奈何。主人恩義重，知我心頭痛。待要賞新荷，爭知疾愈麼？

郡王隨即喚新荷出來唱此詞。有管家婆稟覆恩王：『近日新荷眉低眼慢，乳大腹高，出來不得。』郡王大怒，將新荷送交府中五夫人勘問。新荷供說：『我

與可常姦宿有孕。』五夫人將情詞覆恩王。郡王大怒，『可知道這禿驢詞內皆有「賞新荷」之句，他不是害什麼心病，是害的相思病。今日他自覺心虧，不敢到我府中。』教人分付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拿可常和尚。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印長老處要可常。長老離不得安排酒食，送些錢鈔與公人，常言道：『官法如爐，誰肯容情。』可常推病不得，只得掙鬪起來，隨着公人到臨安府廳上跪下。府主升堂。

鑿鑿牙鼓響，

公吏兩邊排。

閻王生死案，

東岳攝魂臺。

帶過可常問道：『你是出家人，郡王怎地恩顧你，緣何做出這等沒天理的事出來？你快快招了！』可常說：『並無此事。』府尹不聽分辯，『左右，拿下好生打。』左右將可常拖倒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可常招道：『小僧果與新荷有姦，一時念頭差了。供招是實。』將新荷勘問，一般供招。臨安府將可常、新荷供招呈上郡王。郡王本要打殺可常，因他滿腹文章，不忍下手，監在獄中。却說印長老



自思：『可常是個有德行和尚，日常山門也不出，只在佛前看經；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半日，未晚就回，又不<sub>在</sub>府中宿歇，此姦從何而來？內中必有蹊蹺。』連忙入城，去傳法寺，央住持高大惠長老同到府中，與可常討饒。郡王出堂，賜二長老坐待茶。郡王開口便說：『可常無禮。我平日怎麼看待他，却做下不仁之事。』二位長老跪下再三稟說：『可常之罪，僧輩不敢替他分辯。但求恩王念平日錯愛之情，可以饒恕一二。』郡王請二位長老回寺。『明日分付臨安府，量輕發落。』印長老開言覆恩王：『此事日久自明。』郡王聞言，心中不喜，退入后堂，再不出來。二位長老見郡王不出，也走出府來。高長老說：『郡王嗔怪你說日久自明，他不肯認錯，便不出來。』印長老便說：『可常是個有德行的，日常無事，山門也不出，只在佛前看經；便是郡王府裏喚去，去了半日便回，又不曾宿歇，此姦從何而來？故此小僧說「日久自明」，必有冤枉！』高長老道：『貧不與富敵，賤不與貴爭，僧家怎敢與王府爭得是非？這也是宿世冤業！且得他量輕發落，却又理會。』說

罷各回寺去了，不在話下。次日，郡王將封簡子去臨安府，將可常、新荷量輕打斷。有大尹稟郡王：『待新荷產子可斷。』郡王分付便要斷出。府官只得將僧可常追了度牒，杖一百，發靈隱寺，轉發寧家。當差將新荷杖八十，發錢塘縣轉發寧家。追原錢一千貫還郡王府。却說印長老接得可常，滿寺僧衆教長老休得安着。可常在寺中，玷辱宗風。長老對衆僧說：『此事必有蹊蹺，久後自明。』長老令人山後搭一草舍，教可常將息，棒瘡好了，着他自回鄉去。且說郡王把新荷發落寧家，追原錢一千貫。新荷父母對女兒說：『我又無錢，你若有私房積蓄，將來湊還府中。』新荷說：『這錢自有人替我出。』張公罵道：『你這賤人，與個窮和尚通好，他的度牒也被追了，却那得錢來替你還府中？』新荷說：『可惜屈了這個和尚！我自與府中錢原都管有姦，他見我有孕了，恐事發，一到郡王面前只供與可常和尚有姦，郡王喜歡可常，必然饒你。我自來供養你家，并使用錢物。』說過的話，今日只去問他討錢來用，并還官錢。我一個身子被他騙了，先前說過的話，如何

賴得！他若欺心不招架時，左右做我不着，你兩個老人家將我去府中，等我郡王面前實訴，也出脫了可常和尚。」父母聽得女兒說，便去府前伺候。錢都管出來，把上項事一一說了。錢都管到焦躁起來，罵道：「老賤才！老無知！好不識廉恥。自家女兒偷了和尚，官司也問結了，却說這般鬼話來圖賴人。你欠了女兒身價錢，沒處措辦時，好言好語告個消乏，或者可憐你的，一兩貫錢助了你也不見得。你却說這樣沒根帶的話來，旁人聽見時，教我怎地做人？」罵了一頓，走開去了。張老只得忍氣吞聲回來，與女兒說知。新荷見說，兩淚交流，乃言：「爹娘放心。明日却與他理會。」至次日，新荷跟父母到郡王府前，連聲叫屈。郡王即時叫人拿來，却是新荷父母。郡王罵道：「你女兒做下迷天大罪，到來我府前叫屈！」張老跪覆恩王：「小的女兒沒福，做出事來，其中屈了一人，望恩王做主。」郡王問：「屈了何人？」張老道：「小人不知，只問小賤人便自明白。」郡王問：「賤人在那裏？」張老道：「在門首伺候。」郡王喚他入來，問他詳細。新荷入到府堂跪下。郡王問：

『賤人做下不仁之事，你今說屈了甚人？』新荷告恩王：『賤妾犯姦，妄屈了可常和尚。』郡王問：『緣何屈了他？你可實說，我到饒你。』新荷告道：『賤妾犯姦，却不干可常之事。』郡王道：『你先前怎地不說？』新荷告道：『妾實被幹辦錢原姦騙，有孕之時，錢原怕事露，分付妾：『如若事露，千萬不可說我，只說與可常和尚有姦。』因郡王喜歡可常，必然饒你。』郡王罵道：『你這賤人！怎地依他說，害了這個和尚？』新荷告道：『原說：『你若無事退回，我自養你一家老小。如要原錢還府，也是我出。』今日賤妾寧家，恩王責取原錢，一時無措，只得去問他討錢還府中。以此父親去與他說，到把父親打罵，被害無辜。妾今訴告明白，情愿死在恩王面前。』郡王道：『先前他許供養你一家，有甚表記爲證？』新荷告恩王：『錢原許妾供養，妾以怕他翻悔，已拿了他上直朱紅牌一面爲信。』郡王見說，十分大怒，跌脚大罵：『潑賤人！屈了可常和尚！』就着人分付臨安府，拿錢原到廳審問拷打，供認明白。一百日限滿，脊杖八十，送沙門島牢城營料高。新荷寧家，饒了

一千貫原錢。隨即差人去靈隱寺取可常和尚來。却說可常在草舍中，將息好了。又是五月五日到，可常取紙墨筆來，寫下一首辭世頌。

生時重午，爲僧重午。得罪重午，死時重午。爲前生欠他債負，若不當時承認，又恐他人受苦。今日事已分明，不若抽身回去。

五月五日午時書，赤口白舌盡消除。

五月五日天中節，赤口白舌盡消滅。

可常作了辭世頌，走出草舍邊，有一泉水，可常脫了衣裳，遍身抹淨，穿了衣服入草舍，結跏趺坐圓寂了。道人報與長老知道。長老將自己龕子，裝了可常，擡出山頂。長老正欲下火，只見郡王府院公來取可常。長老道：『院公，你去稟覆恩王，可常坐化了，正欲下火，郡王來取，今且暫停，待恩王令旨。』院公說：『今日事已明白，不干可常之事，皆因屈了，教我來取。却又圓寂了！我去稟恩王，必然親自來看下火。』院公急急回府，將上項事，并辭世頌呈上。郡王看了大驚。次日，郡王

同兩國夫人，去靈隱寺燒化可常。衆僧接到後山，郡王與兩國夫人親自拈香罷，郡王坐下。印長老帶領衆僧看經畢，印長老手執火把，口中念道：

留得屈原香粽在，  
龍舟競渡盡爭先。

從今剪斷緣絲索，  
不用來生復結緣。

恭惟圓寂可常和尚，重午本良辰，誰把蘭湯浴？角黍漫包金，菖蒲空切玉。須知妙法華，大乘俱念足。手不折新荷，枉受攀花辱。目下事分明，唱徹陽關曲。今日是重午，歸西何太速？寂滅本來空，管甚時辰毒。山僧今日來，贈與光明燭。憑此火光三昧，要見本來面目。咦！

唱徹當時菩薩蠻，  
撒手便歸兜率國。

衆人只見火光中，現生可常問訊：「謝郡王、夫人、長老，并衆僧！只因我前生欠宿債，今世轉來還。吾今歸仙境，再不往人間。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。」正是：

從來天道豈癡聾？  
說好勸人歸善道，

好醜難逃久照中。  
算來修德積陰功。

## 滕大尹鬼斷家私<sup>①</sup>

馮夢龍<sup>②</sup>

玉樹庭前諸謝，紫荆花下三田，墳箆和好兄弟賢，父母心中歡忭。多少爭財競產，同根苦自相煎，相持螻蚌枉垂涎，落得漁人取便。

這首詞名爲西江月，是勸人家兄弟和睦的。且說如今三教經典，都是教人爲善的。儒教有十三經，六經，五經，釋教有諸品大藏經典，道教有南華沖虛經，及諸品藏經，盈箱滿案，千言萬語，看來都是贅旒。依我說，要做好事，只消個兩字經，是孝弟兩個字。那兩字經中又只消理會一個字，是個孝字。假如孝順父母的，見父母所愛者亦愛之，父母所敬者亦敬之。何況兄弟行中，同氣連枝，想到父母身

①原載喻世明言中，今見今古奇觀第三卷。

②夢龍里居生平見本集上冊。



上去，那有不和不睦之理。就是家私田產，總是父母掙來的。分什麼爾我，較甚麼肥瘦。假如你生於窮漢之家，分文沒得承受，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，掙扎過活。現成有田有地，兀自爭多嫌寡，動不動推說爹娘偏愛，分受不均。那爹娘在九泉之下，他心上必然不樂。此豈是孝子所爲。所以古人說得好，道是難得者兄弟，易得者田地。怎麼是難得者兄弟？且說人生在世，至親的莫如爹娘。爹娘養下我來時節，極早已是壯年了。況且爹娘怎守得我同去，也只好半世相處。再說至愛莫如夫婦，白頭相守，極是長久的了。然未做親以前，你張我李，各門各戶，也空着幼年一段。只有兄弟們生於一家，從幼相隨，到老有事共商，有難共救，真像手足一般，何等情誼！譬如良田美產，今日棄了，明日又可掙得來的。若失了個弟兄，明明割了一手，折了一足，乃終身缺陷。說到此地，豈不是難得者兄弟，易得者田地。若是爲田地上壞了手足親情，到不如窮漢赤光光沒有承受，反爲乾淨，省了許多是非口舌。如今在下說一節國朝的故事，乃是滕縣尹鬼斷家私。這節故事，是勸人

重義輕財，休忽了孝弟兩字經。看官們或是有弟兄沒弟兄，都不關在下之事，各人自己去摸着心頭，學做好人便了。正是：

善人聽說心中刺，惡人聽說耳邊風。

話說國朝永樂年間，北直順天府香河縣，有個倪太守，雙名守謙，字益之，家累千金，肥田美宅。夫人陳氏，單生一子，名曰善繼。長大婚娶之後，陳夫人身故。倪太守罷官鰥居，雖然年老，只落得精神健旺。凡收租放債之事，件件關心，不肯安閒享用。其年七十九歲，倪善繼對老子說道：『人生七十古來稀。父親今年七十九，明年八十齊頭了。何不把家事交卸與孩兒掌管，喫些現成茶飯，豈不爲美！』老子搖着頭說出幾句道：

在一日，管一日；替你心，替你力，掙些利錢穿共喫。直待兩脚壁立直，那時不關我事得。

每年十月間，倪太守親往莊上收租，整月的住下。莊戶人家肥雞美酒，儘他

受用。那一年又去住了幾日。偶然一日午後無事，繞莊閒步，觀看野景。忽然見一個女子，同着一個白髮婆婆，向溪邊石上搗衣。那女子雖然村妝打扮，頗有幾分姿色：

髮同漆黑，眼若波明，纖纖十指似裁蔥，曲曲雙眉如抹黛。隨常布帛，俏身軀。饒着綾羅，點景野花，美丰儀不須釵鈿。五短身材偏有趣，二八年紀正當時。

倪太守老興勃發，看得呆了。那女子搗衣已畢，隨着老婆婆而走。那老兒留心觀看，只見他走過數家，進一個小小白籬笆門內去了。倪太守連忙轉身，喚管莊的來對他說，如此如此，教他訪那女子跟腳，曾否許人。若是沒有人家時，我要娶他爲妾，未知他肯否。管莊的巴不得奉承家主，領命便走。原來那女子姓梅，父親也是個府學秀才。因幼年父母雙亡，在外婆身邊居住。年一十七歲，尙未許人。管莊的訪得的實了，就與那老婆婆說：『我家老爺見你孫女兒，生得齊整，意欲

聘爲偏房。雖說是做小，老奶奶去世已久，上面並無人拘管。嫁得成時，豐衣足食，自不須說。連你老人家常年衣服茶米，都是我家照顧。臨終還得個好斷送。只怕你老人家沒福！」老婆婆聽得花錦似一片說話，即時依允。也是姻緣前定，一說便成。管莊的回覆了倪太守，太守大喜。講定財禮，討皇曆看過吉日，又恐兒子阻擋，就在莊上行聘，莊上做親。成親之夜，一老一少，端的好看。

過了三朝，喚乘轎子，擡那梅氏回宅，與兒子媳婦相見。闔宅男女都來叩頭，稱爲小奶奶。倪太守把些布帛賞與衆人，各各歡喜。只有那倪善繼心中不喜。面前雖不言語，背後夫妻兩口兒議說道：「這老人忒沒正經，一把年紀，風中之燭，做事也須料過前後。知道五年十年在世，却去幹這樣不了一當的事，討這花枝般的女兒，自家也得精神對付他。終不然，擔誤她在那裏，有名無實。還有一件，多少人家老漢，身邊有了少婦，支持不過，那少婦熬不得，走了野路，出乖露醜，爲家門之玷。還有一件，那少婦跟隨老漢，分明是出外度荒年一般。等得年時成熟，他

便去了。平時投短偷長，做下私房，東三西四的寄開，又撒嬌撒癡，要漢子製辦衣飾與她。到得樹倒鳥飛時節，她便顛倒嫁人，一包兒收拾去受用。這是木中之蠹，米中之蟲，人家有了這般人，最損元氣的。」又說道：「這女子嬌模嬌樣，好像個妓女，全沒有良家體段。看來是個做身分的頭兒，擒老公的太歲，在咱爹身邊，只該半妾半婢，叫聲姨姐，後日還有個退步。可笑咱爹不明，就叫衆人喚她小奶奶。難道要咱們叫她娘不成！咱們只不準她。莫要奉承透了，討她做大起來，明日咱們反到受她嘔氣。夫妻二人唧唧噥噥，說個不了，早有多嘴的傳話出來。倪太守知道了，雖然不樂，却也藏在肚裏。幸得那梅氏秉性溫良，事上接下，一團和氣。家人也都相安。過了兩個月，梅氏得了身孕，嚇着衆人，只有老公知道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捱到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個小孩兒出來，舉家大驚。這日正是九月九日，乳名取做重陽兒。到十一日，就是倪太守生日，這恰好八十歲了。賀客盈門，倪太守開筵管待。一來爲壽，二來小孩子三朝，就當個湯餅之會。衆賓客道：『老先生高年，

又新添個小令郎，足見血氣不衰，乃上壽之徵也。」倪太守大喜。倪善繼背後又說道：「男子六十而精絕，況是八十歲了。那見枯樹上生出花來！這孩子不知那裏來的雜種，決不是咱爹嫡血。我斷然不認他做兄弟。」老子又曉得了，也藏在肚裏。光陰似箭，不覺又是一年。重陽兒週歲，整備做晬盤故事。裏親外眷，又來作賀。倪善繼到走了出門，不來陪客。老子已知其意，也不去尋他回來，自己陪着諸親，喫了一日酒。雖然口中不語，心內未免有些不足之意。自古子孝父心寬，那倪善繼平日做人，又貪又狠，一心只怕小孩子長大起來，分了他一股家私，所以不肯認做兄弟，預先把惡語謠言，日後好擺佈他母子。那倪太守是讀書做官的人，這個關竅，怎不明白。只怕自家老了，等不及重陽兒成人長大，日後少不得要在大兒子手裏討針線。今日與他結不得冤家，只索忍耐。看了這點小孩子，好生憐他。常時想一會，悶一會，惱一會，又懊悔一會。再過四年，小孩子長成五歲。老子見他伶俐，又忒會頑耍，要送他館中上學，取個學名，哥哥叫善繼，他就叫善述。揀個

好日，備了好酒，領他去拜師父。那師父就是倪太守請在家裏教孫兒的。小叔姪兩個同館上學，兩得其便。誰知倪善繼與做爹的不是一條心腸。他見那孩子取名善述，與己排行，先自不像意了。又與他兒子同學讀書，到要兒子叫他叔叔。從小叫慣了，後來就被他欺壓。不如喚了兒子出來，另從個師父罷。當日將兒子喚出，只推有病，連日不到館中。倪太守初時只道是真病，過了幾日，只聽得師父說：『大令郎另聘了個先生，分做兩個學堂，不知何意。』倪太守不聽，猶可，聽了此言，不覺大怒，就要尋大兒子問其緣故。又想到：『天生恁般的逆種，與他說也沒幹，由他罷了！』含了一口悶氣，回到房中。偶然腳慢，絆着門檻一跌。梅氏慌忙扶起，攙到醉翁床上坐下，已自不省人事。急請醫生來看。醫生說是中風，忙取姜湯灌醒，扶他上床。雖然心下清爽，却滿身麻木，動擻不得。梅氏坐在床頭，煎湯煎藥，殷勤伏侍，連進幾服，全無功效。醫生切脈道：『只好延捱日子，不能全愈了。』倪善繼聞知，也來看覷了幾遍。見老子病勢沉重，料是不起，便呼么喝六，打童罵僕，

預先裝出家主公的架子來。老子聽得愈加煩惱。梅氏只是啼哭，連小學生也不去上學，在房中相伴老子。倪太守自知病篤，喚大兒子在面前，取出簿子一本，家中田地屋宅，以及人頭帳目等數，都在上面，分付道：『善述年五歲，衣服尙要人照管。梅氏又年少，也未必能管家。若分家私與他，也是枉然。如今盡數交付與你。倘或善述長大成，人，你可看做爹的面上，替他取房媳婦，分他小屋一所，良田五十畝，勿令饑寒足矣。這段話，我都寫在禮簿上，就當分家，把與你做個執照。梅氏若願嫁人，聽從其便。倘肯守着兒子度日，也莫強她。我死之後，你一一依我言語，這便是孝子。我在九泉亦得瞑目。』倪善繼把簿子揭開一看，果然寫得細，寫得明，滿臉堆下笑來，連聲應道：『爹休憂慮。做兒一一依爹分付便了。』抱了家私簿子，欣然而去。梅氏見他去得遠了，兩眼珠淚，指着那孩子道：『這個小冤家，難道不是你的嫡血，你却和盤托出，都把與大兒子了，教我母子兩口，異日把什麼過活！』倪太守道：『你有所不知。我看善繼不是個良善之人。若將家私平分，



連這小孩子的性命也難保。不如都把與他，像了他意，再無妬忌。」梅氏又哭道：「雖然如此，自古道子無嫡庶，忒然厚薄不均，被人笑話。」倪太守道：「我也顧他不得了。你年紀正小，趁我未死，將孩子屬付善繼，待我去世後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儘你心中揀擇個好頭腦，自去圖下半世受用。莫要在他們身邊討氣喫。」梅氏道：「說那裏話！奴家也是儒門之女，婦人從一而終，況又有了這小孩兒，怎割捨得拋他。好歹要守在這孩子身上的。」倪太守道：「你果然肯有志終身麼？莫要日久生悔！」梅氏就發起大誓來，倪太守道：「你若立志果堅，莫愁母子沒得過活。」便向枕邊摸出一件東西來，交與梅氏。梅氏初時只道又是一個家私簿子，却原來是一尺闊，三尺長的一個小軸。梅氏道：「要他何用？」倪太守道：「這是我的行樂圖。其中自有奧妙，你可悄悄地收藏，休露人目。直待孩子年長，善繼不肯看顧他，你也只含藏於心。等個賢明有司官來，你却將此軸去訴理，述我遺命，求他細細推詳，自然有個處分。儘够你母子二人受用。」梅氏收了軸子。話休絮

煩，倪太守又延了數日，一夜痰絕，叫喚不醒，嗚呼哀哉死了！享年八十四歲。正是：

三寸氣在千般用， 一日無常萬事休。

早知九泉將不去， 作家辛苦着何繇。

且說倪善繼得了家私簿子，又討了各倉各庫鑰匙，每日只去查點家產什物，那有功夫走到父親房裏問安。直等嗚呼之後，梅氏差丫鬟去報知凶信，夫妻兩口方纔跑來，也哭了幾聲老爹，沒一個時辰，就轉身去了。到喪次梅氏守屍。幸得衣衾棺槨諸事都是預辦下的，不要倪善繼費心。殯殮成服後，梅氏和小子兩口，守着孝堂，早暮啼哭，寸步不離。善繼只得點名應客，全無哀痛之心。七中便擇日安葬。回喪之夜，就把梅氏房中傾箱倒篋，只怕父親存下些私房銀兩在內。梅氏乖巧，恐收去了他的行樂圖，把自己原嫁來的兩隻箱籠，到先開了，提出幾件穿舊衣裳，教他夫妻兩口檢看。善繼見他大意，到不來看了。夫妻兩口兒亂了一回自去了。梅氏思量苦切，放聲大哭。那小孩子見親娘如此，也哀哀哭個不

住。恁般景況：

任是泥人應墮淚，  
從教鐵漢也酸心。

次早倪善繼又喚個做屋匠來，看這房子，要行重新改造，與自家兒子做親。將梅氏母子搬到後園三間雜屋腳棲身。只與他四脚小床一張，和幾件粗檯粗櫈，連好傢伙都沒一件。原在房中伏侍有兩個丫鬟，只揀大些的又喚去了，只留下十一二歲的小使女，每日是他廚房取飯。有菜沒菜，都不照管。梅氏見不方便，索性討些飯米，堆個土竈，自炊來喫，早晚做些針指，買些小菜，將就度日。小學生到附在鄰家上學，東修都是梅氏自出。善繼又屢次叫妻子勸梅氏嫁人，又尋媒嫗與她說親。見梅氏誓死不從，只能罷了。因梅氏十分忍耐，凡事不言不語，所以善繼雖然兇狠，也不將她母子放在心上。光陰似箭，善述不覺長成一十四歲。原來梅氏生平謹慎，從前之事，在兒子面前一字也不提，只怕娃子家口滑，引出是非，無益有損。守得一十四歲時，他胸中涇渭漸漸分明，瞞他不得了。一日向母親

討件新絹衣裳，梅氏回他沒錢買得。善述道：『我爹做過太守，只生我兄弟兩人。見今哥哥恁般富貴，我要一件衣服就不能夠了，是怎地！』既娘沒錢時，我自與哥哥索討。』說罷就走。梅氏一把扯住道：『我兒，一件絹衣，直甚大事，也去開口求人。常言道：惜福積福，小來穿綿，大來穿絹。若小時穿了絹，大來連綿也沒得穿了。且過兩年，你讀書進步，做娘的情願賣身來做衣服與你穿着。你那哥哥可是好惹的，纏他甚麼！』善述道：『娘說得是。』口雖答應，心下以爲不然，想着我父親萬貫家私，少不得兄弟兩個，大家分受。我又不是隨娘晚嫁拖來的油瓶，怎麼我哥哥全不看顧。娘又是恁般說，終不然，一疋絹兒沒有我分，直待娘賣身來做與我穿着。這話好生奇怪！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，怕他怎的！』心生一計，瞞了母親，逕到大宅裏去尋見哥哥，叫聲作揖。善繼到喫了一驚，問他來做甚麼。善述道：『我是縉紳子弟，身上襪襖，被人恥笑。特來尋哥討疋絹去做衣服穿。』善繼道：『你如要衣服穿，自與娘討。』善述道：『老爹家私是哥哥管，不是娘管。』善繼

聽說家私二字，題目來得大了，便紅着臉問道：「這句話是那個教你說的？你今日來討衣服穿。還是來爭家私？」善述道：「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，今日先要件衣服裝裝體面。」善繼道：「你這般野種，要怎麼體面。老爹爹縱有萬貫家私，自有嫡子嫡孫，干你野種屁事。你今日是聽了甚人攬撥，到此討野火喫。莫要惹着我性子，叫你母子二人無安身之處。」善述道：「一般是老爹爹所生，怎麼我是野種。惹你的性子便怎地！難道謀害了我娘兒兩個，你就獨占了家私不成？」善繼大怒罵道：「小畜生，敢挺撞我。」牽住他衣袖兒，捏起拳頭，一連七八個栗暴，打得頭皮都青腫了。善述掙脫了，一道煙走出，哀哀哭到母親面前來，一五一十，備細述與母親知道。梅氏抱怨道：「我教你莫去惹事，你不聽教訓，打得你好。」口裏雖如此說，扯着青布衫，替他摩那頭上腫處，不覺兩淚交流。有詩爲證：

少年殘婦擁遺孤，  
食薄衣單百事無。

只爲家庭缺孝友，  
同枝一樹判榮枯。

梅氏左思右想，恐怕善繼藏怒，到遣使女進去致意，說小學生不曉世事，沖撞長兄，捨個不是，善繼猶自怒氣未息。次日清早，邀幾個族人到家，取出父親親筆分關，請梅氏母子到來，公同看了。便道尊親長在上，不是善繼不肯養他母子，要攆他出處。只因善述昨日與我爭取家私，發許多說話，一發多了。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，東莊住房一所，田五十八畝，都是遵依老爹爹遺命，毫不敢自專。伏乞尊親長作證。這夥親族，平昔曉得善繼做人利害，又且父親親筆遺囑，那個還肯多嘴做閒冤家，都將好看的話兒來說。那奉承善繼的說道：『千金難買亡人筆，照位分關，再沒說了。』就是那可憐善述母子的，也只說道：『男子不喫分時飯，女子不着嫁時衣。多少白手成家的。如今有屋住，有田種，不算沒根基了。只要自去掙時，得粥莫嫌薄，各人自有個命在。』梅氏料道在園居住不是了，也得聽憑分析，同孩兒謝了衆親長，拜別了祠堂，辭了善繼夫婦，叫人拿了幾件舊家火，和那原嫁來的兩隻箱籠，叫了牲口，騎坐來到東莊屋內。只見荒草滿地，屋

瓦稀疏，是多年不修整了，上漏下濕，怎生住得！將就打掃一兩間，安頓床鋪，喚莊戶來問時，道：這五十八畝田，都是最下不堪的。大熟之年，一半收成，還不能夠。若荒年只好賠糧，梅氏只叫得苦。到是小學生有智，對母親道：『我弟兄兩個，都是老爹爹親生，爲何分關上如此偏向！其中必有緣故。莫非不是老爹爹親筆！自古道：家私不論尊卑，母親何不告官申理，厚薄憑官府判斷，到無悔心。』梅氏被孩兒題起線索，便將十年來隱下衷情，都說出來道：『我兒休疑分關之語，這正是你父親之筆。他道你年小，恐怕被做哥哥暗算，所以把家私都判與他，以安其心。臨終之日，只與我行樂圖一軸，再三囑付。其中含藏啞謎，直待賢明有司在任，送他詳審，包你母子兩口有得過活，不致貧苦。』善述道：『既有此事，何不早說？行樂圖在那裏？快取來與孩兒一看。』梅氏開了箱子，取出一個布包來，解開包袱，裏面又有一重油紙封裹着，拆了封，展開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兒，掛在椅上。母子一齊下拜。梅氏通誠道：『村莊香燭不便，乞恕褻慢。』善述拜罷起來，仔細

看時，乃是一個坐像，烏紗白髮，畫得丰采如生。懷中抱着嬰孩，一隻手指着地下。揣摩了半晌，全然不解。只得依舊收卷包藏，心下好生煩悶。過了數日，善述到前村要訪個師父講解。偶從關王廟前經過，只見一夥村人，擡着猪羊大禮，祭賽關聖。善述立住擡頭看時，又是一個過路的老者，拄了一根竹杖，也來閒看。問着衆人道：『你們今日爲何賽神？』衆人道：『我們遭了屈官司，幸賴官府明白，斷明了這公事。向日許下神道願心，今者特來拜償。』老者道：『甚麼屈官司？怎生斷的？』內中一人道：『本縣因奉上司明文，十家爲甲。小人是甲首，叫做成大同。里中有個趙裁，是第一手針線，常在人間做夜作，整幾日不歸的。忽一日出去了，月餘不歸。老婆劉氏，央人四下尋覓，竟無蹤跡。又過了數日，河內淌出一個屍首來，頭都打破的。地方報與官府，有人認出衣服，正是那趙裁。趙裁出門前一日，曾與小人酒後爭句閒話，一時發怒，打到他家，毀了他幾件家私。這是有的。誰知他老婆把這樁人命，告了小人。前任漆知縣聽了一面之詞，將小人問成死罪。同甲不



行舉首，連累他們都有了罪名。小人無處伸冤，在獄三年。幸遇新任滕爺，他雖鄉科出身，甚是明白。小人因他覆審時節，哭訴其冤。他也疑惑道：「酒後爭嚷，不是深仇，怎的就謀他一命？」准了小人狀詞，出牌拘人覆審。滕爺一眼看着趙裁的老婆，千不說，萬不說，開口便問他會否再醮。劉氏道：「家貧難守，已嫁人了。」又問嫁的甚人。劉氏道：「是班輩的裁縫，叫沈八漢。」滕爺當時飛拿沈八漢來問道：「你幾時娶這婦人？」八漢道：「他丈夫死了一個多月，小人方纔取回。」滕爺道：「何人爲媒，用何聘禮？」八漢道：「趙裁存日曾借用過小人七八兩銀子，小人聞得趙裁死信，走到他家探問，就便催取這銀子。那劉氏沒得抵當，情願將終身許嫁小人，准折這銀兩。其實不會央媒。」滕爺又問道：「你做手藝的人，那裏來的七八兩銀子？」八漢道：「是陸續湊與他的。」滕爺把紙筆教他細開逐次借銀數目。八漢開了出來，或米或銀，共十三次，湊成七兩八錢之數。滕爺看罷，大喝道：「趙裁是你打死的！如何妄陷平人！」便用夾棍夾起。八漢不肯招認。滕

爺道：「我說出情弊，教你心服。既然成本盤利，難道再沒第二個人託得，恰好都借與趙裁。必是平昔間與他妻子有姦，趙裁貪你東西，知情故縱。以後願做長久夫妻，便謀死了趙裁。却又教導那婦人告狀，搵在戚大身上。今日你開帳的字，與舊時狀紙筆跡相同。這人命不是你？誰？」再教把婦人拶起，要他承招。劉氏聽見滕爺言語，句句合着，分明鬼谷先師一般，魂都驚散了，怎敢抵賴。拶子套上，便承認了。八漢只得也招了。原來八漢起初與劉氏密地相好，人都不知。後來往來勤了，趙裁怕人眼目，漸有隔絕之意。八漢私與劉氏商量，要謀死趙裁，與他做夫妻。劉氏不肯。八漢乘趙裁在人家做生活回來，哄他店上，喫得爛醉，行到河邊，將他推倒，用石塊打破腦門，沈屍河底。只等事冷，便娶那婦人回去。後因屍浮起，被人認出。八漢聞得小人有爭嚷之意，却去唆那婦人告狀。那婦人直待嫁後，方知丈夫是八漢謀死的。既做了夫妻，便不言語。却被滕爺審出真情，將他夫妻抵罪，釋放小人寧家。多承列位親鄰，鬪出公分，替小人賽神。老翁，你道有這般竊事。

麼？」老者道：「恁般賢明官府，真個難遇？本縣百姓有幸了。」倪善述聽在肚裏，便回家說與母親知道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有恁地好官府，不將行樂圖去告訴，更待何時。母子商議已定，打聽了放告日期，梅氏起個黑早，領着十四歲的兒子，帶了軸兒來到縣中叫屈。大尹見沒張狀詞，只有一個小小軸兒，甚是奇怪。問其緣故，梅氏將倪善繼平昔所爲，及老子臨終遺囑，備細說了。滕知縣收了軸子，教他且去，等我進衙細看。正是：

一幅畫圖藏啞謎，  
千金家事仗搜尋。

只因嫠婦孤兒苦，  
費盡神明大尹心。

不提梅氏母子回家。且說滕大尹放告已畢，退歸私衙。取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看，是倪太守行樂圖，一手抱個嬰孩，一手指着地下。推詳了半日，想道：「這嬰孩就是倪善述，不消說了。那一手指地，莫非要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，替他出力麼？」又想道：「他既有親筆分關，官府也難做主了。他說軸中含藏啞謎，

必然還有個道理。若我斷不出此事，枉自聰明一世。」每日退堂，便將畫圖展玩，千思萬想。如此數日，只是不解。也是這事合當明白，自然生出機會來。一日午飯後，又去看他軸子。丫鬟送茶來，他便一手去接取。却偶然失挫，潑了些茶把軸子沾濕了。滕大尹放了茶甌，走向庭前，雙手扯開軸子，就日色曬乾。忽然日光中照見軸子裏面有些字影。滕知縣心疑，揭開看時，乃是一幅字紙。托在畫上，正是倪太守的遺筆。上面寫道：

老夫官居五馬，壽踰八旬，死在旦夕，亦無所恨。但孽子善述，方年週歲，急未成立。嫡善繼，素缺孝友，日後恐爲所戕。新置大宅二所，及一切田產，悉以授繼。惟左偏舊小屋，可分與述。此屋雖小，室中左壁埋銀五千，作五纓，右壁埋銀五千，金一千，作六纓。可以準田園之額。後有賢明有司，主斷公明，述兒奉酬白金三百兩。八十一翁倪守謙親筆。

年月日 押

原來這行樂圖是倪太守八十一歲上，與小孩子做過歲時，預先做下的。古人云：知子莫若父，信不誣也。滕大尹最有機變的人，看見開着許多金銀，未免有垂涎之意。眉頭一皺，心生一計。差人密拿倪善繼來見我，自有說話。却說倪善繼獨占家私，心滿意足，日日在家中快樂。忽見縣差奉着手批拘喚，時刻不容停留。善繼推阻不得，只得相隨到縣。正值大尹升堂理事。差人稟道：『倪善繼已拿到了。』大尹喚到案前問道：『你就是倪太守長子麼？』善繼應道：『小人正是。』大尹道：『你庶母梅氏，有狀告你，說你逐母逐弟，占產占房，此事真麼？』倪善繼道：『庶弟善述，在小人身邊，從幼撫養大的。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，小人並不會逐他。其家財一節，原是父親臨終親筆分析定的，小人並不敢有違。』大尹道：『你父親親筆在那裏？』善繼道：『現在家中，容小人取來呈覽。』大尹道：『他狀詞內告，有家財萬貫，非同小可，遺筆真偽，也未可知。念你是縉紳之家，且不難爲你，明日可喚齊梅氏母子，我親到你家，查閱家私。若厚薄果然不均，自有公道，難以私情。』

而論。』喝教皂快押出善繼，就去拘集梅氏母子，明日一同聽審。公差得了善繼的東道，放他回家去訖。自往東莊拘人去了。再說善繼聽見官府口氣利害，好生驚恐。論起家私，其實全未分析。單單持着父親分關執照千鈞之力，須要親族見證方好。連夜將銀兩分送三黨親長，囑託他次早都到家來。若官府問及遺筆一事，求他同聲相助。這夥三黨之親，自從倪太守亡後，從不曾見善繼一盤一盒，歲時也不會酒杯相及。今日大塊銀子送來，正是閒時不燒香，急來抱佛脚，各各暗笑。落得受了買東西喫，明日見官，旁觀動靜，再作區處。時人有詩云：

休嫌庶母妄與詞，自是爲兄意太私。

今日將銀買三黨，何如正絹贈孤兒。

且說梅氏見縣差拘喚，已知縣主與他做主。過了一夜，次日清晨，母子二人先到縣中，去見滕大尹。大尹道：『憐你孤兒寡婦，自然該替你設法。但聞得善繼執得有父親亡筆分關，這怎麼處？』梅氏道：『分關雖寫得有，却是保全兒子之

計，非出亡夫本心。恩官只看家私簿上數目，便知明白。」大尹道：「清官難斷家務事。如今包你母子二人衣食充足，也休做十分大望。」梅氏謝道：「若得免於飢寒，足矣！豈望與善繼常作富家郎耶？」滕大尹分付梅氏母子，先到善繼家伺候。倪善繼早已大掃廳堂，堂上設一把虎皮交椅，焚起一爐好香，一面催請親友早來守候。梅氏和善述到家，見十親九眷，都在眼前，一一相見了，也不免說幾句求情的話兒。善繼雖然一肚子惱怒，此時也不好發洩。各各暗自打點見官的說話。等不多時，只聽得遠遠喝道之聲，料是縣主來了。善繼整衣服迎接。親族中年長知事的，準備上前見官。其幼輩怕事的，都站在照壁後背張望，打探消息。只見一對對執事，兩班排立，後面青羅傘下，蓋着有才有智的滕大尹。到得倪家門面，執事跪下，么喝一聲，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齊跪下來迎接。門子喝道：「上去。」轎夫停了五山屏風轎子，滕大尹不慌不忙，踱下轎來。將欲進門，忽然對着空中，連連打拱，口裏應對，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。家人都喫驚，看他做甚。

模樣。只見滕大尹一路揖讓，直到堂中，連作數揖，口中敘許多寒溫的言語。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，打個拱，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，連忙轉身，就拖一把交椅，朝北主位排下。又向空再三謙讓，方纔上坐。衆人看他見神見鬼的模樣，不肯上前，都在旁站立呆看。只見滕大尹在上坐，拱揖開談道：「令夫人將家產房告到晚生手裏，此事端的如何？」說罷，便作傾聽之狀。良久，乃搖手吐舌道：「長公子太不良了。」靜聽一會，又自說道：「教次公子何以存活？」停一會，又說道：「右邊小屋又何活計？」又連聲道：「領教領教。」又停一時說道：「這項也交付次公子，晚生都領命了。」少停又拱揖道：「晚生怎敢當此厚惠！」推遜了多時，又道：「既承尊命懇切，晚生勉領，便給批照與次公子收執。」乃起身又連作數揖，口稱：「晚生便去。」衆人都看得呆了。只見滕大尹立起身來，東看西看，問道：「倪爺那裏去了？」門子稟道：「沒見甚麼倪爺。」滕太爺道：「有此怪事。」喚善繼問道：「方纔令尊老先生，親在門外相迎，與我對坐了，講這半日說話，你們諒必



都聽見的。』善繼道：『小人不會聽見。』滕大尹道：『方纔長長的身兒，瘦瘦的臉兒，高顴骨，細眼睛，長眉大耳，朗朗的三牙鬚，髮也是白的，紗帽烏靴，紅袍金帶，可是倪老先生模樣麼？』嚇得衆人一身冷汗，都跪下道：『正是他生前模樣。』大尹道：『如何不見了？』他說家中有兩處大廳堂，又東邊舊存下一所小屋，可是有的？善繼也不敢隱瞞，只得承認道：『有的。』大尹道：『且道東邊小屋去一看，自有話說。衆人見大尹半日自言自語，說得活龍活現，分明是倪太守模樣，都信道：『倪太守真個出現了。』人人吐舌，個個驚心。誰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語。他是看行樂圖照依小樣說來，何曾有半句是真話。有詩爲證。

聖賢自是空題目，

惟有鬼神不敢觸。

若非大尹假裝詞，

逆子如何肯心服。

倪善繼引路，衆人隨着大尹來到東邊舊屋內。這舊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時所居。自從造了大廳大堂，把舊屋空房，只做個蒼廳，堆積些零碎米麥在內。留下

一房家人看守。大尹前後走了一遍，到正屋中坐下，向善繼道：『你父親果是有靈，家中事體備細與我說了。教我主張，這所舊宅子，與善述，你惹下如何？』善繼叩頭道：『但憑恩臺明斷。』大尹討家私簿子，細細看了，連聲道：『也好個大家事。』看到後面遺囑分關，大笑道：『你家老先生自家寫定的，方纔却又在我面前說善繼許多不是。這個老先生也是沒意的！』喚倪善繼過來：『既然分關寫定，這些田園帳目，一一給與善述，不許妄爭。』梅氏暗暗叫苦。方欲上前哀求，只見大尹又道：『這舊房判與善述。此屋中之所有，善繼也不許妄爭。善繼想道：『這屋內破傢破伙，不直甚事，便堆下柴米麥，一月前都糶得七八了。存不多兒，我也够便宜了。便連連答應道：『恩臺所斷極明。』大尹道：『你兩人一言爲定，各無反悔。衆人既是親族，都來做個證見。方纔倪老先生當面囑付說：『此屋坐下下埋銀五千兩，作五纓，當與次兒。』善繼不信，稟道：『若果然有此，即使萬金，亦是兄弟的。小人並不敢爭執。』大尹道：『你就爭執時，我也不准。』便叫手下討鋤頭

鐵鈹等器。梅氏母子作眼，領衆民壯往東壁下掘開牆基，果然埋下五個大罇。發起來時，罇中滿滿的都是光銀子。把一罇銀子上秤稱時，算來該是六十二斤半，剛剛一千兩足數。衆人看見，無不驚訝。善繼益發信真了。若非父親陰靈出現，面訴縣主，這個藏銀，我們尙且不知，縣主那裏知道。只見滕大尹教把五罇銀子，一字兒擺在自家面前。又分付梅氏道：『右壁還有五罇，亦是五千之數。更有一罇金子，方纔倪老先生有命，送我作謝酬之意。我不敢當，他再三相強。我只得領了。梅氏同善述叩頭說道：『左壁五千，已出望外。若右壁更有，敢不依先人之命。』大尹道：『我何以知之？據你家老先生這段話，想不是虛話。』再教人發掘西壁，果然六個大罇。五罇是銀，一罇是金。善繼看著許多黃白之物，眼中盡放出火來，恨不得搶他一錠。只是有言在前，一字也不敢開口。滕大尹寫個照帖，給與善述爲照，就將這房家人，判與善述母子。梅氏同善述不勝之喜，一同叩頭拜謝。善繼滿肚不樂，也只得磕幾個頭。勉強說句：『多謝恩臺主張。』大尹判幾條封皮，將

一縷金子封了，放在自己轎前，擡回衙內，落得受用。衆人都認道，真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，反以爲理之當然，那個敢道個不字。這正叫做鸚鵡相持，漁人得利。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，兄弟和睦，肯將家私公平分析，這千兩黃金，弟兄大家該五百兩，怎到得滕大尹之手，白白裏作成了別人。自己還討得氣悶，又加個不孝不弟之名。千算萬計，何曾算計得別人，只算計得自家而已。閒話休題，再說梅氏母子，次日又到，縣拜謝滕大尹。大尹已將行樂圖取去遺筆，重新裱過，給還梅氏收領。梅氏母子方悟行樂圖上一手指地，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銀也。此時有了這十縷銀子，一般的買田園，遂成富室。後來善述娶妻，連生二子，讀書成名。倪氏門中只有這一枝極盛。善繼兩個兒子，都好遊蕩，家業耗廢。善繼死後，兩所大宅子，都賣與叔叔善述管業，里中凡曉得倪家之事本末的，無不以爲天報云。詩曰：

從來天道有何私，  
堪笑倪郎心太癡。

忍以嫡兄欺庶母，  
却教死父算生兒。

軸中藏字非無意，  
何似存些公道好，

壁下埋金屬有司，  
不生爭競不興詞。

### 灌園叟晚逢仙女

馮夢龍

連宵風雨閉柴門，  
落盡深紅只柳存。

欲掃蒼苔且停帚，  
堦前點點是花痕。

這首詩爲惜花而作。昔唐時有一處士，姓崔名玄微，平昔好道，不娶妻室，隱於洛東。所居庭院寬敞，遍植花草竹木。一精室在萬花之中，獨處於內，童僕都居苑外，無故不得輒入。如此三十餘年，足跡不出園門。時值春日，院中花木盛開，玄微日夕徜徉其間。一夜風清月朗，不忍舍花而睡，乘着月色，獨步花叢中。忽見月影下一青衣，冉冉而來。玄微驚訝道：「這時節那得有女子到此行動？」心中雖

○原載醒世恆言第八卷，又見今古奇觀第六卷。

○夢龍里居生平已見本集上冊。

然怪異，又想到：『且看他到何處去？』那青衣不往東，不往西，徑至玄微面前，深深道個萬福。玄微還了禮，問道：『女郎是誰宅家眷，因何深夜在此？』那青衣啓一點朱唇，露兩行碎玉道：『兒向與居士相近，今與女伴往上東門訪表姨，欲借處士院中暫居，不知可否？』玄微見來得奇異，欣然許之。青衣稱謝，原從舊路轉去。不一時，引一隊女子，分花拂柳而來，與玄微一一相見。玄微就月下仔細看時，一個個姿容媚麗，體態輕盈，或濃或淡，妝束不一。隨從女郎，盡皆妖豔，正不知從那裏來的。相見畢，玄微邀進室中，分賓主坐下，開言道：『請問諸位女郎姓氏。今訪何姻戚，乃得光降敝園？』一衣綠裳者答道：『妾乃楊氏，』指一穿白的道：『此位李氏。』又指一衣絳服的道：『此位陶氏。』遂逐一指示，最後到一緋衣小女，乃道：『此位姓石，名阿措。我等雖則異姓，俱是同行姊妹。因封家十八姨數日云，欲來相看。不見其至。今夜月色甚佳，故與姊妹同往候之。二來素蒙處士愛重，妾等順便相謝。』玄微方待酬答，青衣報道：『封家姨至。衆皆驚喜出迎。』玄微閃過半

邊觀看。衆女子相見畢，說道：『正要來看十八姨，爲主人留坐。不意姨至，足見同心。』各向前致禮。十八姨道：『屢欲來看卿等，俱爲使命所阻。今乘閒至此。』衆女道：『如此良宵，請姨寬坐，當具一尊爲壽。』遂授旨青衣去取。十八姨問道：『此地可坐否？』楊氏道：『主人甚賢，地極清雅。』十八姨道：『主人安在？』玄微趨出相見。舉目看十八姨體態飄逸，言詞泠泠，有林下風氣。近其傍，不覺寒氣侵肌，毛骨竦然。遜入堂中，侍女將桌椅已是安排停當。請十八姨居於上席，衆女依次而坐，玄微末位相陪。不一時，衆青衣取到酒餚，擺設上來，佳餚異果，羅列滿案，酒味醇濃，其甘如飴，俱非世人所有。此時月色倍明，室中照耀如同白日。滿座芳香，馥馥襲人，賓主酬酢，盃觥交雜。酒至半酣，一紅裳女子滿斟大觥，送與十八姨道：『兒有一歌，請爲歌之。』歌云：

絡衣拂披露盈盈，  
淡染胭脂一朵輕。

自恨紅顏留不住，  
莫怨春風道薄情。



歌聲清婉，聞者皆淒然。又一白衣女子送酒道：『兒亦有一歌。』歌云：

皎潔玉顏勝白雪，  
況乃當年對芳月。

沉吟不敢怨春風，  
自歎榮華暗消歇。

其音更覺慘切。那十八姨性頗輕佻，却又好酒，多了幾杯，漸漸狂放。聽了二歌，乃道：『值此芳辰美景，賓主正歡，何遽作傷心語。歌旨又深刺予，殊爲慢客。須各罰一大觥，當另歌之。』遂手斟一盃遞來，酒醉手軟，持不甚牢，盃纔舉起，不想袖在筋上一兜，撲碌的連盃打翻。這酒若翻在別個身上，却也罷了，恰恰裏盡潑在阿措身上。阿措年嬌貌美，性愛整齊，穿的却是一件大紅簇花緋衣。那紅衣最忌的是酒，纔沾點滴，其色便改。怎經得這一大盃酒。況且阿措也有七八分酒意，見污了衣服，作色道：『諸姊便有所求，吾不畏爾。』卽起身往外就走。十八姨也怒道：『小女弄酒，敢與吾爲抗耶！』亦拂衣而起。衆女子留之不住，齊勸道：『阿措年幼，醉後無狀，望勿記懷，明日當率來請罪。』相送下塔。十八姨忿忿向東而

去。衆女子與玄微作別，向花叢中四散行走。玄微欲觀其踪跡，隨後送之。步急苔滑，一交跌倒。掙起身來看時，衆女子俱不見了。心中想道：『是夢却又未曾睡臥。若是鬼，又衣裳楚楚，言語歷歷，是人，如何條然無影？』胡猜亂想，驚疑不定。回入室中，桌椅依然擺設，盃盤一毫已無，惟覺餘馨滿室。雖異其事，料非禍祟，却也無懼。到次晚，又往花中步玩。見諸女子已在，正勸阿措往十八姨處請罪。阿措怒道：『何必更懇此老媪！有事只求處士足矣。』衆皆喜道：『妹言甚善。』齊向玄微道：『吾姊妹皆住處士苑中，每歲多被惡風所撓，居止不安，常求十八姨相庇。昨阿措誤觸之，此後應難借力。處士倘肯庇護，當有微報耳。』玄微道：『某有何力得庇諸女？』阿措道：『但求處士每歲元旦，作一朱旛，上圖日月五星之文，立於苑東，吾輩則安然無恙矣。今歲已過，請於此月二十一日平旦，微有東風，卽立之，可免本日之難。』玄微道：『此乃易事，敢不如命。』齊聲謝道：『得蒙處士慨允，必不忘德。』言訖而別，其行甚疾。玄微隨之不及。忽一陣香風過處，各失所在。玄

微欲驗其事，次日即製辦朱旛。候至二十一，至清早起來，果然東風微拂。急將旛豎立苑東。少頃狂風振地，飛沙走石，自洛南一路，摧林折樹。惟苑中繁花不動。玄微方悟諸女皆衆花之精也。緋衣名阿措，即安石榴也。封十八姨，乃風神也。到晚，衆女各裹桃李花數斗來謝道：『承處士脫某等大難，無以爲報。餌此花英，可延年却老。願長如此衛護，某等亦可致長生。』玄微依其言服之，果然容顏轉少，如三十許人。後得道仙去。有詩爲證：

洛中處士愛栽花，歲歲朱旛繪采茶。

學得餐英堪不老，何須更覓棗如瓜。

列位莫道小子說風神與花精往來，乃是荒唐之語。那九州四海之中，目所未見，耳所未聞，不載史冊，不見經傳，奇奇怪怪，蹉蹉蹊蹊的事，不知有多少。就是張華的博物志，也不過志其一二，虞世南的書檮，也包藏不得許多。此等事甚是平常，不足爲異。然雖如此，又道是子不語怪，且攔過一邊。只那惜花致福，損

花折壽，乃見在功德，須不是亂道。列位若不信時，還有一段灌園叟晚逢仙女的故事，待小子說與列位看官們聽。若平日愛花的聽了，自然將花分外珍重，內中或有不惜花的，小子就將這話勸他惜花起來，雖不能得道昇仙，亦可以消閒遣悶。你道這段話文，出在那個朝代，何處地方？就在大宋仁宗年間，江南平江府東門外長樂村中。這村離城只有二里之遠。村上有個老者，姓秋名先，原是村家出身。有數畝田地，一所草房，媽媽水氏已故，別無兒女。那秋先生來酷好栽花種果，把田業都棄撇了，專於其事。若偶覓得種異花，就是拾着珍寶，也沒有這般歡喜。隨你極緊要的事出外，路上逢着人家有樹花兒，不管他家容不容，便陪着笑臉，捱進去求玩。若平常花木，或家裏也在正開，還轉身得快。倘然是一種名花，家中沒有的，或雖有開已過了，便將正事放在半邊，依依不捨，永日忘歸。人都叫他是花癡。或遇見賣花的，有株好花，不論身邊有錢無錢，一定要買。無錢時便脫身上衣服去解當。也有賣花的知其僻性，故高其價，也只得忍貴買回。又有那破落戶

曉得他是愛花的，各處尋覓好花折來，把泥假捏個根兒哄他，少不得也買。有恁般奇事，將來種下，依然肯活。日積月累，遂成一個大園。那園周圍編竹爲籬，籬上交纏薔薇、荼蘼、木香、刺梅、木槿、棣棠、金雀、籬邊遍下蜀葵、鳳仙、雞冠、秋葵、鶯粟等種。更有那金萱百合、剪春蘿、剪秋蘿、滿地嬌、十樣錦、美人蕉、山躑躅、高良姜、白蟻蝶、夜落金錢、纏枝牡丹等類，不可枚舉。遇開放之時，爛如錦屏，遶籬數步，盡植名花異草。一花未謝，一花又開。向陽設兩扇柴門，門內一條竹徑，兩邊都結柏屏遮護。轉過柏屏，便是三間草堂。房雖草覆，却高爽寬敞，窗櫺明亮。堂中掛一幅無名小畫，設一張白木臥榻，桌櫬之顏色也潔淨，打掃地下無纖毫塵垢。堂後精舍數間，臥室在內。那花草無所不有，十分繁茂，真個四時不謝，八節長春。但見：

梅標清骨，蘭挺幽芳，茶呈雅韻，李謝濃妝，杏嬌疎雨，菊傲嚴霜，水仙冰肌玉骨，牡丹國色天香，玉樹亭亭堦砌，金蓮冉冉池塘，芍藥芳姿少比，石榴麗質無雙，丹桂飄香月窟，芙蓉冶豔寒江，梨花溶溶夜月，桃花灼灼朝陽，山茶花

寶珠稱貴，臘梅花磬口方香，海棠花西府爲正，瑞香花金邊最良，玫瑰杜鵑，爛如雲錦，繡毬郁李，點綴風光。說不盡千般花草，數不盡萬種芬芳。

籬門外正對着一個大湖，名爲朝天湖，俗名荷花蕩。這湖東連吳淞江，西通震澤，南接龐山湖。湖中景緻，四時晴雨皆宜。秋先於岸傍堆土作堤，廣植桃柳。每至春時，紅綠間發，宛似西湖勝景。沿湖通插芙蓉，湖中種五色蓮花，盛開之日，滿湖錦雲爛漫，香氣襲人。小舟蕩槳，採菱歌聲冷冷。遇斜風微起，佞船競渡，縱橫如飛。柳下漁人，艤船曬網，也有戲兒的，結網的，醉臥船頭的，泗水賭勝的，歡笑之音不絕。那賞蓮遊人，畫船簫管鱗集。至黃昏回棹，燈火萬點，間以星影螢光，錯落難辨。深秋時，霜風初起，楓葉漸染黃碧。野岸衰柳芙蓉，雜間白蘋紅蓼，掩映水際。蘆葦中鴻雁羣集，嘹唳干雲，哀聲動人。隆冬天氣，彤雲密布，六花飛舞，上下一色。那四時景緻，言之不盡，有詩爲證：

潮天湖畔水連天，  
不唱漁歌卽採蓮。

小小茅屋花萬種，  
主人日日對花眠。

按下散言。且說秋先每日清晨起來，掃淨花底落葉，汲水逐一灌溉。到晚上又澆一番。若有一花將開，不勝歡躍，或煖壺酒兒，或烹甌茶兒，向花深深作揖，先行澆奠，口稱花萬歲三聲，然後坐於其下，淺斟細嚼。酒酣興到，隨意歌嘯。身子倦時，就以石爲枕，臥於根傍。自半含至盛開，未嘗暫離。如見日色烘烈，乃把櫻拂蘸水沃之。遇着月夜，便連宵不寢。倘值了狂風暴雨，卽披簑頂笠，周行花間檢視。遇有欹枝，以竹扶之。雖夜間起來，巡看幾次。若花到謝時，則累日歎息，常至墮淚，又不捨得那些落花，以櫻拂輕輕拂來，置於盤中，時嘗觀玩，直至乾枯，裝入淨甕。滿甕之日，再用茶酒澆奠，慘然若不忍釋。然後親捧其甕，深埋長堤之下，謂之葬花。倘有花片被雨打泥污的，必以清水再四滌淨，然後送入湖中，謂之浴花。平昔最恨是攀枝折朵。他有一段議論道：『凡花一年，止開得一度。四時中只占得一時。一時中又占得數日。他熬過了三時的冷淡，纔討得這數日風光。看他隨風而

舞，迎人而笑，如人正當得意之境，忽被摧殘。巴此數日甚難，一朝折損甚易。花若能言，豈不嗟歎！況就此數日間，先猶含蕊，後復零殘，盛開之時，更無多了。又有蝶攢蜂採，鳥啄蟲鑽，日炙風吹，霧迷雨打，全仗人去護借他，却反恣意拗折，於心何忍。且說此花自芽生根，自根生本，強者爲幹，弱者爲枝，一幹一枝，不知養成了多少年月。及候至花開，供人清玩，有何不美，定要折他。花一離枝，再不能上枝。枝一去幹，再不能附幹。如人死不可復生，刑不可復贖。花若能言，豈不暗泣。又想他折花的，不過擇其巧幹，愛其繁枝，插之瓶中，置之席上。或供賓客片時侑酒之歡，或助婢妾一日梳妝之飾。不思客觴可飽玩於花下，閨妝可借巧於人工。手中折了一枝，樹上就少了一枝。今年伐了此幹，明年便少了一幹。何如延其性命，年年歲歲，玩之無窮乎！還有未開之蕊，隨花而去。此蕊竟稿滅枝頭，與人之童叟何異。又有原非愛玩，趁興攀折。既折之後，揀擇好歹，逢人取討，即便與之，或隨路棄擲，略不顧惜，如人橫禍枉死，無處申冤。花若能言，豈不痛恨。』他有了這段議論，所以



生平不折一枝，不傷一蕊。就是別人家園上，他心愛着那一種花兒，寧可終日看玩。假饒那花主人，要取一枝一朵來贈他，他連稱的罪過，決然不要。若有傍人要來折花者，只除他不看見罷了。他若見時，就把言語再三勸止。人若不從其言，他情願低頭下拜，代花乞命。人雖叫他是花癡，多有可憐他一片誠心，因而住手者。他又深深作揖稱謝。又有小廝們要折花賣錢的，他便將錢與之，不教折損。或他不在時，被人折損。他來見了損處，必淒然傷感，取泥封之，謂之醫花。爲這件事，所以自己園中，不輕易放人遊玩。偶有親戚鄰友要看，難好回時，先將此話講過，纔放進去。又恐穢氣觸花，只許遠觀，不容親近。倘有不達時務的，捉空摘了一花一蕊，那老兒便要面紅頸赤，大發喉急。下次就打罵他，也不容進去看了。後來人都曉得了他的性子，就一葉兒也不敢摘動。大凡茂林深樹，便是禽鳥的巢穴。有花果處，越發千百爲羣。如單食果實，到還是小事。偏偏只揀花蕊啄傷。惟有秋先却將禾穀，置於空處餉之。又向禽鳥祈祝。那禽鳥却也有知覺。每日食飽，在花間低

飛輕舞，宛轉嬌啼，並不損一朵花蕊，也不食一個花實。故此產的果品最多，却又大而甘美。且熟時，秋先望空祭了花神，然後敢嘗。又遍送左近鄰家試新。餘下的方鬻。一年到有若干利息。那老者因得了花中之趣，自少至老，五十餘年，略無倦怠。筋骨愈覺強健，粗衣淡飯，悠悠自得，有了贏餘，就把來周濟村中貧乏。自此合村無不敬仰，又呼爲秋公。他自稱爲灌園叟。有詩爲證：

朝灌園兮暮灌園，  
灌成園上百花鮮。

花開每恨看不足，  
爲愛看園不肯眠。

話分兩頭。却說城中有一人姓張名委，原是個宦家子弟，爲人奸狡詭譎，殘忍刻薄。恃了勢力，專一欺鄰嚇舍，紮害良善。觸着他的，風波立至，必要弄得那人破家蕩產，方纔罷手。手下用一般如狼似虎的奴僕，又有幾個助惡的無賴子弟，日夜合做一塊，到處闖禍生災，受其害者無數。不想却遇了一個又狠似他的，輕輕捉去，打得個臭死。及至告到官司，又被那人弄了些手脚，反問輸了。因妝了幌

子，自覺無顏，帶了四五個家人，同那一班惡少，暫在莊上遣悶。那莊正在長樂村中，離秋公不遠。一日早飯後，喫得半酣光景，向村中閒走，不覺來到秋公門首。只見籬上花枝鮮媚，四圍樹木繁翳，齊道：『這所在到也幽雅。是那家的？』家人道：『此是種花秋公園上，有名叫做花癡。』張委道：『我常聞得說莊邊有什麼秋公，能種得異樣好花，原來就住在此。我們何不進去看看？』家人道：『這老兒有些古怪，不許人看的。』張委道：『別人或者不肯，難道我也是這般快去敲門。』那時園中牡丹盛開，秋公剛剛澆灌完了，正將着一壺酒兒，兩碟果品，在花下獨酌，自取其樂。飲不上三盃，只聽得一陣的敲門響。放下酒盃，走出來開門。一看見立着五六個人，酒氣直衝。秋公料道：必是要看花的，便攔住門口問道：『列位有甚事到此？』張委道：『你這老兒，不認得我麼？我乃城裏有名的張衙內。那邊張家莊，便是我家的。聞得你園中好花甚多，特來遊玩。』秋公道：『告衙內，老漢沒種甚好花，不過是桃杏之類，都已謝了。如今並沒這樣花草。』張委睜起雙眼道：

「這老兒恁般可惡！看看花兒，打甚緊，却便回我沒有。難道喫了你的！」秋公道：「不是老漢說謊，果然沒有。」張委那里肯聽，向前叉開手，當胸一攔。秋公站立不牢，踉踉跄跄，直撞過半邊。衆人一齊擁進。秋公見勢頭兇惡，只得讓他進去，把籬門掩上，隨着進來，向花下取過酒果，站在傍邊。衆人看那四邊花草甚多，惟有牡丹最盛。那花不是尋常玉樓春之類，乃五種奇名異品。那五種？

黃樓子，

絲蝴蝶，

西瓜秋，

舞青猊，

大紅獅頭。

這牡丹乃花中之王，出洛陽，爲天下第一。有姚黃魏紫名色。一本價值五千。你道因何獨盛於洛陽？只爲昔日唐朝有個武則天皇后，淫亂無道，寵幸兩個官兒，名喚張易之，張昌宗，於冬月之間，要遊後苑，寫出四句詩來道：

來朝遊上苑，

火速報春知。

百花連夜發，

莫待曉風吹。

不想武則天原是應運之主，百花不敢違旨，一夜發盡開花。次日駕幸後苑，只見

千紅萬紫，芳菲滿目。單有牡丹花不肯奉承女主倖臣，要一根葉兒也沒有。則天大怒，遂將牡丹花貶於洛陽。故此洛陽牡丹冠於天下。有一隻玉樓春詞，單贊牡丹花的好處，詞云：

名花綽約東風裏，

占斷韶華都在此。

芳心一片可人憐，

春色三分愁雨洗。

玉人盡日懨懨地，

猛被笙歌驚破睡。

乍臨妝鏡似嬌羞，

近日傷春輸與你。

那花正種在草堂對面，四圍以湖石欄之。四邊豎個木架子，上覆布幔，遮蔽日色。花本高有丈許，最低亦有六七尺。其花大如丹盤，五色燦爛，光華奪目。衆人齊贊好花。張委便踏上湖石去嗅那香氣。秋先極怪的是這樣，乃道：「衙內站遠些看，莫要上去。」張委惱他不容進來，心下正多尋事，又聽了這話，喝道：「你那老兒住在我莊邊，難道不曉得張衙內名頭麼？有恁樣好花，故意回說沒有。不計

較就夠了，還要多言。那見得聞一聞就壞了花，你便這般說，我偏要聞。」遂把花逐朵攀下來，一個鼻子湊在花上去嗅。那秋先在傍氣得敢怒而不敢言。也還道略看一回就去。誰知這廝故意賣弄道：「有怎樣好花，如何空過！須把酒來賞玩。」分付家人快去取。秋公見要取酒來賞，更加煩惱，向前道：「所在蝸室，沒有坐處。衙內止看看花兒，酒還到貴莊上去喫。」張委指着地上道：「這地下儘好坐。」秋公道：「地上齷齪，衙內如何坐得？」張委道：「不打緊，少不得有氈條遮襯。」不一時。酒餚取到，鋪下氈條。衆人團團圍坐，猜拳行令，大呼小叫，十分得意。只有秋公骨朶了嘴，坐在一邊。那張委看見花木茂盛，就起個不良之念，思想要吞佔他的。斜着醉眼，向秋公道：「看你這蠢老兒不出，到會種花，却也可取。賞你一盃酒。」秋老那有好氣答他，氣忿忿的道：「老漢天性不會飲酒，衙內自請。」張委又道：「你這園可賣麼？」秋公見口聲來得不好，老大驚訝，答道：「這園是老漢的性命，如何捨得賣。」張委道：「什麼性命不性命，賣與我罷了。你若沒去處，一

發連身歸在我家，又不要做別事，單單替我種些花木，可不好麼？」衆人齊道：「這老兒好造花，難得衙內恁般看顧，還不快些謝恩。」秋公看見逐步欺負上來，一發氣得手足麻軟，也不去睬他。張委道：「這老兒可惡，肯不肯如何不答應我？」秋公道：「說過不賣了。怎的只管問？」張委道：「放屁！你若再說句不賣，就寫帖兒送到縣裏去。」秋公氣不過，欲要搶白幾句，又想一想，他是有勢力的人，却又醉了，怎與他一般樣見識。且哄了去再處。忍着氣答道：「衙內總要買，也須從容一日。豈是一時急驟的事。」衆人道：「這話也說得是。就在明日罷。」此時都已爛醉，齊立起身。家人收拾傢伙先去。秋公恐怕折花，預先在花邊防護。那張委真個走向前，便要踹上湖石去探。秋公扯住道：「衙內，這花雖是微物，但一年間，不知費多少工夫，纔開得這幾朵。不爭折損了，深爲可惜。況折去，過一二日就謝了，何苦作這樣罪過。」張委喝道：「胡說，有甚罪過！你明日賣了，便是我家之物。就都折盡，與你何干！」把手去推開。秋公揪住死也不放道：「衙內便殺老漢，這花

決不與你摘的。」衆人道：「老兒其實可惡！衙內取朶花兒，值什麼大事，裝出許多模樣。難道怕你就不摘了。」遂齊走上前亂摘。把這老兒急得叫苦連天。捨了張委，拚命去攔阻。扯了東邊，顧不得西首。頃刻間摘了許多。秋老心痛肉痛罵道：「你這般賊男女，無事登門，將吾欺負，要這性命何用！」趕向張委身邊，撞個滿懷。去得猛勢，張委又多了幾杯酒，把脚不住，翻筋斗跌倒。衆人都道：「不好了，衙內打壞也！」齊將花丟下，便趕過來要打秋公。內中有一個老成些的，見秋公年紀已老，恐打出事來，勸住衆人，扶起張委。張委因跌了這交，心中轉惱，趕上前打得隻盡不留，撒作遍地。意猶未足，又向花中踐踏一回。可惜好花，正是：

老拳毒手交加下，  
翠葉嬌花一旦休。

好似一番風雨惡，  
亂紅零落沒人收。

當下只氣得個秋公，搶地呼天，滿地亂滾。鄰家聽得秋公園中喧嚷，齊跑進來看。見花枝滿地狼籍，衆人正在行兇，鄰里盡喫一驚。上前勸住，問知其故。內中



倒有兩三個是張委的租戶，齊替秋公陪個不是，虛心冷氣，送出籬門。張委道：「你們對那老賊說，好好把園送我，便饒了他。若說半個不字，須教他仔細着。」恨恨而去。鄰里們見張委醉了，只道酒話，不在心上。覆身轉來，將秋公扶起，坐在堦沿上。那老兒放聲號慟。衆鄰里勸慰了一番，作別出去。與他帶上籬門，一路行走。內中也有怪秋公平日不容看花的，便道：「這老官兒忒煞古怪，所以有這樣的事。也得他經一遭兒警戒下次。」內中又有直道的道：「莫說這沒天理的話。自古道：種花一年，看花十日。那看的但覺好看，贊聲好花罷了。怎得知種花的煩難。只這幾朶花，正不知費了許多辛苦，纔培植得這般茂盛。如何怪得他愛惜。」不題衆人，且說秋公不捨得這些殘花，走向前，將手去檢起來，看見踐踏得凋殘零落，塵垢沾污，心中悽慘，又哭道：「花阿！我一生愛護，從不曾損壞一瓣一葉。那知今日遭此大難。」正哭之間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秋公爲何這般痛哭？」秋公回頭看時，乃是一個女子，年約二八，姿容美麗，雅淡素妝，却不認得是誰家之

女。乃收淚問道：『小娘子是那家，至此何幹？』那女子道：『我家住在左近，因聞你園中牡丹花茂盛，特來遊玩，不想都已謝了。』秋公提起牡丹二字，不覺又哭起來。女子道：『你且說有甚苦情，如此啼哭？』秋公將張委摘花之事說出。那女子笑道：『原來如此。你可要這花原上枝頭麼？』秋公道：『小娘子休得取笑。那有落花返枝的理。』女子道：『我祖上傳得個落花返枝的法術，屢試屢驗。』秋公聽說，化悲爲喜道：『小娘子真個有這法術麼？』女子道：『怎的不真！』秋公倒身下拜道：『若得小娘子施此妙術，老漢無以爲報。但每一種花開，便來相請賞玩。』女子道：『你且莫拜，去取一碗水來。』秋公慌忙跳起去取水，心中又轉道：『如何有這樣妙法，莫不是見我哭泣，故意取笑。』又想道：『這小娘子從不相認，豈有要我之理。還是真的！』急舀了一碗清水出來。擡頭不見了女子，只見那花都已在枝頭，地下並無一瓣遺存。起初每本一色，如今却變做紅中間紫，淡內添濃，一本五色俱全，比先更覺鮮妍，有詩爲證：

曾聞湘子將花染，  
又見仙姬會返枝。

信是至誠能動物，  
愚夫猶自笑花癡。

當下秋公又驚又喜道：『不想這小娘子，果然有此妙法。』只道還在花叢中，放下水，前來作謝。園中團團尋遍，並不見影，乃道：『這小娘子如何就去了？』又想到：『必定還在門口，須上去求她傳了這個法兒。』一徑趕至門邊，那門却又掩着。拽開看時，門首坐着兩個老者，就是左近鄰家，一個喚做虞公，一個喚做單公，在那里看漁人曬網。見秋公出來，齊立起身拱手道：『聞得張衙內在此無理，我們恰在田頭，沒有來問得。』秋公道：『不要說起。受了這班潑男女的毆氣，虧着一位小娘子走來，用個妙法，救起許多花朵，不曾謝得她一聲，徑出來了。二位可看見，往那一邊去的？』二老聞言驚訝道：『花壞了，有甚法兒？』又道：『這女子去幾時了？』秋公道：『剛纔出來。』二老道：『我們坐在此好一回，並沒個人走動，那見什麼女子？』秋公聽說，心下恍悟道：『恁般說，莫不這位小娘子是

神仙下降。』二老問道：『你且說怎的救起花兒？』秋公將女子之事，敘了一遍。二老道：『有如此奇事，待我們去看看。』秋公將門拴上，一齊走至花下，看了，連聲稱異道：『這定然是個神仙，凡人那有此法力！』秋公即焚起一爐好香，對天叩謝。二老道：『這也是你平日愛花心誠，所以感動神仙下降。明日索性到教張衙內這幾個潑男女看看，羞殺了他。』秋公道：『莫要莫要！此等人即如惡犬，遠遠見了，就該避之，豈可還引他來。』二老道：『此話也有理。』秋公此時，非常歡喜，將先前那瓶酒熱將起來，留二老在花下玩賞，至晚而別。二老回去一傳，合村人都曉得，明日俱要來看。還恐秋公不許，誰知秋公原是有意思的人，因見神仙下降，遂有出世之念。一夜不寐，坐在花下細想。想至張委這事，忽地開悟道：『這皆平日心胸褊窄，故外侮得至。若神仙汪洋度量，無所不容，安得有此。』至次早，將園門大開，任人來看。先有幾個進來打探，見秋公對花而坐，但分付道：『任憑列位觀看，切莫要採便了。』衆人得了這話，互相傳聞。那村中男子婦女，無有不

至。按下此處，且說張委至次早對衆人道：『昨日反被那老賊撞了一交，難道輕恕不成！如今再去要他這園，不肯時，多教些人從，將花木盡行打個稀爛，方出這氣。』衆人道：『此園在衙內莊邊，不怕他不肯。只是昨日不該把花都打壞，還留幾朵，後日看看便是。』張委道：『這也罷了。少不得來年又發。我們快去，莫要使他停留長智。』衆人一齊起身，出得莊來，就有人說，秋公園上神仙下降，打下的花，原都上了枝頭，却又變做五色。張委不信道：『這老賊有何好處，能感神仙下降？況且不前不後，剛剛我們打壞，神仙就來。難道這神仙是養家的不成？一定是怕我們又去，故此謊這話來，央人傳說，見得他有神仙護衛。使我們不擺佈他。』衆人道：『衙內之言極是。』頃刻到了園門口，見兩扇柴門大開，往來男女，絡繹不絕，都是一般說話。衆人道：『原來真有這等事？』張委道：『莫管他，就是神仙見坐着，這園少不得要的。』彎彎曲曲，轉到草堂前看時，果然話不虛傳。這花却也奇怪。見人來看，姿態愈豔，光采倍生。如對人笑的一般。張委心中雖十分驚訝，那吞

佔的念頭全然不改。看了一回，忽地又起一個惡念，對衆人道：『我們且去。』齊出了園門。衆人問道：『衙內如何不與他要園？』張委道：『我想得個好計在此。不消與他說得。這園明日就歸於我。』衆人道：『衙內有何妙策？』張委道：『見今貝州王則謀反，專行妖術。樞密府行文書，普天下軍州嚴禁左道，捕緝妖人。本府見出三千貫賞錢，募人出首。我明日就將落花上枝爲絲，教張霸到府，首他以妖術惑人。這個老兒熬刑不過，自然招承下獄。這園必定官賣，那時誰個敢買他的。少不得讓與我。還有三千貫賞錢哩。』衆人道：『衙內好計。事不宜遲，就去打點起來。』當時卽進城寫下首狀，次早教張霸到平江府出首。這張霸是張委手下第一出尖的人，衙門情熟，故此用他。大尹正在緝訪妖人，聽說此事，合村男女都見了，不怕不信。卽差緝捕使臣，帶領幾個做公的，押張霸作眼，前去捕獲。張委將銀布置停當，讓張霸與緝捕使臣先行，自己與衆子弟隨後也來。緝捕使臣一徑到秋公園上，那老兒還道是看花的，不以爲意。衆人發一聲喊，趕上前一索

捫翻。秋公喫這一嚇不小，問道：『老漢有何罪犯，列位說個明白。』衆人口口聲聲罵做妖人反賊，不繇分說，擁出門來。鄰里看見無不失驚，齊上前詰問。緝捕使臣道：『你們還要問麼？他所犯的事也不小，只怕連村上人都有分哩。』那些愚民，被這大話一寒，心中害怕，盡皆洋洋走開，惟恐累及。只有虞公、單公，同幾個平日與秋公相厚的，遠遠跟來觀看。且說張委俟秋公去後，便與衆子弟來鎖園門，恐還有人在內，又稽點一遍，將門鎖上。隨後趕至府前。緝捕使臣已將秋公解進，跪在月臺上。見傍邊又跪着一人，却不認得是誰。那些獄卒，都得了張委銀子，已備下諸般刑具伺候。大尹喝道：『你是何處妖人，敢在此地方上，將妖術煽惑百姓！有幾多黨羽，從實招來。』秋公聞言，恰如黑暗中聞個大炮，正不知何處起的。便稟道：『小人家世住於長樂村中，並非別處妖人，也不曉得什麼妖術。』大尹道：『前日你用妖術，使落花上枝，還敢抵賴。』秋公見說到花上，情知是張委的緣故，即將張委要佔園打花，并仙女下降之事，細訴一遍。不想那大尹性是偏執。

的，那裏肯信。乃笑道：『多少慕仙的修行至老，尙不能得遇神仙。豈有因你哭花，仙就來？既來了，也必定留個名兒，使人曉得，如何又不別而去。這樣話哄那個。不消說得，定然是個妖人。快夾起來！』獄卒們齊聲答應，如狼虎一般，蜂擁上來，揪翻秋公，扯腿拽腳，剛要上刑。不想大尹忽然一個頭暈，險些兒跌下公座。自覺頭目森森，坐身不住，分付上了枷杻，發下獄中監禁，明日再審。獄卒押着秋公，一路哭泣出來。看見張委道：『張衙內，我與你前日無怨，往日無仇，如何下此毒手，害我性命！』張委也不答應，同了張霸，和那一般惡少，轉身就走。虞公，單公，接着秋公，問知其細，乃道：『有這等冤枉的事，不打緊，明日同合村人具張聯名保結，管你無事。』秋公哭道：『但願得如此便好。』獄卒喝道：『這死囚還不走，只管哭甚麼！』秋公含着眼淚進獄。鄰里又尋些酒食，送至門上，那獄卒誰個拿與他喫，竟接來自去受用。到夜間將他上了囚床，就是活死人一般，手足不能少展，心中苦楚，想道：『不知那位漏言，救了這花，却又被那廝借此陷害。神仙阿！你若憐我



秋先，亦來救拔性命，情願棄家人道。」一頭正想，只見前日那仙女冉冉而至。秋公急叫道：「大仙救拔弟子秋先則個！」仙女笑道：「汝欲脫離苦厄麼？」上前把手一指，那枷杻紛紛自落。秋先爬起來，向前叩頭道：「請問大仙姓氏？」仙女道：「吾乃瑤池王母座下司花女，憐你惜花至誠，故令諸花返本。不意反資奸人讒口。然亦汝命中合有此災。明日當脫。張委損花害人，花神奏聞上帝，已奪其算。助惡黨羽，俱降天災。汝宜篤志修行。數年之後，吾當度汝。」秋先又叩首道：「請問上仙修行之道。」仙子道：「修仙徑路甚多，須認本源。汝原以惜花有功，今亦當以花成道。汝但餌百花，自能身輕飛舉。」遂教其服食之法。秋先稽首叩謝起來，便不見了仙子。擡頭觀看，却在獄牆之上，以手招道：「汝亦上來，隨我出去。」秋先便向前攀援了一大回，還只到得半牆，甚覺喫力。漸漸至頂，忽聽得下邊一棒鑼聲，喊道：「妖人走了，快拿下！」秋公心下一慌，手酥腳軟，倒撞下來，撒然驚覺，原在囚床之上。想起夢中言語，歷歷分明，料必無事。心中稍寬。正是：

但存方寸無私曲，料道神明有主張。

且說張委，見大尹已認做妖人，不勝歡喜，乃道：「這老兒許多清奇古怪，今夜且請在囚床上受用一夜，讓這園兒與我們樂罷。」衆人都道：「前日還是那老兒之物，未曾盡興。今日是大爺的了，須要盡情歡賞。」張委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遂一齊出城，教家人整備酒餚，徑至秋公園上，開門進去。那鄰里看見是張委，心下雖然不平，却又懼怕，誰敢多口。且說張委同衆子弟走至草堂前，只見牡丹枝頭一朵不存，原如前日打下時一般，縱橫滿地。衆人都稱奇怪。張委道：「看起來這老賊，果係有妖法的。不然，如何半日上條忽反變了。難道也是神仙打的？」有一個子弟道：「他曉得衙內要賞花，故意弄這法兒來羞我們。」張委道：「他便弄這法兒，我們就賞落花。當下依原鋪設氍毹，席地而坐，放開懷抱恣飲。也把兩瓶酒賞張霸，到一邊去喫。看看飲至日色沉西，俱有半酣之意，忽地起一陣大風。那風好利害：

善聚庭前草，

能開水上萍。

腥聞羣虎嘯，

響合萬松聲。

那陣風，却把地下這些花朵，吹得都直豎起來，轉眼間俱變成一尺來長的女子。衆人大驚，齊叫道：「怪哉！」言還未畢，那些女子迎風一幌，盡已長大。一個個姿容美麗，衣服華豔，團團立做一大堆。衆人因見恁般標致，通看呆了。內中一個紅衣女子，却又說起話來道：「吾姊妹居此數十餘年，深蒙秋公珍重愛護。何意驀遭狂奴俗氣薰熾，毒手摧殘，復又誣陷秋公，謀吞此地。今仇在目前，吾姊妹曷不戮力擊之，上報知己之恩，下雪摧殘之恥，不亦可乎！」衆女郎齊聲道：「阿妹之言有理。須速下手，毋使潛遁。」說罷，一齊舉袖追來。那袖似有數尺之長，如風旛亂飄，冷氣入骨。衆人齊叫有鬼，撇了傢伙，望外亂跑，彼此各不相顧。也有被石塊打脚的，也有被樹枝抓面的，也有跌而復起，起而復跌的。亂了多時，方纔收腳。點檢人數都在，單不見了張委、張霸二人。此時風已定了，天色已昏，這班子弟各自回家，恰像拾得性命一般，抱頭鼠竄而去。家人們喘息定了，喚幾個生力莊

客，點起火把，覆身去抓尋。直到園上，只聽得大梅樹下有呻吟之聲。舉火看時，却是張霸，被梅根絆倒，跌破了頭，掙扎不起。莊客着兩個先扶張霸歸去。衆人周圍走了一遍，但見靜悄悄的，萬籟無聲。牡丹棚下繁花如故，並無零落。草堂中杯盤狼籍，殘酒淋漓。衆人莫不吐舌稱奇。一面收拾傢伙，一面重複照看。這園子又不多大，三回五轉，毫無蹤影。難道是大風吹去了，女鬼喫去了？正不知躲在那裏。延捱了一會，無可奈何，只索回去過夜，再作計較。方欲出門，只見門外又有一夥人，提着行燈進來。不是別人，却是虞公，單老，聞知衆人遇鬼之事，又聞說不見了張委，在園上找尋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合着三鄰四舍，進園觀看。問明了衆莊客，方知此事果真。二老驚訝不已。教衆莊客且莫回去，老漢們同列位還得找尋一遍。衆人又細細照看了一下，正是興盡而歸，歎了口氣，齊出園門。二老道：「列位今晚不來了麼？」老漢們告過，要把園門落鎖，沒人看守得，也是我們鄰里的干係。此時莊客們蛇無頭而不行，已不是先前聲勢了。答應道：「但憑，但憑！」兩邊人待要散，

只見一個莊客在東邊牆角下，叫道：『大爺有了。』衆人蜂擁而前。莊客指道：『那槐枝上掛的，不是大爺的軟翅紗巾麼？』衆人道：『既有了巾兒，人也只在左近。』沿牆照去，不多幾步，只叫得聲苦也。原來東角轉灣處，有個糞窖，窖中一人，兩脚朝天，不歪不斜，剛剛倒種在內。莊客認明鞋襪衣服，正是張委。顧不得臭穢，只得上前打撈起來。虞單二老，暗暗念佛，和鄰舍們自回。衆莊客擡了張委，在湖邊洗淨。先有人報去莊上，合家大小，哭哭啼啼，准備棺衣入殮，不在話下。其夜張霸破頭傷重，五更時亦死。此乃作惡的見報。正是：

兩個兇人離世界，  
一雙惡鬼赴陰司。

次日大尹病愈陞堂，正欲弔審秋公之事，只見公差稟道：『原告張委回家，張霸昨晚都死了。』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大尹大驚，不信有此異事。須臾間，又見里老鄉民，共有百十人，連名具呈前事，具說秋公平日惜花行徑，並非妖人。張委設謀陷害，神道報應，前後事情，細細分割。大尹因昨日頭暈一事，亦疑其枉。到

此心下坦然，還喜得不用刑。卽於獄中弔出秋公，當堂釋放，又給印信告示，與他園門張掛，不許閒人侵損他花木。衆人叩謝出府。秋公向鄰里作謝，一路同回。虞、單二老，開了園門，同秋公進去。秋公見牡丹繁盛如初，傷感不已。衆人治酒與秋公稱賀。秋公又答席。一連喫了數日酒席。閒話休題。自此之後，秋公日餌百花，漸漸習慣，遂謝絕了烟火之物。所鬻果實錢鈔，悉皆布施。不數年間，髮白更黑，顏色轉如童子。一日正值八月十五日，麗日當天，萬里無瑕。秋公正在花下跌坐，忽然祥風微拂，彩雲如蒸，空中音樂嘹亮，異香撲鼻。青鸞白鶴，盤旋翔舞，漸至庭前。雲中正立着司花女，兩邊幢幡寶蓋，仙女數人，各奏樂器。秋公看見，撲翻身便拜。司花女道：『秋先，汝功行圓滿，吾已奏聞上帝，有旨封汝爲護花使者，掌管人間百花。令汝拔宅上升。但有愛花惜花的，加之以福，殘花毀花的，降之以災。』秋公向空叩首，謝恩訖。隨着衆仙登雲。草堂花木，一齊冉冉升起，向南而去。虞公、單老和那合村之人都看見的，一齊下拜。還見秋公在雲中舉手謝衆人，良久方沒。此

地遂改名升仙里，又謂之百花村云。

園公一片惜花心，得感仙姬下界臨。  
草木同升隨汝宅，淮南不用鍊黃金。

陶家翁大雨留賓 蔣震卿片言得婦<sup>⊙</sup>

即空觀主人<sup>⊙</sup>

詩曰：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一時戲語，終身話柄。

話說人生萬事，前數已定，儘有一時間，偶然戲耍之事，取笑之話，後邊照應將來，乃知當他戲笑之時，暗中已有鬼神作主，非偶然也。如宋朝崇寧年間，有一個姓王的公子，本籍浙西人，少年發科，到都下會試。一日晚到延利坊去赴席，在一個小宅子前經過，見一個女子，生得十分美貌，獨立在門內徘徊凝望，却像等候甚麼人的一般。王生正在看他時，只見前面一夥騎馬的人蜂擁而來，那女子避了進去。王生也就行過了，不曾問得這家姓甚。王生赴了席，喫得半醉，歸家已

<sup>⊙</sup>原載拍案驚奇第 卷，又見續今古奇觀第三卷。

<sup>⊙</sup>即空觀主人里居已見本集上冊。



是初更天氣。復經這家門首，向門內一看，只見門已緊閉，寂然無人聲。王生噙嘴，傍左首牆腳邊一帶走去，意思要看他有後門沒有。只見數十步外，有空地丈餘，小小一扇便門，也關着在那裏。王生想道：『日間美人，只在此中，怎能够再得一見。』看了他後門，正在戀戀不捨，忽然隔牆丟出一件東西來，掉在地下，一響，王生幾乎被他打着，拾起來看，却是一塊瓦片。此時皓月初升，光同白晝，看那塊瓦片，有六個字在上面，却寫得：『夜間在此俟候。』王生曉得有些蹊蹺，又帶着幾分酒意，笑道：『不知是何等人，約人做事的？待我要他一耍。』就在牆上剝下些石灰粉來，寫在瓦背上道：『三更後可得來。』仍然向牆裏丟了進去。走開十步來，遠遠地站着看他，有甚動靜。等了一會，只見一個後生走至牆邊，低了頭，却似找什麼東西的一般，尋來尋去了一回，尋不見什麼，對住牆裏嘆了一口氣，有一步，沒一步的佯佯的走了去。王生在黑影裏看得明明白白，便道：『想來此人便是所約之人。』只不知道內中是個什麼人，好歹有個人出來，必要等着他。』等到

三更，月色已高，烟霧四合，王生酒意已醒，看看渴睡上來，伸伸腰，打個呵欠，自笑道：『還不去睡，管別這般閑事作甚！』正要舉步歸寓，忽聽得牆邊小門呀的一響。忽然開了，一個女子走將出來，月光之下，望去看時，且是娉婷，隨後一個老媽，背了一隻大竹箱跟着，向外就走。王生迎將上去，看得仔細，正是日間獨立門首那女子。那女子看見人來，一些不避，直至當面一看，喫了驚道：『不是，不是！』回轉頭來看老媽。老媽上前揉揉眼，把王生一看，也道：『不是，不是！快進去。』那王生把身阻住後門邊，一把拉住道：『還思想進去！你是人家閨中之女，約人夜間在此相會，可是應該的麼？我今張聲起來，抓你去見官，醜聲傳播，教你合家做人不成！我偶然在此遇着，也是我的緣分前定，你不如就隨了我去，我是在此會試的舉人，也沒有污辱了你。』那女子聽罷，戰抖抖的淚如雨下，沒個道理處。老媽道：『若是張揚，果是利害！既然這位官人是個舉人，小娘子暫且隨他到下處去罷，而今沒可奈何了！一會子天明了，有人看見，却了不得！』那女子一頭哭，王生

一頭扯扯拉拉，只得遠遠地跟他走至了下處，放在一個小樓上面，連那老媽也就留他伏侍了女子。王生問他的詳細。女子道：『奴家姓曹，父親早喪，母親只生得我一個人，甚是愛惜，要將我許配人家。我有個姑娘兒子，從小往來，生得聰俊。心中只要嫁他，這個老媽就是我的奶娘，我央他對母親說知此情。母親嫌他家裏無官，不肯依從。所以叫奶娘通情說與他了，約他今夕以執瓦爲信開了門，從他私奔。他亦還擲一瓦叫三更後出來。及至出得門來，却是官人，到不見他，不知何故？』王生笑把方纔戲寫擲瓦及一男子找尋東西不見長嘆走去的事，說了一遍。女子嘆一口氣道：『走去的正是他了！』王生笑道：『却是我幸得撞見，豈非五百年前姻緣造定了！』女子無計可施，見王生也自一表非俗，只得從了他。新打上的恩愛不淺。等會試過了，榜發王生不得中，却戀住那女子，正在歡愛頭上，不把不中的事放在心中。只是夕樂朝歡。那女子前日帶來竹箱中，多是金銀貨物，王生缺用，就拿出來與他做盤費，耽延時日，王生竟忘記歸家。王生父親

在家盼望，因爲日子已久，不見王生歸來。遍問京中來的人，都說道：「他下處有一女子相處，甚是得意。那肯就回！」其父大怒，寫嚴切手書，差着兩個管家到京，催他起身。又寄封信與京中同年相好，叫他們催動他出京，不許耽延。王生不得已與女子作別道：「事出無奈，只得且去，得便就來。或者稟明父親，逕來接你也未可知。你須耐心同老媽在此寓所住着等我。」含淚而別。王生到得家中，父親陞任福建，正要起身，就要帶了同去，一時未便，不好說女子之事，悶悶隨去在任所。且說京中女子同奶媽住在寓所守候，身邊所帶東西，王生在時已用去將有一半。今有兩口在寓所食用，有出無入，看看所剩不多。王生一去，杳無信息。女子着了忙，卽叫老媽打聽家裏母親光景，只望重到家來與母親相會。不想母親因失了這女兒，終日啼哭，已自病死多時。那姑娘之子，次日見說舅母家中不見了女兒，恐怕是非纏在身上，避去無蹤跡了。女子見說，與老媽商量道：「如今一身無靠，汴京到浙西也不多路。趁身邊還有些東西，做了川資，到他家中去尋他。」

然如何了當！」央老媽雇了一隻船，下汴京一路而來。行到廣陵地方，川資已竭了。老媽又是高年人，船上早晚又冒了些風，一病不起。急得那女子無投奔，只是啼哭。原來廣陵卽是而今揚州府，極是繁華之地。古人詩云：『烟花三月下揚州。』又道：『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』從來仕宦官員，王孫公子，要討美妾，都來到廣陵郡來揀擇聘娶。所以填街塞巷，都是些媒婆，撞來撞去。看見船上一個美貌女子啼哭，都攬將攏來問緣故。女子說道：『汴京來到浙西尋丈夫，不想此間奶媽亡故，川資用盡，無計可施，所以啼哭。』內中有一個婆子道：『何不尋蘇大商量。』女子道：『蘇大是何人？』那婆子說道：『蘇大是此間好漢，專一替人出閑力的！』女子慌忙之中，不知一個好歹，便出口道：『有煩指引則個。』婆子去了一會，尋一個人來。那人一到船邊，問了詳細，便去引得一起人來，擡了靈柩上岸埋葬，算船錢，打發船家，對女子道：『收拾行李到我家中停住幾日。』再叫一乘轎子來擡女子。女子見他處治有方，只道投着了好人。且此身無主，放

心隨他去。那知這人却是揚州一個大光棍，當機兵，養娼妓，接子弟的，是個烟花領袖，烏烏的班頭。轎子擡到家，就有幾個粉頭出來相接作伴。女子明知監介，落在套中，無處分訴。自此改名蘇媛，爲了娼妓。却說王生在福建隨任兩年，方回浙中。又值會試之期，束裝北上。不道揚州司理乃是王生鄉親，開門治酒相待。王生赴席，酒筵之際，官妓叩頭送酒。只見內中一人，不次的偷眼看王生不已。王生亦舉目細看，心中疑道：『如何甚像京中曹氏女子？』及問姓，全不相同，却再三看來，越看越是。酒半起身，蘇媛捧盃上前勸生飲酒。對面看來較切，口中不敢說出，心中想起前事，不勝悲傷，禁不住兩行珠淚，滴滴兒落將下來，流在盃中。王生明知是的，也垂淚道：『我道像你，原來果然就是你，却是因何流落在此？』那女子遂把別後一一的事及下汴京尋爾，川資盡了，失身爲娼始末根由，訴述了一番。不由的大慟起來。生亦自覺慚愧，感傷流淚，力辭不飲，托病而起。隨卽召女子到自已的寓所，各訴情懷，留同枕席，次日密托揚州司理追究蘇大買良爲娼，問了罪

名，脫了蘇媛樂籍。後來生子，官至尙書郎。思起了當初，只是一時拾得片瓦做此戲謔之時，誰知是老大一段姻緣。而今更有一段話，又因一句戲言，得了一個老婆。且說元大德年間，浙江杭州府餘杭縣，有一個人姓蔣，單名震表，字震卿，本是儒家子弟，生來心性，要閑耍戲浪，不拘小節。最喜游玩山水，出去便是累月累日，不肯呆坐家中。一日想道：『從來說山陰道上，千巖競秀，萬壑爭流，是個極好去處。此去紹興府，隔得不多路，何不去遊一遊？』恰好有鄉里兩個客商，要過江南去貿易，就便搭了伴同行。過了錢塘江，一日到了紹興府城，兩客自去做買賣，他便蘭亭，禹穴，蕺山等，沒處不到。遊得一個心滿意足。兩客也做完了生意，仍然合住同歸。偶到諸暨林中行走，只見天色傍晚，一路是些青畦綠畝，不見一個人家。須臾之間，天上灑下雨點來，漸漸下得密了。三人都不帶得雨具，只得慌忙向前奔走，走一個氣喘。却見林子裏面露出一所莊宅來。三人連望道：『好了，好了！且到那裏躲一躲則個。』兩步一步，走到面前，却是一座雙簷滴水的門坊。那兩扇

門，一扇關着，一扇半掩在那裏。蔣震卿便上前一手就去推門。二客道：『蔣兄慣是莽撞，借這裏只躲躲雨便了，知是甚麼人家，便去敲門打戶。』蔣震卿最好取笑，便大聲道：『何妨，此卽乃是我丈人家裏。』二客道：『不要胡說惹禍！』過了一會，那雨越下得大了。只見兩扇門忽然大開，裏頭走出一個老者來。原來這老者姓陶，是諸暨林中一個殷實大戶，爲人硬直忠厚，極是好客尙義，認真的人。起初正要走出大門前來閑看，將要開門。只聽外面說話，曉得有人在門外躲雨。故遲了一步。却把蔣震卿取笑的話，一一聽得明明白白。走進去對媽媽與合家說了，皆道有這般放肆可惡，不要理他，而今見下得雨大，曉得躲雨的沒去處，心上過意不去。有心要出來留他們進去，却又怪先前說這便宜話的人。躊躇了一會，走出來見是三個，就問道：『方纔說老夫是他丈人的是那一個？』蔣震卿見問着這話，自覺前言有失，耳根通紅。二客又同聲將他埋怨道：『原係不該！』老者見此光景，就曉得是他，便對二客道：『兩位若不棄老拙，可進寒舍裏面來盤桓



一刻。那位郎君，就依了他方纔所說，他是吾子壻，與賓客自不相同，不必進來，只在此守候罷。」二客方欲謙遜，被他一手扯住了袖子，拽進大門。方跨入門內，把兩扇門撲的一聲，關好了。二客只得隨老者登堂相見，敘坐，各通了姓名，及偶過避雨，述了一番。那老者猶是氣忿忿的說道：「適纔之間，這位貴友，路途之中，如此輕薄無狀，豈是個全身遠害的君子，二公不相與他也罷了！」二客替他稱謝道：「此兄姓蔣，少年輕肆，一時無心失言，得罪老丈，休得計較。」老者還不釋然。須臾，擺下酒飯相款，并不提起門外尙有一人。二客自己非分取擾，已出望外，見老者認真着惱，難道還好開口周全得蔣震卿，叫他不發，約了他進來麼，只得繇他，且顧了自家受用。那蔣震卿被關在大門外，想着方纔失言，老大沒趣，獨自一個棲棲在門簷之下，黑暗暗地靠來靠去，好生冷落。欲待一口氣走了去，一來天黑，二來單身，不敢前行，只得忍氣吞聲，耐了心性等住。只見雨稍稍止了，浮雲之中，有些月色上來。側耳聽着，門內人聲寂靜了。便道：「他們想已安寢。我爲什的癡

等，不如趁此微微的月色，路徑好辨，走了去罷。」又想了一想道：「那老者固然是怪我，他們兩個便得如此撇下了我，只管自己自在不成！究竟有安頓我處，便再等他一等。」正在志志之際，忽聽得內中有人低聲道：「且不要去。」蔣震卿心下說道：「他們定不忘懷了我。」就應一聲道：「曉得了，不去。」過了一刻，又聽得低低道：「有些東西拿出來，你可收拾好。」蔣震卿心下又道：「你看他兩個白白的打攪了他一殮，又拿了他的什麼東西，忒煞欺心！」却口中且答道：「曉得了。」又立住等着。只見牆上有兩件東西，扑搭地丟將下來。急走上前看時，却是兩個被囊。提一提，而且沉重，把手來捻了兩捻，纍纍塊塊似些金銀器物之類。蔣震卿恐怕有人開門來尋，急負在背上向前便走。走了百餘步，回頭來看，那門牆已離得少遠了，站住脚再看動靜。遠望去，牆上兩個人跳將下來。蔣震卿道他兩個也來了，恐有人追我，只管先行，不必等他。提起脚便走。望後邊，這兩個也不忙趕，只是跟着他慢慢兒的走。蔣震卿走得少遠，心中想道：「他兩人趕着了，包中

東西必要兩人均分，他們還在後面，我且啓包來看一看。總是不義之物，落得先收起他些好的。」遂立住了腳，把包裹打開，將黃金重貨另外包了一裏，把些錢布之類，仍然放在被裏中，提了又走。又回頭望後面兩個人，却還未到。原來見他住亦住，他走亦走，黑影中遠遠的跟住，只不相近。如此行了半夜，只是隔了一箭之路。看看天明了，那兩個方纔脚步走得急促，趕將上來。蔣震卿道：『正是等等。』走到面前，把眼一看，吃了一驚。誰知不是昨日同行的那兩個客人，倒是兩個女子。一個頭套臨青帕，身穿青綢衫，且是生得美麗。一個散亂頭髮，身穿青布襖，是一個丫鬟的打扮。女子把蔣震卿仔細看了一遍，這一驚可也不小，急忙閃開了身子來。蔣震卿上前一把，將美貌的女子拿住道：『你走那裏去？快快的跟我去，到有商量。若是不從，我同到你家去出首。』女子低首無言，只得跟了他走，走到一座酒館裏，蔣生揀了僻靜樓房，與他歇下了，哄店家道：『是夫妻燒香，買早飯吃的。』店家見一男一女，又有丫頭跟隨，并無疑心，自去支持早飯上來吃。那蔣

震卿對女子低聲問道：『你的來歷如何？』那女子道：『奴家姓陶名幼芳，就是昨日主人翁之女。母親王氏。奴家幼年許配同郡褚家。誰料他雙目失明，我不願嫁他。有一個表親之子王郎，少年美貌。我心有意於他。與他定約日久。今夜私奔出來，一同逃去。今日日間不見回音，將到晚時，忽聽得父親進來，大嚷道：是門前有個人口稱這裏是他的丈人家中，胡言亂語可惡。我心中暗想，此必是我所約之郎到了。急急收拾資財，引了這丫頭拾翠爲伴，踰垣而出。看見你在前面負袋而走，心中想道：『自然是了！恐怕人看見，所以一路行來，不敢相近。跟到這裏却是差了。而今既已失却那人，又不好歸去了，只好就隨官人罷了。這是出於無奈。』蔣震卿大悅道：『此乃天緣已定，我言之有驗。且喜我未曾娶妻，你不要慌張。我同你家去便了。』蔣生同他吃了早飯，丫鬟也吃了，打發店錢，獨討一隻船，也不等二客，一直徑到了餘杭。家人來問，只說是路上禮聘來的。那女子入門，待上接下，甚是賢能，與蔣震卿十分恩愛。過了一年，已生了一子。却提起父母，便淒

然下淚。一日對蔣震卿道：『我那時不肯從那瞽夫，所以做出這些無禮勾當來，而今身已屬君，再無悔恨。但只是雙親年老無靠，失我之後，在家必定憂愁。且一年有餘，無從問個消息，我心裏一刻不能忘。再如此思念幾時，畢竟要生出病來了。我想父母平日愛我如珠似玉，而今便是他知道了，他只以見我爲重，定然不十分嗔怪的。你可計較，怎生通一個信兒？』蔣震卿想了一回道：『此間有一個教學的先生姓阮，叫阮太始，與我相好。他專在諸暨往來，待我與他商量看。』蔣震卿就走去把這事始末根由，一五一十對阮太始說了。阮太始道：『此老是諸暨一個極忠厚的長者，與學生也曾相會談心過的。待學生找個便，到那裏替兄委曲通知，周全其事，決不有誤。』蔣震卿稱謝了，來回渾家的話。且說陶老是晚款留二客在家歇宿。次日又拿早飯來吃了。二客千恩萬謝作別了起身。老者送出門來，還笑道：『昨日狂生，不知那裏去居宿也？等他受些淒惶，以爲輕薄之戒。』二客道：『想必等不得先去了，老丈再不必介懷。』老者道：『老拙那裏還系在

心上。」道罷，各自作別去了。老者入得門時，只見一個丫鬟慌慌張張走到面前道：「阿爺不好了！姐姐不知那裏去了！」老者吃了一驚道：「怎的說？」一步一步跌走進房中來，只見媽媽兒天兒地的放聲大哭，哭倒在地。老者問其詳細，媽媽說道：「昨夜好好他在房中睡的。今早因外邊有客，我且照管竈下早飯，不會見他起來。及至客去了，叫人請他來一處吃早飯，只見房中箱櫃大開，連服侍他的丫鬟也不見，不知往那裏去了？」老者大駭道：「這却爲何？」一個養娘便道：「莫不是就是投宿這些人是歹人，夜裏拐的去了。」老者道：「胡說！他們初到此地的。那兩個宿了一夜，今日好好別了去，如何拐得。這一個因是我恨他，連門內也不放他進來，一發有什麼相干。必定是日前與人有約，今因見有客在家，熱鬧打劫的逃了去。你們平日那個有見姐姐甚破痕麼？」一個養娘道：「阿爺此猜，十有八九。姐姐只爲許了個瞎子，心中不樂，時時流淚。惟有王家某郎與姐姐甚談得來，時常叫拾翠與他傳通消息的。想必約着跟他走了。老者見說得有因，

密地令人至王家去訪時，只見王郎好好的坐在家中，并無一些兒動靜。老者沒做理會處，自言家醜不可外揚，切勿令少有消息揚出去。褚家這個瞎子，退得便退，若退不得，就將一個丫頭還他便了。只是身邊沒有了這個親生的女兒，好生冷靜。與那王媽媽說完了這兩三傷心的話，便哭一個不住。後來褚家瞎子死了，感起了老夫妻念頭，又添上幾番悲啼，道：『便早死了年把，也不見得女兒如此。』如是一年有餘，只見一日門上遞個名帖進來，却是餘杭阮太始。老者出來，指住道：『什麼風吹得到此？』阮太始道：『久疎貴地諸友，偶然得暇，特過江來拜候一番。』老者便叫人治酒相待。中間大家說些江湖上的風聞時談，也有可信的，也有可疑的。阮太始道：『故鄉一年之前，有一件新聞，這事却是真的。』老者道：『何事？』阮太始道：『有一少年朋友出來游耍歸去，路途之間，一句戲語，當真得了一個婦人，至今做夫妻在那裏，說道這婦人乃是珂鄉之人，老丈曾曉得麼？』老者道：『可知這婦人姓甚麼？』阮太始道：『他也是姓陶。』那老者大驚道：『莫』

非是小女麼？」阮太始道：『小名幼芳，年紀一十八歲，又有個丫頭名拾翠。』老者睜着眼睛道：『此真是我小女了。他如何在那裏？』阮太始道：『老丈還記得雨中叫門，曾稱是岳家，老丈關他在門外，不容登堂事麼？』老者道：『果有這個事的。此人平日并非相識，却又關在門外，無處通風，不知那晚小女如何隨着他去的？』阮太始把蔣生所言，逐一告述了一番，一邊妄言，一邊發怒，一邊誤認，湊合成了這件美情，真是稀奇。而今已生了一子，老翁要見他麼？』老者道：『要見的。』只見王媽媽在屏風後聽得明白，忍不住跳將出來，不管是生客熟友，大哭拜倒在那阮太始面前道：『老夫婦只生得此女，自從失去，幾番哭絕，一命奄奄。若是客人果然致得吾女相見，必然重報。』阮太始道：『老丈與孺人固然要見令愛。只怕有些見怪令壻，令壻便不敢來見了。』老者道：『果然得見，慶幸不遑，還有什麼見怪的道理！』阮太始道：『令壻也是世家子弟，不辱沒了令愛的，老丈既不噴責，就請老丈同到令愛家中去一見便是。』老者欣然治裝，就同阮太始到餘



杭來。到了他家門首，阮太始進去把以前說的話詳細說了一番。阮太始遂同蔣生出來迎接老丈。那女兒久不見父親，也直接到中堂。阮太始暫避開了，父女相見，倒在懷中，大家哭倒。老者就要蔣生同女兒接到家去。那女兒也要去見母親，就一同到諸暨村來。母女兩個相見，又抱頭大哭道：『只說此生再不得相見了，誰料道還有今日！』哭得旁邊養娘們，人人淚流。哭完，蔣生拜見丈人文母，叩頭請罪道：小婿一時與同伴門外戲言，誰知丈人認了真，致犯盛怒，又誰知令愛認錯了，得諧私願。小婿如今想起當初來說此話之時，何曾有分毫想及到此地步的，皆是偶然，尚祈岳丈勿爲見罪。』老者大笑道：『天教賢婿說出這話，有此湊巧，此正前定之事，何罪之有！』正說話之間，阮太始也封了一封賀禮到門。老者就將綵布銀兩，拜求阮太始爲媒，治酒大會親戚族分，再教小夫妻二人，另拜天地成禮，厚贈妝奩，送他還家，夫妻偕老。可見前緣分定，天使其然。此本說話，出在支山西樵野記，有詩爲證：

片言得婦是奇緣，  
扭捏無端殊舛錯，

此等新聞本可傳，  
故將話本與重宣。

## 王孺人離合團魚夢

## 天然癡叟

門外青山綠水，道路茫茫馳逐，行路不知難，頃刻夫妻南北，莫哭莫哭，不續姻緣終續。

這闕如夢令詞，單說世人，夫妻如膠如漆，原指望百年相守。其中命運不齊，或是男命堅硬，剋了妻子，或是女子命剛，損了丈夫，命書上批說，男逢羊刃必傷妻，女犯傷官須再嫁，既是命中註定，自逃不過。其間還有丈夫也不是剋妻的，女人也不是傷夫的，驀地裏遭着變故，將好端端一對和同水蜜，半步不廝離的夫妻，一朝拆散，這何常是：

○原載石點頭第十卷。

○天然癡叟里居已見本集上冊。

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

還有一說，或者分離之後，恩絕義斷，再無完敝之日，到也是個常情，不足爲奇。惟有那姻緣未斷，後來依舊成雙的，可不是個新聞？

在下如今先將一個比方說起。昔日唐朝有個寧王，乃玄宗之弟，恃着親王勢頭，驕縱橫行，貪淫好色。那王府門首有個賣餅人的妻子，生得不長不短，又嬌又嫩，修眉細眼，粉面朱唇，兩手滑似柔荑，一雙小脚，却似潘妃行步，處處生蓮。寧王一見着魂，卽差人喚進府中。那婦人雖則割捨不得丈夫，無奈迫於威勢，勉強從命。這一樁事，若是平民百姓犯了，重則論做强姦，輕則只算拐佔，定然問個大的罪名。他本是親王，誰人敢問。若論王子王孫犯法，與庶民同罪，這句話看起來，不過是設而不行的虛套子，有甚相干！寧王自得此婦，朝夕淫樂，專寵無比，回頭一看，滿門中妖妖嬈嬈，嬌嬌媚媚的，盡成灰土。這方是情人眼裏西施，別個爭他不過。如此春花秋月，不覺過了月餘。懽愛旣到極處，滋味便覺平常。一日遇着

三月天氣，海棠花盛開，寧王對花飲酒，餅婦在旁對着海棠花，暗暗流淚。寧王瞧着，便問道：『你在我府中這般受用，比着跟了賣餅的朝巴暮結，難道不勝千倍，有甚牽掛在心，還自背地流淚！』餅婦便跪下去說道：『若賤妾生長在大王府中，便沒牽掛。既失爲餅夫之妻，這便是牽掛之根了。故不免流淚。』寧王將手扶起道：『你爲何一向不牽掛，今日却牽掛起來？』餅婦道：『這也有個緣故。賤妾生長田舍之家，只曉得桃花杏花，梅花李花，並不曉得有什麼海棠花。昔年因丈夫在門前賣餅，見府中親隨擔這海棠花過來。妾生平不曾看見此花，叫丈夫去採一朵來戴。丈夫方走上去採這海棠花，府中人將紅棍攔肩一棍，說道：『普天下海棠俱有色無香，惟有昌州海棠有色有香。』奉大王命直到昌州取來，你却這樣大膽，擅敢來取？賤妾此時就怨自己不是，來害丈夫被打這一棍。今日在大王府中，見此海棠，所以想起丈夫，不由人不爲之下淚。』寧王聽此說話，也不覺酸心起來，說道：『你今還想着丈夫，也是好處。我就傳令着你丈夫進府，與你相見，何

如？」餅婦即跪下道：「若得丈夫再見一面，死亦瞑目。」寧王聽了，點點頭兒，仍扶了起來，即傳旨出去呼喚。不須臾喚到，直至花前跪下。賣餅的雖俯伏在地，冷眼却瞧着妻子，又不敢哭，又不敢仰視。誰知妻子見了丈夫，放聲號哭起來，也不怕寧王嗔怪。寧王雖則情性風流，心却慈善，見此光景，暗想道：「我爲何貪了美色，拆散他人的夫妻，也是罪過！」即時賜百金與婦人遮羞，就着賣餅的領將出去，復爲夫婦。當時王維曾賦一詩，以紀此事，詩云：

莫以今時寵，難忘舊日恩。

看花兩眼淚，不共楚王言。

這段離而復合之事，一則是賣餅妻子貌美，又近了王府，終日在門前賣餚，謾藏誨盜，冶容誨淫，合該有此變故。如今單說一個赴選的官人，驀地裏失了妻子，比寧王強奪的尤慘。後來無意中仍復會合，比餅婦重圓的更奇。這事出在那個朝代。是在高宗南宋年間。這官人姓王名從事，汴梁人氏。幼年做了秀才，就貢

入太學。娘子喬氏，舊家兒女，讀書知禮。夫妻二人，一雙兩好。只是家道貧寒，單單惟有夫妻，並無婢僕，也未生兒女。其時高宗初在臨安建都，四方寇盜正盛。王從事捱着年資，合當受職，與喬氏商議道：「我今年紀止得二十四五，論來還該科舉，博得上進功名，纔是正理。但家事不足，更兼盜賊又狠，這汴梁一帶，原是他口裏食。倘或復來，你我縱然不死，萬一被他驅歸捉去，終身淪爲異域之人了。意欲收拾資裝，與你同至臨安，且就一小小前程，暫圖安樂。等待官滿，干戈寧靜，然後仍歸故鄉。如若兵火未熄，就入籍臨安，未爲不可。你道何如？」喬氏道：「我是女流，曉得甚麼，但憑官人自家主張。」王從事道：「我的主意已定，更無疑惑。即便打疊行裝，擇日上道。把房屋傢伙，託與親戚照管。一路水程，毫不費力，直至臨安。看那臨安地方，真個好景緻，但見：

鳳凰聳美，秦望連雲，慧日如屏多怪石，孤山幽僻徧梅花，天竺峯，飛來峯，峯峯相對，誰云靈鷲移來。萬松嶺，鳳凰嶺，嶺嶺分排，總是仙源發出。湖開

激灩，六橋桃柳盡知春，城拱崔巍，百雉樓臺應入畫。數不盡過溪亭，放鶴亭，翠薇亭，夢兒亭，步到賞心知勝覽，看不迭夫差墓，許遠墓，杜牧墓，林逋墓，行來弔古見名賢。須知十塔大無頭，不信清官留不住。

王從事到了臨安，倉卒間要尋個下處。臨安地方廣闊，踏地不知高低，下處正住在抱劍營前。那抱劍營，前後左右，都是妓家，每日間穿紅着綠，站在門首接客。有了妓家，每有這班閒遊浪蕩的子弟，着了大袍闊帶的華服，出來搖擺。可怪這班子弟，若是嫖的，自不消說起要到此地。就是沒有錢，不去嫖的，也要到此闖寡門，吃空茶。所以這抱劍營前十分熱鬧。既有這些妓家，又有了這班閒遊子弟，男女混雜，便是賣酒賣肉，賣書畫，賣古董玉石，賣綾羅手帕，荷包香袋，賣春藥，賣梳頭油，賣胭脂花粉的。有了這般做買賣的，便有偷雞，剪綵，撮空，撇白，托袖，拐帶有夫婦女，一班小人叢集其地。王從事一時不知，賃在此處，雇着轎子擡喬氏到下處。原來臨安風俗，無論民家官家，都用涼轎。就是布幃轎子，也不用簾兒遮



掩。就有簾兒，也要揭起，憑人觀看，並不介意。今番王從事娘子，少不得也是一乘沒簾兒的涼轎子。那喬氏生得十分美貌，坐在轎中，擡到下處，人人看見，誰不喝采道，這是那裏來的女姑娘，生得這般標致。怎知爲了這十分顏色，反惹出天樣的一場大禍事來。正是：

兔死因毛貴，  
龜亡爲殼靈。

却說王從事夫妻，到了下處，一見地方落得不好，心上已是不樂。到着晚來，各妓家接了客時，你家飲酒，我家唱曲，東邊猜拳，西邊擲色，那邊樓上胡琴弦子，這邊廊下吹簫弄笛，嘈嘈雜雜，喧喧嚷嚷，直至夜深方纔歇息。從事夫妻住在其間，又不安穩，又不雅相，商議要搬下處。又可怪臨安人家房屋，只要門面好看，裏邊用蘆葦隔斷，塗些爛泥，刷些石灰白水，就當做裝摺。所以隔壁緊鄰，不要說說一句便聽得，就是撒屁小解，也無有不知的。王從事的下處緊夾壁，也是一個妓家。這妓家姓劉名賽。那劉賽與一個屠戶趙成往來。這人有氣力，有賊志，久慣幫

打官司，賭場中捉頭放囊，衙門裏買差造謗。又結交一班無賴，一呼百應，打搶掳詐，拐騙揀販，養賊窩贓，告春狀，做硬證，陷人爲盜，無所不爲。劉賽也是畏其聲勢，不敢不與他往來，並非真心情願。喬氏到下處時，趙成已是看見，便起下欺心念頭。爲此連日只在劉賽家飲酒歇宿，打聽他家的舉動。那知王從事與妻子商量搬移下處，說話雖低，趙成却聽得十分之三。心上想道：『這蠻子，你是別處人，便在這裏住住何妨，却分甚麼皂白，又要搬向他處，好生可惡！我且看他搬到那一個所在，再作區處。』及至王從事去尋房子，趙成暗地跟隨。王從事因起初倉卒，尋錯了地方，此番要覓一個僻靜之處，直尋到錢塘門裏邊，看中了一所房子，又仔細體問鄰家，都是做生意的，遂租賃下了，與妻子說知，擇好日搬去。這些事體，趙成一盡知。王從事又無僕從，每事俱要親身。到了是日，喬氏收拾起箱籠，王從事道：『我先同扛夫擡去，即便喚轎子來接你。』道罷，竟護送箱籠去了。喬氏在寓所等候，不上半個時辰，只見兩個漢子走入來說：『王官人着小的來接娘』

子到錢塘門新下處去。轎子已在門首。『喬氏聽了，即步出來上轎。看時却是一乘布幃轎子。喬氏上了轎，轎夫即放下簾兒，擡起就走。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到一個門首，轎夫停下轎子，揭起簾兒。喬氏出轎，走入門去，却不見丈夫，只見站着一夥面生人。原來趙成在隔壁聽見王從事分付妻子先押箱籠去的話，將機就計，如飛即叫兩個人擡乘轎子來，將喬氏騙去。臨安自來風俗，不下轎簾，趙成恐王從事一時轉來遇着，事體敗露，爲此把轎簾下了，直擡至家中。喬氏見了這班人，情知有變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即回身叫轎夫道：『你說是我官人叫你來接我到新下處，如何擡到這個所在？還不快送我去！』那轎夫也不答應，竟自走開。趙成又招一個後生，趕近前來，左右各挾着一隻胳膊，扶他入去說：『你官人央我們在此看下處，即刻就來。』喬氏嬌怯怯的身子，如何強得過這兩個後生，被他直攙至內室。喬氏喝道：『你們這班是何等人，如此無理！我官人須不是以下之人，他是河南貢士，到此選官的。快送我去，萬事全休，若還遲延，決不與你干休！』趙

成笑道：『娘子弗要性急，權住兩日就送去便了。』喬氏道：『胡說，我是良人妻子，怎住在你家裏！』趙成帶着笑，側着頭，直湊到臉上去說道：『娘子你家河南，我住臨安，天賜良緣，怎說此話！』喬氏大怒，劈面一個巴掌道：『你這砍頭賊，如此清平世界，膽敢設計誑騙良家婦女在家，該得何罪！』趙成被打了這一下，也大怒道：『你這賊婦，好不受人擡舉。不是我誇口說，任你夫人小姐，落在我手，不怕飛上天去。說話那罕希你這酸丁婆娘，要你死就死，要你活就活，看那一個敢來與我講話。』喬氏聽了，想道：『既落賊人之手，丈夫又不知道，如何脫離虎口！罷，不如死休！』乃道：『原來你是殺人強盜，索性殺了我罷。』趙成道：『你若死，偏不容你死。』衆人道：『我實對你說，已到此地，料然脫不得白，好好順從，自有好處。』喬氏此時，要投河奔井，沒個去處，欲待懸樑自刎，又被這班人看守，真個求生不能生，求死不能死。無可奈何，放聲大哭。哭了又罵，罵了又哭，捶胸跌足，碰頭撞腦，弄得够頭髮蓬鬆，就是三寸三分的紅粉鞋，也跳落了。趙成被他打了一

掌，又如此罵，如此哭，難道行不得凶，只因貪他貌美，姦他的心腸有十分，賣他的心腸更有十二分，所以不放出虎勢，只得緩緩計較。乃道：「衆兄弟莫理他，等再放肆時，少不得與他一頓好皮鞭。自然妥當。」一會兒搬出些酒飯，衆人便吃。喬氏便哭。衆人吃完，趙成打發去了，叫妻子花氏與奴妾都來相伴防備。原來趙成有一妻兩妾，三四個丫頭，走過來輪流相勸。將銅盆盛了熱水，與他洗臉。喬氏哭猶未止。花氏道：「鐵怕落爐，人怕落圈。你如今生不出兩翅，飛不到天上，到不如從了我老爹罷。」喬氏道：「從甚麼！」那婆娘道：「陪老爹睡幾夜，若服事得中意，收你做個小娘子，也叫做從，或把與別人做偏房，或賣與門戶人家做小娘，站門接客，這也叫做從。但憑你心上從那一件。」喬氏聽了，一發亂跌亂哭，頭髻跌散，有一隻金簪子，掉將下來。喬氏急忙拾在手中。原來這金針是王從事幼年行聘禮物，上有「王喬百年」四字。喬氏所以十分愛惜。當此受辱受虧之際，不忍棄捨。此時趙成又添了幾杯酒，慾火愈熾。喬氏雖則泪容慘淡，他看了轉加嬌媚。

按納不住，趕近前雙手抱住便要親嘴，喬氏憤怒拈起手中簪子，望着趙成面上便刺，正中右眼，刺入約寸餘多深。趙成痛難忍，急將手搭住喬氏手腕，向外一拖，這簪子隨手而出，鮮血直冒，昏倒在地。可惜一團高興，弄得冰消瓦解。連這一妻兩妾，四個丫頭，把香灰糝的，把帕子絮的，把喬氏罵的，揪打的，亂得六缸水渾。趙成昏去了一大回，方纔蘇醒，開言說道：『好好！不從我也罷了，反釀壞我一目，你這潑賤歪貨，還不曉得損人一目，家私平分的律法哩。』叫丫鬟扶入內室，睡下去，請眼科先生醫治，又分付妻妾們，輪流防守喬氏，不容他自尋死路。詩云：

雙雙鳩鳥滾河州，  
贈繳遙驚兩地投。

自繫樊籠難解脫，  
霜天叫徹不成儔。

且說王從事押箱籠到了新居，覆身轉來，叫下轎子，到舊寓時，只見內外門戶洞開，妻子不知那裏去了。問及鄰家，都說不曉得。惟有劉賽家說：『方纔有一乘轎子接去。這不是官人是那個？』王從事聽了這話，沒了主意，一則是異鄉人，

初到臨安，無有相識，二則孤身獨自，何處去找尋。走了兩三日，沒些影蹤。心中憤急，無處發洩，卻到臨安府中去告狀。一張狀詞，連緊壁兩鄰，都告在狀上。這兩鄰，一邊是劉賽，一邊是做豆腐的南潯人，姓藍，年紀約模六十七八歲，人都叫他藍老兒，又叫做藍豆腐。臨安府拘喚劉賽及藍豆腐到官審問，俱無實跡。一面出廣捕查訪，一面將劉賽、藍豆腐召保。趙成在家養眼，知得劉賽被告，暗暗使同伴保了劉賽。又因劉賽保了藍豆腐。王從事告了這張狀，指望有個着落，那知反用了好些錢鈔，依舊是捕風捉影。自此無聊無賴，只得退了錢塘門下處，權時僑寓客店，守候選期，且好探妻子消息。分明是：

石沉海底無從見，浪打浮漚那得圓。

再說趙成雖損了一目，心終只是照舊，又想這婆娘烈性，料然與我無緣的了，不如早早尋個好主顧賣去罷。恰有一個新進士，也姓王名從古，平江府吳縣人，新選衢舟府，西安縣，年及五旬，尙未有子。因在臨安帝都中要買一妾，不論再

嫁室女，只要容貌出衆，德性純良，就是身價高，也不計較。那趙成慣做這掠販賣，便有慣做販賣的中媒，打聽着了，就飛奔來報與他知，趙成便要賣與此人，心上躊躇，怕喬氏又不肯從，叫妻子探問他口氣。這婆娘扯個謊，只說：『新任西安知縣，結髮已故，名雖娶妾，實同正室。你既不肯從我老爹，若嫁得此人，依舊去做奶奶，可不是好！』喬氏聽了，細想道：『此話到有三分可聽。我今在此，死又不得死，丈夫亦不得見面，何日是了。況我好端端的夫妻，被這強賊活拆生分，受他這般毒辱，此等冤仇，若不能報，雖死亦不能瞑目。』又想道：『到此地位，只得忍恥偷生，將機就計，嫁這官人，先脫離了此處，方好作報仇的地步。聞得西安與臨安，相去不遠。我丈夫少不得做一官半職。天若可憐無辜受難，日後有個機會，知些蹤跡，那時把被掠真情告訴，或者讀書人，念着斯文一脈，夫婦重逢，也不可。報得冤仇，也不可。但此身圈留在此，不知是甚地方，又不曉得這個賊姓張姓李，全沒把柄。』想了一回，又怕羞，不好應承。汪汪眼淚掉將下來，就靠在棹兒上，嗚嗚咽咽。



的哭起來。花氏因她不應，垂頭而哭，一眼觀見他頭上，露出金針，就伸手輕輕去拔她的。喬氏知覺，擡起頭來，針子已在那婆娘手裏。喬氏急忙搶時，那婆娘掣身飛奔去了。喬氏失了此針，放聲大哭，暗想道：『這是我丈夫行聘之物，刺賊救身之寶。今落在他人之手，眼見得要夫妻重會不能夠了。』自此尋死的念頭多，嫁人的念頭少，哭得天昏地黑，朦朧睡去。夢見一個大團魚，爬到身邊。喬氏平昔，善會烹治團魚，見了這個大團魚，便拿把刀，將手去捉牠來殺。這團魚擡頭，直伸起來。喬氏又怕，又縮了手。喬氏心記頭上金針，不知怎地，這金針卻在己手，就向團魚身上一丟，卻又不捨得，連忙去拾這簪子，卻又不見。四面尋覓，只見那團魚伸長了頸，說起話來，叫道：『喬大娘，喬大娘，你不要愛惜我，殺我也早，燒我也早。你不要懷念着這金簪子，尋得着也好，尋不着也好。你不要想着丈夫，這個王也不了，那個王也不了。』喬氏見團魚說話，連叫奇怪，就把刀去斫牠，卻被團魚一口嚙住手腕，疼痛難忍。霎然驚醒，想道：『我丈夫平時喜歡團魚，我常常爲他烹煮，

莫非殺生害命，致有今日夫妻拆散之報！』正想之間，花氏又來問願與不願，早些說出來，莫要擔誤他人。喬氏無可奈何，只得勉強應允。趙成又想這婆娘利害，偷到那邊一五一十說出這些緣故，他們官官相護，一時翻轉臉皮來尋我，不是可不老大利害！莫把家裏與他認得。又付囑媒人只說姓胡，他們俱是會中人，俱各會意。到王知縣缸上去說，期定明日，親自來相看。趙成另向隱僻處借下一個所在，把喬氏擡到那邊住下。趙成妻子一齊同去。到午牌前後，王從古同媒人來，將喬氏仔細一看，姿容美麗，體態妖嬈，十分中意。即便去了。不多時，媒人領了十來人，行下三十貫錢聘禮。喬氏事到其間，只得梳妝含羞上轎。雖非守一而終，還喜明媒正娶，強如埋沒在趙家。要知喬氏原是失節，但趙成家緊緊防守，尋死不得。至此又還想要報仇。假若果然尋了死路，後來那得夫妻重逢，報仇雪耻。當時有人作絕句一首，單道喬氏被掠從權，未爲不是，詩云：

草草臨安住幾時，  
無端風雨喚離居。

東天不養西天養，及到東天月又西。

喬氏上了轎，出了臨安城，王從古船船江口，卽舟中成其夫婦。王從古本來要娶妾養子，因見喬氏美艷，枕席之間，未免過度。那時喬氏從來知書知禮，一時被掠，做下出乖露醜，每有所問，勉強支吾，心實不樂。王從古只道初婚怕羞，那知有事關心，各不相照。王從古既已娶妾，卽便開船，過了富陽，桐廬，望三衢進發。爲甚叫做三衢？因洪水暴出，分爲三道，故名三衢。因衢州地名，上屬牛女分野，春秋爲越，西鄙姑蔑地，秦時名太末，東漢名新安，隋時名三衢，唐時名衢州，至宋朝相因爲衢州府，負郭的便是西安首縣。王從古到了西安上任，參謁各上司之後，親理民事，無非是兵刑錢穀，戶婚田土，務在伸屈鋤強，除奸剔蠹，爲此萬民感仰，有神明之稱。又一清如水，秋毫不取。西安縣中寂然無事，真個：

雨後有人耕綠野，月明無犬吠花村。

這王從古是中年發跡的人，在蘇州起身時，欲同結髮夫人安氏赴任。夫人

道：『你我俱是五旬上邊的人，沒有兒女。醫家說，女人家至四十九歲，絕了天癸，便沒有養育的事。你的日子還長，不如娶了偏房，養個兒子，接代香烟。你自去做官，我情願在家吃齋念佛。』故此王從古到臨安，娶妾上任，衙中隨身伴當，夫妻兩人，親丁只有喬氏。誰知喬氏懷念前夫，心中只是怏怏，光陰迅速，早又二年，一日，正值中秋，一輪明月當空，清光皎潔。王從古在衙裏，對月焚香啜茗。喬氏在旁侍坐。但見高梧疎影，正照在太湖石畔，清清冷冷，光景甚是蕭瑟。兼之鶴唳一聲，蟋蟀絡繹，間爲相應。雖然這個官衙，恰是僧房道院，也沒有這般寂寞。王從古乘間問着喬氏道：『你相從我不覺又是兩年。從不見你一日眉開，畢竟爲甚？』喬氏道：『悲喜各有緣故。若本來快活，做不出憂愁。若本來悲苦的，要做出喜歡，一發不能夠了。』王從古見他說話含糊，又道：『我見你德性又好，才調又好，並不會把偏房體面待你，爲何不向我說句實話？』喬氏道：『失節婦人，有甚好處。多煩官人這般看待！』王從古道：『你是汴梁人，重婚再嫁，不消說起。畢竟你前夫

是死是生爲甚的到了臨安，住在胡家？」喬氏道：「原來這販賣人家姓胡麼？」王從古聽說，一發驚異道：「你住在他家，爲何還不曉得他姓胡！然則，你丈夫是甚麼樣人？」喬氏道：「妻子既被人販賣，說出來一發把他玷辱，不如不說。況今離別二年有餘，死也沒用，活也沒用。」言罷，雙淚交流，唏噓歎息。王從古聽他說話又苦，光景又慘，連自家討個販賣來的做偏房，也沒意思。悶悶不樂而睡。喬氏見他已睡，乃題一詩於書房壁上。詩云：

蝸角蠅頭有甚堪，無端造次說臨安。

因知不是親兄弟，名姓憑君次第看。

題罷就寢。明早，王從古起來，到書房中，見了此詩，知道是喬氏所作，把詩中之意一想：「蝸角蠅頭，他丈夫定是求名求利的。到臨安失散，不消說起。後邊兩句，想是將丈夫做個姓名的謎語，叫我詳察。我一時如何便省得其意。」王從古方在此自言自語，只見喬氏送進茶來。王從古道：「你詩中之意，我都曉得。若後

來訪得你前夫消息，定然使你月缺重圓。」喬氏聽見此話，雙膝跪下，拜道：「願官人百年富貴，子孫滿堂。」此時笑容可掬，真個兩年間，祇有這個時辰笑得一笑，眉頭開得一開。王從古看了，點頭嗟歎其不忘前夫。自此又過年餘。一日，正當理事，陰陽生報道：「府學新到教諭來拜。」王知縣先看他脚色，乃是汴梁人，年二十八歲，由貢士出身，初授湖州訓導，轉陞今職，姓王名從事。王從古見名姓與己相去不遠，就想着喬氏詩中有「因知不是親兄弟」之句，沉吟半晌，莫非正是此君。且從容看是如何。」遂出至賓館中相見。答拜已畢，從此往來。也有公事，也有私事，自漸親密。一來彼此賓主，原無拘礙，二來是讀書人，遇讀書人說話投機，杯酒留連，習爲常事。倏忽便是二年。那衢州府城之南，有一爛柯山，相傳是青霞第八洞天。晉時樵夫王質，入山斫柴，見二童子相對下棋。王質停了斧柯觀看，一局棋還未完，王質的斧柯，盡已朽爛，故名爲爛柯山。有此仙山聖蹟，所以官民士官，都要到此山觀玩。一日早春天氣，王從事治下餼榷，差馳夫持書柬到縣，視王

知縣到爛柯山看梅花。王從古卽時散衙，乘小轎前來。王從事又請訓導葉先生同來陪酒。這葉先生雙名林春，就是樂清人。三位官人，都是角巾便服，素鞋淨襪，攜手相扶，緩步登山，席地而坐，飲酒觀花。是日天氣晴和，微風披拂，每遇風過，這些花瓣，如魚鱗般飛將下來，也有點在衣上，有的飛入酒杯。王知縣道：「這般良辰美景，不可辜負。我三人，各分一韻，卽景題詩，以志一時逸興。」王教授道：「如此最妙。」就將詩韻遞與王知縣。知縣接韻在手，隨手揭出一韻，乃是壺字。知縣又遞與王教授，教授又送葉訓導，那葉訓導揭出仙字。然後王教授揭着一韻，卻是一個妻字，不覺愀然起來。況且遊山看花的題目，用不着妻字，難道不是個險韻。又因他是無妻子的人，驀地感懷，自思自歎。知縣訓導那裏曉得。王知縣把酒在手，呀呀唔唔吟將出來。詩云：

梅發春山興莫孤，  
枝頭好鳥喚提壺。

若無佳句酬金谷，  
卻是高陽舊酒徒。

葉訓導詩云：

買得山光不用錢，

梅花清瘦是嫣然。

折來不寄江南客，

贈與孤山病里仙。

王教授拈韻在手，詩倒未成，兩淚垂垂欲滴。王知縣道：『老先生見招，爲何先自沒興，對酒不樂，是甚意思？』王教授道：『偶感寒病，腹痛如刺，故此詩興不湊，例當罰遲。』自把巨杯斟上，這杯酒卻有十來兩。王教授平昔酒量，原是平常，卻要強進此杯，咽下千千萬萬的苦情，不覺一飲而盡，紅着兩眼，吟詩云：

景物相將興不齊，

斷腸行路各東西。

誰教夢逐沙叱利，

漫學斑鳩喚舊妻。

吟罷大歎一聲。王知縣道：『老先生興致不高，詩情散亂，又該罰一杯。』王教授只是垂頭不語。葉訓導喚過從人，將雲母箋一幅，遞與王知縣，錄出所題詩句。知縣寫詩已畢，後題姑蘇王從古五字。因知縣留名，葉訓導後邊也寫樂清葉林春。



漫錄七字。兩人既已留名，王教授也寫個汴梁王從事書。只是詩柄上增春日邀王令公，葉廣文，同遊爛柯山看梅，限韻得妻字。書罷，遞與王知縣。知縣反覆細看，猛然心動。就將雲母箋一捲，藏在袖中，說道：『待學生仔細玩味一番，容日奉到。』是日天色已晚，各自回衙。王從古故意將詩放在案頭。喬氏一日走入書房，見了這捲雲母箋，就展開觀看，看到後邊這詩，認得筆跡是丈夫的，又寫着汴梁王從事：『這不是我的丈夫是誰！難道汴梁城有兩個王從事不成？』又想到：『我丈夫出身貢士，今已五年，就做衢州教授，也不甚難。難道一緣一會，真正是他在此做官？』又想到：『他既做了官，應該重娶了。今看詩中情況，又苦又怨，還不像有家小。假若他還不會娶，有家小，我卻已嫁了王知縣，可不羞死，總然後來有相會日子，我有甚顏面見他！』心裏想，口裏恨，手裏將胸前亂搥。恰好王從古早堂退衙，走入書房，見喬氏那番光景，問道：『爲甚如此模樣？』喬氏道：『我見王教授名姓，與我前夫相同，又是汴梁人，故此煩惱。』王從古情知事有七分八分，反

說道：『你莫認差了。』王教授說祖籍汴梁，其實三代住在衢州。『喬氏道：『這筆跡是我前夫的，那個假得！』王從古道：『這是書手代寫的，休認錯了。』喬氏道：『他是教授，到有書手代書，你是個一縣之主，難道反沒有個書手，卻亦又是自家親筆。』王從古見他說話來得快捷，又笑道：『這又有一個緣故。』王教授右手害瘡，寫不得字，故此叫書手代寫。我手上又不害瘡，何妨自家動手。』喬氏見說沒了主意，半疑半信。王從古外面如此淡忘，心上卻見她一念不忘前夫，到有十分敬愛。又說道：『事且從容，我再與你尋訪。』又過了幾日，縣治後堂工字廳兩邊，庭中千葉桃花盛開，一邊紅，一邊白，十分爛漫。王從古要請王教授葉訓導賞玩桃花。先差人投下請帖，分付廚下整治酒席，對喬氏道：『今日請王教授，他是斯文清趣的人，酒饌須是精潔些。』喬氏聽說請王教授，反覺愕然，忙應道：『不知可用得團魚否？』王從古道：『你平日不煮團魚，今日少了這一味也罷。』喬氏道：『恐怕王教授或者喜吃團魚，故此相問。』王從古笑道：『這也但憑你罷。』

了。』原來王從古舊有腸風下疾之病，到西安又患了痔瘡，曾請官醫調治，又寫一海上丹方云：團魚滋陰降火，涼血，每日烹調下飯，將其元羹白汁薰洗，無不神效。王從古自得此方，日常着買辦差役，買團魚進衙。喬氏本爲王從事好食團魚，見了團魚，就思想前夫，又向在趙成家，得此一夢，所以不吃團魚，也不去烹調。今番聽說請王教授，因前日詩箋上姓名字跡，懷疑未釋，故欲整治此味，探其是否。王從古冷眼旁觀，先已窺破了牠的底蘊，故意把話來挑引。此乃各人心事，是說不出的話。當下王從古正與喬氏說長說短，外邊傳梆道：『學里兩位師爺都已請到。』王從古卽出衙迎接，引入後堂。茶罷，清談，又分韻詠紅白二種桃花詩。卻好詩也做完，酒席已備。那日是知縣做主人，少不得王教授是第一位，葉訓導是第二位。席間賓主洽款，杯擎交錯。大抵官府宴飲，不擲色，不猜拳，只是行令。這三位官人，因是莫逆相知，行令猜拳，放懷大斟，王教授也去快活，並不比爛柯山看梅花的光景。正當歡樂之際，門子供上一品餚饌，不是別味，卻是一品好團魚。各

請舉筋。王知縣一連數口，便道：『今日團魚，爲何異常有味？』那葉訓導自來戒食此品，叫門子送到知縣席上。惟王教授一見供上團魚，忽然不樂。再一眼看覷，又有驚疑之意。及舉筋細細一簡，俯首沉吟，出了神去。兩手拿筋在碗中撥上撥下，看一看，想一想，汪汪兩行珠淚，掉將下來，比適纔猜拳擲色的光景，大不相同。王知縣看了，情知八九，便道：『一人向隅，滿座不樂。王老先生每次悲哭敗興，大殺風景，收了筵席罷。』葉訓導聽見此語，早已起身打躬作謝。王教授也要告謝。王知縣道：『葉老先生先請回衙，王老先生暫留，還有說話。』遂送葉訓導出衙，上轎去後，覆身轉來，屏退左右，兩人接席而坐。王知縣低聲問道：『王老先生適纔不吃團魚，反增淒慘，此是何故？小弟當爲老先生解悶。』王教授道：『晚生一向抱此心事，只因污耳，故不敢告訴於堂翁。晚生原配荆妻喬氏，平生善烹團魚，先把團魚裙子，刮去黑皮，切瓣必定方正。今見貴衙中整治此品，與先妻一般，感物觸懷，所以流淚。』王知縣道：『原來尊闔早已去世，小弟久失動問。』王教授道：『何

曾是死！却是生離。」王知縣道：「爲甚乃至於此。」王教授將臨安就居一段情由，說了一遍。王知縣聽了此話，卽令開了私宅門，請王教授進內，便叫喬氏出房相認。喬氏一見了王從事，王從事一見了妻子，彼此並無一言，惟有相抱大哭。連王知縣也悽慘垂淚。直待兩人哭罷，方對王教授道：「我與老先生同在他方做官，就把令正送到貴衙，體面不好。小弟以同官妻爲妾，其過大矣，然實陷於不知。今幸未有兒女，甚爲乾淨。小弟如今官情已淡，卽日告病歸田。待小弟出衙之後，離了府城，老先生將以小船相候。彼此不覺，方爲美算。」王教授道：「然則老先生當年買妾，用多少身價，自當補還。」王知縣道：「開口便俗，莫題，莫題！」說罷，王教授別了王知縣，喬氏自還衙齋。王從古卽日申文上司告病，各衙門俱已批允，收拾行裝，離任出城，登舟望北而行。打發護送人役轉去。王教授泊船冷靜去處，將喬氏過載，復爲夫婦，一床錦被遮羞，萬物盡勾一筆。只將臨安劫掠始終，并團魚一夢，從頭至尾，上床時說到天明，還是不了。正是：

今宵仍把銀紅焰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

喬氏說道：『吾今夫妻重合，總是天意，實出王知縣大德，自不消說起。但大仇未報，死不甘心。怎生訪獲得這強賊，把他粉骨碎身，方纔雪此仇恥。』王從事道：『我雖則做官，却是寒氈冷局，且又不知這賊姓名居處，又在隔府別縣，急切如何就訪得着。』喬氏道：『此賊姓胡，已是曉得。但不知其住處。』王從事道：『此事只索放下，再作區處。』話休絮煩，王從事文官三年，任滿當遷。各上司舉薦他學問優長，才猷裕茂，堪任煩劇，遂陞任臨安府錢塘縣知縣。喬氏聞報大喜，對丈夫道：『今任錢塘，便是當年拆散之地。縣令一邑之長，當與百姓申冤，何況自己身負奇冤，不爲報雪。到彼首當留心此事。』王從事道：『不消叮囑。但時不可定，事不可知，且待到任之後，自有道理。』遂擇日起程，從金華一路，到錢塘上任。三朝行香之後，參謁上司。京縣與外縣不同，自中書政府以及兩臺各衙門，那一處不要去參見。通謁之後，刊布規條，投文放告，徵比錢糧。新知縣第一日放告，那告

狀的也無算。王從事只揀情重的方准。中有一詞，上寫道：

告狀人周紹，告爲劫賭殺命事。紹係經商，生理緞舖，揚州有子周玄，在家讀書，禍遭嘉興三犯鹽徒丁奇，遁居臨安開賭，誘子宿娼劉賽，朋扛賭博，劫去血資五十餘兩，金簪一隻。紹歸往理，觸兇毒打垂斃。趙成救證，誘賭劫財，逞兇殺命，告。

原告 周紹。

被犯 丁奇，劉賽，周玄。

干證 趙成。

王從事看這詞事體雖小，引誘人家子弟嫖賭，情實可惡，也就准了。仰本圖里老拘審。原來這張狀詞，却是趙成陰唆周紹告兒子的。趙成便貪淫作惡，妻子婢妾，却肯捨身延壽。凡在他家走動的，無有不是相知。好似鬚鬍頭上拍蒼蠅，來一個，着一個；總來只瞞着趙成。有曉得的，在背後顛唇簸嘴，說道：『趙瞎子做盡

人，那得無此現世報！趙成近時，正刮着周紹的兒子周玄，這周玄排行第一，人都叫他周一官。年紀十七八歲，一向原是附名讀書，被趙成設計哄誘，做了男風朋友，引到家中穿房入戶。老婆婢妾，看見年紀小，又標致，個個把他是性命活寶。趙成大老婆花氏，已是三十四五歲，年紀是他長，名分是他大，風騷又是她爲最，周玄單供應這婆娘，還嫌弗够。所以一心到在周玄身上，將自己積的私房，盡數與他。連向日搶喬氏這隻金簪，也送與他做表記，兩個小老婆，也要學樣，手中却少東西，只有幾件衣服將來表情。丫頭們止送得汗巾香袋。周玄分明是瞎倉官收糧，無有不納。趙成一生佔盡便宜，只有這場交易，吃了暗虧。周玄跟着趙成，到處酒樓妓館，博賭場中，無不串熟。小官家生性，着處生根，那時嫖也來，賭也來。把趙成老婆所贈，着實撒撥。那抱劍營前，劉賽手內，積藏得東西，買起粉頭接客，自己做鴇兒管家。又開賭場，嫖客到來，乘便除紅捉綠。周玄常在他家走動。這丁奇是嘉興販綿緞客人，到劉賽家來賭。與周玄相遇。劉賽牽頭賭錢，丁奇却是久著



藥骰的。周玄初出小夥子，不知就裏，那消幾擲，身邊所有，盡都折倒，連趙成老婆與他這隻金簪，也輸了。是時五月天氣，不戴巾，丁奇接來就手插在角兒上。賭罷，周玄敗興，先自去了。丁奇就與粉頭飲酒，却好趙成撞至，劉賽邀來與丁奇飲酒。趙成見了丁奇頭上金簪，却像妻子帶的一般，借來一看，吃了一驚。劉賽道：「方纔周一官將來做梢，輸與丁客人的。」趙成情知妻子與周玄必有私情了。心裏想了一想，自己引誘周玄的不是，「不如隱了家醜，借景擺布周玄罷。」算計已定，即便去尋周玄。他本意原只要尋周紹，不想恰好遇着在家。那周紹原是清客，又是好動不好靜的。衙門人認得他的也多，各樣道路，略略曉得幾個。見了趙成兩下扳談，趙成即把他兒子與丁奇賭錢，輸了金簪子的事說出。周紹道：「可知家中一向總失去幾多物件，原來仍是不長進的東西，偷出去輸與別人的。」又說道：「可是我兒子却沒有金簪，這又是那裏來的？」趙成道：「博賭場中梢挽梢，管他來歷怎的？如今錢塘縣新太爺到任，何不告他一狀。一則追這丁奇的東西，二

則也警戒令郎下次。」周紹聽信了他，因此造這張狀詞。也是趙成惡貫滿盈，幾百張狀詞，偏偏這一張，却在准數之中，又批個親提，差本圖里老拘審。新下馬的官府，誰敢怠慢。不過數日，將人犯拘齊，投文解到。王從事令午衙聽審。到未牌時分，王從事出衙升堂，喚進諸犯，跪於月臺之上。王從事先叫原告周紹上去，問道：「你有幾個兒子？」周紹道：「只有一個兒子。」知縣道：「你既在揚州開綬舖，是個有身家的了，又且只一子，何不在家教訓，却出外做客，致使學出不好。」周紹道：「業在其中，一時如何改得。」知縣又叫周玄上來，看了一眼，問道：「你小年紀，怎不好學，却去宿娼賭錢，花費父親東西？」周玄道：「小人實不會花費父親東西。」知縣道：「胡說！既不會花費，你父親豈肯告你！在我跟前，尙敢這般抵賴，可知在外所爲了。」喝叫拿下去打，皂隸一聲答應，像鷹拿燕雀，扯將下去。這小夥子魂多嚇掉。趙成本竟借題發揮，要打周玄，報雪姦他妻子這口怨氣。今番知縣責治，好不快活。伸頭望頸的對皂隸做暗號，叫毒打他。早又被知縣瞧見，却

認錯是叫皂隸去用情。心裏已明白，這人是衙門情熟的了。又見周玄哀哀哭泣，心裏又憐他年紀輕小，喝教且住了。周玄得免，分明死去還魂。知縣叫丁奇問道：「你引誘周玄嫖賭，又劫了他財物，又打壞周紹。況又是個鹽徒。若依律該問個徒罪。」丁奇道：「老爺，小人到此販賣絲綉，並非賣鹽之人，與周玄止會得一次，怎說引誘他嫖賭，劫他財物，通是虛情誑告，圖希紮詐。」知縣道：「周玄也是有家業之人，你沒有引誘之情，怎捨得愛子到官？」周紹叩頭道：「爺爺是青天。」丁奇道：「周玄嫖賭或者是別人引誘，其實與小人無干。」周紹道：「兒子正是他引誘的，更無別人。劫去的財物，有細帳一紙在此。」袖中摸出呈上。趙成遂接口直叫道：「還有金簪子一隻。」知縣大怒道：「你是干證，又不問你，爲何要你搶嘴？」叫左右掌嘴。皂隸就執起竹竿一連打上二十，纔教住了。趙成臉上，打得紅腫不堪。知縣問金簪今在何處？丁奇不敢隱瞞說：「金簪在小人處。」知縣道：「既有金簪，這引誘劫賭的情真了。」丁奇道：「小人在客邊，到劉賽家歇宿，與

周玄偶然相逢，一時作耍，賭東道，周玄輸了，將金簪當梢是實，其餘銀兩，都是假的。只問娼婦劉賽，便見明白。一頭說，一頭在袖裏摸出金簪。皂隸接簪遞與門子，呈在案上。知縣拿起簪子一看，看見上有王喬百年四字，正是當年行聘東西。故物重逢，不覺大驚。暗道：「此簪周玄所輸，定是其婦之物，看起來昔日販賣的是周紹了。但奶奶說姓胡，右眼已被刺瞎，今却姓周，雙目不損，此是爲何？」沉吟一回，心中惑突，分付且帶出去，明日再審。即便退堂。衙門上下人都道這樣小事，重則枷責，輕則扯開，有甚難處，怎樣沒決斷，又要進去問後司。衆人只認做知縣才短，那裏曉得他心中緣故。王從事袖了簪子進衙，遞與喬氏道：「我正欲訪拿仇人，不料事有湊巧，却有一件賭博詞訟，審出這根簪子。」喬氏道：「這人可是姓胡？右眼可是瞎的？」知縣道：「只因其人不姓胡，又非瞎子，所以狐疑。進來問你。」喬氏也驚異道：「這又怎麼說？」知縣又問道：「他可有兒子兄弟？」喬氏俱道沒有。知縣委實不下。想來想去，乃道：「我有道理了。只把周紹盤問，他從何

得來，便有着落。」次日早堂，也不投文，也不理別事，就喚來審問。當下知縣即叫周紹問道：「這簪子可是你家的麼？」周紹應道：「是。」又問：「還是自己打造的，兌換別人的？有多少重？」周紹支吾不過。知縣喝叫夾起來。皂隸連忙套好夾棍。周紹着了忙，叫道：「其實不是小人的，不知兒子從那處得來？」知縣便叫周玄，你從那裏得來的？這小夥子昨日吃了一嚇，今又見動夾棍，心驚膽戰，只得實說：「是趙成妻子與我的。」知縣道：「想必與你妻子有姦麼？」周玄不敢答應。知縣即叫趙成來問。趙成跪到案前。知縣仔細一看，却是右眼瞎的，忽然大悟道：「當時掠販的，想定是此人。他說姓胡，亦恐有後患，假託鬼名耳。」遂問道：「可是你恨周玄與妻子有姦，借了丁奇賭錢事，陰唆周紹告狀，結果周玄麼？」趙成被道着心事，老大驚駭，硬賴道：「其實周玄在劉饗家賭錢，小人看見了，報與他父親。所以周玄懷恨，故意污賴，說是小人妻子與他簪子。」知縣道：「這也或者有之。你可曉得這簪子是那裏來的？」趙成道：「這却小人不曉得。」知縣道：「你

妻子之外，可還有婢妾麼？」趙成道：「還有二妾四婢。」知縣暗想，此話與喬氏所言相合，一發不消說起了。又道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，乃有二妾四婢，想必都是強佔人的。」趙成道：「小人極守法度的，怎敢做這樣沒天理的事。」知縣道：「我細看你定是個惡人。」又道：「你這眼睛爲甚瞎了？」趙成聽了此話，正是青天裏打個霹靂，却答應不來。知縣情知正是此人，更無疑惑。乃道：「你這奴才，不知做了多少惡事，快些招來，饒你的死。」趙成道：「小人實不曾做甚歹事。」知縣喝叫夾起來，三四個皂隸，趕向前去，扯去襪鞋，套上夾棍。趙成殺豬一般喊叫，只是不肯招認。知縣卽寫一張硃票，喚過兩個能事的皂隸，低低分付如此如此。皂隸領命，飛的似去了。不多一時，卽將趙成一妻二妾，四個老丫頭，一串兒縛來，跪在丹墀下。皂隸回覆，趙成妻子通拿到了。此時趙成已是三夾棍，半個字也不吐出真情，正在昏迷之際。這班婆娘見了，一個個嚇得魂飛魄散。知縣單喚花氏近前，將簪子與他看，問道：「這可是你與周玄的麼？」那老婆見了趙成夾得似死人一

般，又見知縣這個威勢，分明是一尊活神道，怎敢不認，忙應道：『正是小婦人與他的。』知縣道：『你與周玄通姦幾時了？』花氏道：『及將一年了。家中大小，皆與周玄有姦，不獨小婦人一個。』又問：『怎樣起的？』花氏道：『原是丈夫引誘周玄到家歇宿，因而成姦。』知縣道：『原來如此。』又問道：『你這金簪從何得來，丈夫眼睛爲何瞎了？他平日怎生爲惡？須一一實招，饒你的刑罰。』那婆娘惟恐夾棍也到腳跟上頭，從頭至尾，將平日所爲惡端，並劫喬氏販賣等情，一一說出。知縣道：『我已曉得，不消說了。』就叫住了趙成夾棍，選頭號大板，打上一百兩腿血肉，片片飛起，眼見趙成性命在霎時間了。知縣又喚花氏道：『你助夫爲惡，又明犯姦情，亦打四十。』衆婦人又次一等，各打二十。卽援筆判道：

審得趙成豺狼成性，蛇蝎爲心，拐人妻，掠人婦，姦謀奚止百出，攬人物，劫人財，兇惡不啻萬端。誘變童以入幕，迴惡貫之將盈，啓妻妾以明淫，何天道之好還。花氏奪簪而轉贈所歡，趙成構訟而欲伸私恥，丁奇適遭其變，

周紹偶受其唆，雖頭各有所自，而造孽獨出趙成，案其惡款，誠罄竹之難書，據其罪蹟，豈擢髮所能數。加以寸磔，庶盡厥罪。第往事難稽，陰謀無證，坐之城旦，實有餘辜。劉賽烟花而復作囊家，杖以示儆。丁奇商賈而肆行博賭，懲之使戒。周玄被誘生情，薄懲擬杖。律照和姦，花氏妻妾聚淫，重笞示辱，法當官賣。金簪附庫，周紹免供。

判罷，諸犯俱押出召保。趙成發下獄中，當晚卽討了病狀。可憐做了一世惡人，到此身死牢獄，妻妾盡歸他人。這纔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且說王從事退入私衙，將前項事說與喬氏。喬氏得報了夙昔冤仇，心滿意足，合掌謝天。這金簪教庫上交進，另造一只存放。臨安百姓，只道斷明了一樁公事，怎知其中緣故，知縣原爲着自己。那時無不稱頌錢塘王知縣，因賭博小事，審出教唆之人，除了個積惡，名聲大震。三年滿任，陞紹興府通判，又以卓異陞嘉興



府太守。到任年餘，喬氏力勸致仕，歸汴梁祖業。王從事依允，即日申文上司，告病乞休，各衙門批詳准允，收拾起程。船到蘇州，想起王知縣恩德，泊船閶門。訪問王知縣居處，住在靈巖山剪香徑。王從事備下禮物，放船到瀆村停泊，同喬氏各乘一肩小轎，直到剪香徑來。先差人投遞名帖。王知縣即時出門迎接。原來王知縣因還妾一事，陰德感天，夫人年已五十以外，却生下一子，取名德馨，此時已有七歲，讀書甚是聰明。當下在門首迎接王從古。見有兩乘小轎，便問：『爲何有兩乘轎子？』跟隨的答道：『太守夫人一同在此。』王知縣心上不安，傳話道：『我與太守公是故人，方好相接。夫人那有相見之理？』跟隨的只道王知縣不肯與太守夫人相見，正不知其中却有一個緣故。爲此喬氏隨轎歸船，王知縣與王從事，留連兩日而別。一路無話，直至汴梁。是時天下太平，從事在汴梁城中覓了一所小小居第，一座花園，與喬氏日夕徜徉其間。喬氏終身無子，從事乃立從堂兄弟之子爲嗣，取名靈復，暗藏螟蛉之義。王從事居家數年而故，喬氏又守寡十五

年纔終。臨終之時，卽喚靈復道：『少年得罪你父親，我死後不得與你父親合葬。父親之柩，該葬祖墓，我的棺木，另埋一處。』靈復暗道：『我父親生前與母親極爲恩愛，何故說得罪兩字。』欲待再問，早已瞑目而去。在靈復只道一時亂命，那裏曉得從前這些緣故。喬氏當日在趙家，夢見團魚說話，後來若不煮團魚與王教授吃，怎得教授見鞍思馬，吐真情與王知縣。所謂殺我也早，燒我也早，其夢驗矣。若當時這金簪不被趙成妻子搶去，後來怎報得趙成劫搶之仇。所謂尋得着也好，尋不着也好，其夢驗矣。當時嫁了王從事，却被趙成搶去，所謂這個王也不了，後來又得王知縣，送還王從事，所謂那個王也不了。團魚一夢，無不奇驗。後人單作一詩，羨王知縣不好色忘義，成就了王從事夫妻重合，編出古今一段美談。其詩云：

見色如何不動情，可憐美少遇強人。

五年月色西安縣，滿樹桃花客館春。

墨跡可知新翰墨，

烹羹乃信舊調烹。

若非仗義王從古，

完壁如何返趙君。

後人又因王知縣夫人五旬外生下德興兒子，後日得中進士，接續書香，方見王知縣陰德之報，作一絕句贊之，詩云：

當年娶妾爲寧馨，

妾去桃花又幾春。

不是廣文緣不斷，

爲教陰德顯王君。

惟內惟貨兩存私 削祿削年雙結證

古狂生

紫標黃榜便如何，富貴奚如積德多。

衫袖幾看成粉蝶，朱門每見篆旋蝸。

一棺以外原無我，半世之間爲甚他。

笑殺守財貪不了，鎗銖手底幾回磨。

人最打不破是貪利。一貪利，便只顧自己手底肥，囊中飽，便不顧體面，不顧親知，不顧羞耻，因而不顧王法，不顧天理。在仕宦爲尤甚。總是爲農爲商的，剋剋貪求，是有限量的，到了仕宦，打罵得人，驅使得人，勢做得開，露了一點貪心，便有

○原載醉醒石第十一卷。

○古狂生里居見本集上冊。

一千來承迎勾誘，不可底止。借名巧剝，加耗增徵，削高堆，重紙贖，明裏鞭敲得來，固惡，暗中高下染指最兇。節禮，生辰禮，犀盃金爵，彩軸錦屏，古畫古瓶，名帖名玩，他豈甘心饋遺。畢竟明送暗取：

饋贖朝朝進，鞭笞日日聞。

坐交閹閣下，十室九如焚。

這却也出乎不得已。一戴紗帽，坐一日堂，便坐派一日銀子，捐俸積穀，助餉助工，買馬進家資，一獻兩獻，我看一個窮書生，家徒四壁，叫他何處將來。如今人纔離有司，便奏疏罵不肖有司，剝民賄賂，送程送贖，買薦買陞。我請問他，平日真斷絕往來，考滿考選，不去求同鄉，求治下，送書帕麼？但只是與其得罪士庶，無寧得罪要津，與其抱歉衾影，無寧抱歉禮節。贈送不妨稍薄，若汙我名節，去博人好，著甚來絲！況說及肥家，這天公最巧。如唐書所紀，陰間有掠剝使，奪人餘財。丞相李嶠，張說富。僧人道：張相公是無厭鬼王，冥府有十大鐵爐，鑄他橫財。這都陰有主

持。

貧富皆懸造物，誰去拙窘巧盈。

智者會須任運，從他坎止流行。

明朝曾有一御史，對門生道：「錢財有分限，不可妄得。我曾出巡雲南，夜在官署，覺神思不寧，寢不成寐。我祝道：此地莫非有冤欲告乎？恍惚有一金甲神人在前，說公有銀千兩在此，特來相告。我道：在何處？答云：在公座邊磚下。我去了公座，發磚，果有銀廿錠，計千金。我道：如何得家去？神人曰：但寫鄉貫姓名及所住地方，當爲致之。我依言書畢，置銀上覆以磚。後巡歷將完，一丁憂同年來見，爲一知縣求薦，四百金，各得二百。我堅辭不受。同年道：你不收，怕你忘却，必須你收，我始放心。我勉強收了。任滿到家，偶思及此，分付家人，備了三牲，暗暗禱祝。忽神人復見道：銀在書房條桌下，我次日令家人發條，果得前銀。但數止八百。我道：原銀一千，今僅八百，這二百却落何處？晚間，神人復現云：某同年二百是也。驚得我汗流

浹背。可見凡人舉動，神鬼皆知，此羸彼絀，數有一定。卽此觀之，可強求麼？

貨殖非關億，  
繩樞命本窮。

貪夫空役役，  
人巧困天工。

我聞得廣東有個魏進士，做秀才時，其家極窮，身衣口食，俱難支值。

無燈常借月，  
有戶不留風。

甌裏塵時起，  
囊中錢每空。

他只一味讀書，不甚料理家務。虧得妻家稍裕，其妻稍勤，苦捱朝暮。其妻每怨恨讀書費她妝奩，至於窮困。魏進士勉強支對道：『不要怨，倘得中了，包你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十倍還你妝奩，也不打緊。』不期果然中了舉人，又聯捷中了進士，殿了三甲，該選推官。先觀政都察院，一時便有長班僱馬交際之費。觀政畢，選期尚遠，但路遙往來不便，只得在京守候。一住半年，租房伙食，慶弔公分，及至選官，備送上司禮，又借了若干債。雙月二十五日選，掣籤，掣得個湖廣江陵府，這掣籤

也是名色。凡遇好府，畢竟有幾個京官，或是同年，或是座主，來拜，要借重，圖他到任後照顧。好說分上，就爲他見選君討缺。缺十個，九個是坐定的。大凡掣籤，或分南北中，或分上中下。如魏進士廣東人，箇中故意放江陵、廣東二籤，掣着廣東，是本省，不當選，則自然是江陵了。或是以一湖、廣人陪掣，湖廣人不當得江陵，這缺又該魏進士了。

吏弊如重雲，能使月鑑暗。

迂拙成積薪，馮唐有深嘆。

魏進士得了地方，雇了乘人轎，至徐，繇水路過淮，過江，繇浙江、江西至廣，祭了祖，與親族作別，與奶奶一同上任。但這奶奶耳朶內，一向聽得說做官好，不知什麼搬金採寶，銀海錢山。及到任，在路夫馬人役迎接，體面甚是威勢。進衙門，各府縣鄉紳送禮，也甚熱鬧。只魏推官新到，自然立些崖岸。推却不過，勉強收一二色，也還好。在後衙門雖然日日有事，却不過是撫按藩臬守巡批行，府堂牒送，終



日費自己精神，替他人掙紙贖而已。年餘代巡委一次查盤。府縣折程折席，也有百金。平日只靠端陽年節二次，全省縣官來送禮節，約莫一人四兩之數。還有地遠縣小，躲過不送的。奶奶道：『好好，做了教官了，一節纔有些活動。』他還多些拜見，進一番學，有一番束修。這開常散言絮語，最是惱人移人的。凡遇送禮，俱是夫人收。他要打首飾，做衣服。魏推官因窮時費用了些，又是好要撒嬌做癡人，再不肯，使性哭泣。魏推官也只得勉強依她。正是：

有心立名行，無計拒貪癡。

又且買辦珠翠綉綾，給發工價，不惟短他價值，還要刻他銀水等頭，便已作承魏推官一個剋剝要便宜名頭。

猛虎有神威，苦爲妖狐奪。

借光曬百獸，大權曠旁落。

廳中有一個吏，叫單規，他是個滑吏。他輪長接，在廣東接官。奶奶與管家，暗

中俱有禮，得他歡心，將他內外心性行藏，都已打聽。到此又看破奶奶是要錢，做得主的。其時本府有個大戶，姓陳名篋，家極豪富，却極好作歹事。家中養幾十個家丁，專在大江做私商勾當，並打劫近村人家。一日劫了一隻官船，是兵巡道同年。巡道追捉甚緊，府縣三日一限比，巡道半月一解。捕人正在根尋，巧是陳家家人打劫，每有金珠綉緞貨物拿回。陳篋都量給自己銀錢貨物，差人隔省發賣。所以家人身邊，並無贓物被人看破。這次打劫得多，各人見每次陳篋與錢，不上半價，故此各人也留些在身邊。有了物，就思出脫。有去賣的，都不知價數，早已爲明眼公人看破。又在娼婦周英家闕。他家有雪兒，楚雲幾姊妹，都生得標緻，是一干極會起錢獠兒。各賊錢來得易，在他家甚是揮灑，把金珠作賞賜。被應捕踹了，做了一索。供係陳篋家人，還有十餘黨羽，都在陳家拿出。陳篋買了捕人捕官，竟卸在龜子身上，通呈上司。陳篋是極刁頑，有事極肯使分濫許，事後便也倒贓短欠。衙門人曉得，故意留他個酒碗兒，把捕衙初供，係不到官。陳篋義男，一句不去。及

至巡道發刑廳覆審，魏推官也是個留心政事的，將招繇細看，想道：『江洋巨盜，必有大窩，娼家是其花銷處，利其財，不行舉首有之。若說主窩，斷難捨數年畜養之家主，向數日淹留之龜子道理。』便出牌提陳箴。

剖枉追元惡，埋輪翦大奸。

稜稜施鐵面，行旅或安然。

正拘提間，忽代巡委查盤武昌。魏推官只得收拾起行。先時魏推官到任時，首參謁撫按司道，因遇逆風，泊船小港，獨坐無聊，在船中眺望。見遠遠一林松竹，中間隱隱露出殿閣，間又逆風中，送上幾聲鈴鐸。問梢子，答應是聖壽禪寺。魏推官道：『是隔屬，不妨打轎去一隨喜。』不多帶人役，不開道，竟到林子裏來。却見：

竹欹如延客，松喬似引人。

江村人迹少，一徑繡苔茵。

轉過林子，聽得鐘聲斷續，笙管悠揚，是幾個行童，將着樂器，十許個僧人，執

着香，迎來到山門，又是一個老僧，鬢餘殘雪，面有月光，躬身相送。入大殿，參了諸佛，轉到方丈，却是紙窗竹屋，風致悠然，小草名花，幽妍可憇，器具修潔，微塵不生，滿壁斗方詩畫，都是讚主僧道寂的，有道：

百年老樹知僧臘，  
一片明蟾映古心。

有道：

廿載遠塵市，  
一心橫古今。

有道：

解到風旛緣著想，  
悟來明鏡本無臺。

有道：

慧從定裏出，  
覺作世之光。

魏推官看了道：『這老僧想是寂和尚了。方外高人，可以賓主禮見。』老僧謙讓許久，側坐了。須臾，茶至，排列些果品點心，極精潔。相與談些口頭禪，彼此推

重。總之，做官的談禪，見解已超俗人，和尚們也假借他，故此說得。坐久進齋，儘有遠方之物，似出宿備。魏推官道：『上人禪林名宿，正宜脫去俗情，適纔煩僧行遠迎，如此厚款，太厚了麼？』側邊立着一個會搗鬼，快嘴小和尚，答應道：『師祖平日不輕見人，禮數脫略。三日前，定中知大貴人將到，特差小僧前往城市，預備蔬菜。早間分付僧行門外迎接，故此如此。』魏推官道：『寂上人果然能前知麼？』寂和尚道：『不敢，是小僧浪言。』魏推官也笑是鬼話。當晚就宿寺中，與寂和尚做個知己。寺中也就立個大檀越老翁魏，大紅紙疏頭。魏推官雖道他是鬼話，故意試他。回日與每次過往，俱去探他。那迎款宛同一日。這次，魏推官也去訪他。到府，不過照例到府縣衙門，查一查倉庫，點一點人役，把罪囚過一過堂，憑吏書簡幾個矜疑的，聽代巡開釋。向府縣正官，討一討佐二雜職賢否，併不好書吏應戒飭的，造冊以候代巡獎戒。其時值張太岳母喪回籍，兩院三司，都到江陵赴弔，魏推官也且回任。

葫蘆依樣畫，書吏枉奔波。

誰是急公者，虛心爲勸磨。

回衙，不免理論日前未完事件。陳箎前已尋着單規，央他尋大分上。單外郎主張，千金過龍，可以無事。陳箎道：『魏四府聞得他不曾破手。若造次進去，一變臉，這番事體，越不好了。若沒有貼體鄉親，不若尋張閣老公子。』單外郎笑道：『我做得與你做，是便宜你。』張公子怕三千金不開眼哩。』陳箎見他說得是，就聽他將千金交與單外郎。單外郎乘官不在，先與管家講起，管家道：『奶奶要得緊。奶奶應了，不怕老爺不依。』單外郎故意激他道：『我見老爺甚是執法，怕奶奶也做不來。若做得時，萬金也可得。管家小小也得個千金。』管家道：『縛牛自有縛牛法，都在奶奶身上。』管家去與奶奶說，果然一力應承。單規却將六百兩送送與奶奶，管家加一，六十兩，說事的後手三十兩，其餘單外郎落籠。

千金買出獅吼，三面好縱鷓鴣。

魏推官到了衙中，傍晚兩人喫了些酒，收拾方罷，那奶奶笑吟吟道：「做了年餘官，今日纔得一宗大財。」魏推官道：「你說我查盤回，帶得這些程儀麼？」奶奶道：「這樣叫做大財。」就在袖中拿出陳篋一紙訴詞道：「這人拿銀子六百兩，我收受了。你可圓活他。」魏推官道：「這人饒他不得。我正要拿倒他，立個名。」奶奶道：「圖名不如圖利。你今日說做官好，明日說做官好，如今弄得還京債尙不够。有這一主銀子，還了他不成。」魏推官道：「官久自富。奶奶不要如此。」奶奶道：「官久自富，已兩年進士，一年推官，只得這樣。見錢不搶，到老不長。任你什麼，我只要這宗銀子。」魏推官道：「這是誰拿進來的？」奶奶道：「天送來的，不要這等癡！你不要錢，你陞官時，那男盜女娼的，却要你的。只問你，如今不捉幾兩銀子還人，後邊誰人借你？況且這事別人已問明白了，你生事害人做甚麼？」憤憤的只待要鬧。

虎心原自猛，  
豺性更能貪。

那解名和義，  
唯知利是耽。

魏奶奶也不拿出銀子來看，竟自睡去了。魏推官叫過管家來，假狠道：「這干奴儕，做得好事！是那入做下的？」都得了錢，只彼此相看，絕不做聲。查那管門的要打，奶奶又跳起來，道：「你打我不得，借他打我麼？」嚷起來，魏推官便不敢做聲。要拷問把私衛皂隸，又怕聲張。只尋他空隙，道他不常川守衛，打了二十五一一個，消氣。悶悶的關了幾日。上司來催，沒奈何也只得照前問擬。那單外郎要發賣手段，還要奶奶逼勒魏推官，把陳篋做個乾淨，龜子做個煞。自此陳篋高枕無憂，龜子延頸受戮。

初無殺人意，  
奈擢殺人錢。

落筆如矛戟，  
冤魂泣九泉。

魏推官也因這節，怕奶奶又做出來，私衛關防甚嚴，酒也不甚出去喫。未幾按院發牌按臨武昌府，魏推官先期到府，將衙門封固，轉斗都塞了，叫本府知照



二員，輪放水菜。又對奶奶說：『只可一不可二了。』奶奶道：『真窮鬼，真窮鬼！且看！』出門，將門上着實分付一番方去。只因魏推官原是本分要好的人，因這事覺得違心，又怕人知道，心中抑鬱。將近聖壽寺，巴不得一步跨上岸，與寂和尚一談。不期轉過林子，並不見鐘磬鼓樂響。到了寺門前，虧得一個小沙彌看見，忙去叫時，走得幾個來接，也有只帶搭子，沒有僧帽，也有着得短衫，不穿徧衫，趕上來，香棒兒也拿不及一根。到方丈，桌上灰塵堆滿，椅子東一張，西一張。寂和尚摸了半晌，纔走出，連道：『失迎，草草！』喫了些茶，到晚喫齋，也只是常品。恰好服事的仍舊是那搗鬼快嘴和尚。魏推官對他道：『你師祖怎不前知了？』這和尚道：『委是師祖不會分付，有慢老爺。』寂和尚也急請罪道：『委是有個緣故，老僧也不解說。』魏推官道：『有甚緣故？』上人不妨說來。』寂和尚道：『這事說來近誕。敝寺伽藍，最是靈顯。凡遇貴人過往，三日前託夢報知。先前張閣老鄉試時，避風來敝寺，伽藍都來說，所以張閣老大貴了，捨田十畝，供常住，還留一個神靈顯赫匾。』

額，在伽藍殿中。今老公祖累次來都報，只今次誤了，也不知伽藍他出，也不知有他故，驟懶不報。」魏推官道：「果有此事？」寂和尚道：「老僧不敢謊說。」魏推官道：「我去武昌，往還不過十餘日。上人可爲我一問，是甚緣故？」這一問，魏推官還在疑信之間。不料這老僧，果向伽藍前鬼混道：「你是一寺之主，寺之興廢，全靠於你。你怎失報了貴人，以致誤觸魏推官。他若發惱，便爲闔寺之害。如今要你還不報之故，你快快報來。」說了又說，念了又念，就像泥神道有耳朵的。只爲胸中利害紛紜擾，出口言詞不厭煩。

祝罷，這神人果然有靈，夜中託一夢，將所以然之故，說一個分明。老僧甚是驚駭。

莫言天聽高，神目無不照。

相隔半月，魏推官又來，仍不是前番遠迎光景。魏推官看了，又笑道：「伽藍想仍不靈。」只見這老僧口中趨趨道：「靈是靈的。」魏推官道：「既靈，怎又不

報？且我前日央你問得何如？」寂和尚欲言不言。又停了半日，魏推官大笑。「伽藍之說，還是支吾。」寂和尚又沉吟許久，欲言怕激惱推官，不言，只道他平昔都是誑言，真是出納兩難。纔道個：「不好說。」魏推官道：「我與和尚方外知己，有話但說。」和尚道：「伽藍是這樣說，和尚也不敢信。」把椅移一移，移進魏推官，悄悄道：「伽藍說：老公祖異日該撫全楚，位主冢宰，此地屬其轄下。」魏推官笑道：「怕沒這事。」和尚道：「平日通報，以此之故。」魏推官又道：「今日不報，想我不能撫楚了。」和尚道：「真難說。」推官又催他。和尚道：「神人說：近日老公祖得了一人六百金，捉生替死，枉斷一人，天符已下，不能撫楚，故此不報。」這幾句嚇得魏推官：

似立華山頂，

似立滄海濱。

汗透重裘濕，

身無欲主神。

強打着面皮道：「下官素頗自礪，一時不明，枉人有之，得財欺法，實是沒有。」

坐不定身子，起身上船。寂和尚陪上許久殷勤，請罪，留他不住，只得於寺門相送。魏推官執着手道：「適纔之言，不可輕洩。」和尚連聲「不敢！」這魏推官歸途，好生悒悒，待要叫人使龜子出狀，自己央同人翻招。怕陳箒知道，倒賊。『況這宗案，又經達部了。若是抹殺，怎真窩家漏網，假窩家典刑？都爲我得錢之故。』正是：

因貧成乳虎，  
從悔作藩羊。

到得府，傳梆開門，竟入書房悶坐。這奶奶又攬得幾件公事，巴不得推官回。聽得竟入書房，道：「這甚作怪！」也走入書房，只聽得魏推官在房內將靴脚踏上兩跌，道：「一個八座，輕輕丟去了。」魏奶奶帶着笑，走進相見，道：「甚麼八座丟去了？若是好的，還叫人尋將來。」魏推官道：「只爲你六百兩銀子，賣去了我一個吏部尙書。」奶奶道：「若買賣得個吏部尙書，還是銀子好。」魏推官把從前一段事，細細說與，道：「暗有鬼神，駟馬莫及。」歎息悲傷，幾於淚下。

漫喜筐篋盈積，  
誰知天道彰明，

聚盡魏州城鐵，  
鑄他錯字不成。

奶奶見他怨悵，道：「你是怕我又做甚事，說這鬼話，想還是秀才時窮鬼附你體說的。」奶奶見是說不入頭，洋洋去了。未幾，是張江陵新例，南邊江洋，與北地響馬，審實俱決不待時。旨下，部文到，這龜子與衆強人俱各押赴市曹斬首。可憐：

正是烟花主帥，  
何關斬揭渠魁。

蕭艾盡歸刪刈，  
彩筆織就風雷。

魏推官聞之，越發杌隉。不及考滿，病弱，只得告假回籍，不數年身故。可見不當而得，明有人非，暗有鬼責。丈夫心地光明，一介不取，便沒有鬼神，也不可苟且。況是圖財害人。至於淺見，最是婦人，如何可令做主！這病源，先在未讀書做官時，便畜了富貴利達之心。一到得官，大家放肆，未有不害事的。我請問衆守財虜，貪財是要顧妻子，要營官職？若併一身不能保，應得祿位，俱爲削去，不可警省麼？幽

冥之事，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。枉法擢錢，敲剝百姓，更是不可。若到聽分上，雖云他人得財，罪過終是我作。作聰明任性，雖云此中無染，終是明而不明，有負洗冤雪枉四字。近來又見黨護書役，聽其脫罪。真逼死人的，反作原告，無辜的破家殺身。草刈無罪，芥視青衿。催牌如火，批駁如雲。必欲鍛鍊成獄。蓋批駁假手書役，宜乎任其穿鼻。但一人之冤不伸，反又殺人身，破人家，悍然不顧，只怕人怨天怒，恐亦有所不免也。故古斷獄所戒，曰惟官，惟反，惟內，惟貨，惟來，其罪惟均。官是官宦勢力，反是報復恩仇，惟內是妻子，或私人請託，貨是賄賂，來是干謁書札。總之枉法殺人一也。按獄者慎之懍之！

## 姚伯子至孝受顯榮<sup>①</sup>

周清原<sup>②</sup>

終日尋經論史，深夜吸月迎風。一盃清酒貯心胸，長嘯數聲星動。文筆煙雲繞惹，研硃風雨縱橫。說來忠孝興偏濃，不與尋常打闕。

這首詞兒名西江月，總見世人惟有忠孝二字最大，其餘還是小事。若在這兩字上用得些功，方纔算得一個人。如今這回說行孝的報應。但行孝是人的本等，怎生說到報應上去？只爲世上那一種愚下之民，說行孝未必有益，忤逆未必有罪，所以他敢於放肆。不知那個孝字，驚天動地，從來大聖大賢，大佛菩薩，玉皇大帝，太上老君，閻羅天子，那個敢不敬重着這一個字。在下先說幾個忤逆的報

①原載西湖二集第六卷。西湖二集凡三十四卷。

②清原，號濟川子，名未詳，武林人，生於明末，終於諸生。著西湖二集。

應與列位看官一聽。話說杭州湯鎮一個忤逆之子，叫做曹寶兒，兇惡無比，凌虐其母，不可勝言。母親被兒子凌虐慣了，只當小鬼一般畏懼。這曹寶兒生下一子，方纔三歲，極其愛惜。一日，妻子偶然把兒子跌了一交，磕損其頭，妻子恐怕對婆婆大哭道：『兒子回家，必然要把我打死了。不如投水而死，省得死在他手裏。』婆婆道：『不要投水，只說是我將來跌壞了，做我老性命不着。我且權躲在小姑娘家裏，等他怒過了頭，回來便是。』到晚間，曹寶兒來家，見兒子跌得頭破，大怒之極，把妻子一把揪將過來，只待要殺。妻子說：『不干我事，都是婆婆之故。』次日，曹寶兒身邊悄悄帶了一把刀子，走到中途，將來藏在石下，竟走到小妹妹家，假以溫言騙母。母親不知其意，與寶兒同行，行到藏刀之處，寶兒取刀要殺母親。在石下尋摸，早不見那把刀子，但見一條大蛇當道，怒氣勃勃。曹寶兒心下慌張之極，不覺雙足陷入地中。霎時間直陷至膝，七竅流血，自己求告道：『是我不是了！怎生這般忤逆，要殺害母親！』其母急往前救抱，無計可施。遂急急走回家來，



叫媳婦帶了鋤頭，同往救掘。隨掘隨陷，掘得一尺，到陷下二尺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啖以飯食，號泣徹天，三日而死。觀者日數千萬人，莫不稱快。這是元至正甲辰六月之事。還有一個忤逆子報應之事，是山西平陽府軍生周震，始初做得一個秀才，便欺虐閭里，看得自己如天之大，別人如螞蟻之小，犬馬之賤。不要說是平常人，就是孔子孟子，他也全不看在眼裏。僥倖秋試，便腆起肚子，揚揚得意，對父親道：『我是貴子，恐非爾父之所能生也！』父親見家醜不可外揚，只得忍氣吞聲。後周震患了一場病，久臥牀褥，雙目俱盲，忽作驢鳴數聲而死。始死之時，鄰人有與同死者，還魂轉來說：『周震見閻羅天子，命判官查其罪惡，叫周震變驢。周震大聲喧辨道：『我有何罪？要我變驢。』閻羅天子道：『爾忤逆父母，怎生不該變畜生！』周震慌張，方纔哀告道：『既變畜生，願王哀憐，把我托生安逸之處。』閻羅天子道：『你眼界最大，把他覆了雙目，終日推磨。』周震方纔語塞。只見牛頭夜叉，將驢皮一張，披在周震身上。將鐵鞭鞭了數十下，周震變驢，跳躍而去。』這兩

個是忤逆子的報應了。還有忤逆媳婦的報應。唐朝賈耽丞相爲滑州節度使之時，滑州百姓。一個媳婦，極其忤逆。婆婆目盲，媳婦以蚯蚓蟲作羹，與婆婆喫。婆婆覺得其味甚異，留與兒子回家看視。兒子看了，仰天號泣。恍惚之間，見空中一個金甲神將，把這忤逆媳婦的頭截去，換上一個狗頭，聲音猶是人聲，時人謂之狗頭新婦。賈丞相叫人將繩索牽了這個狗頭新婦，滿城遊行，以爲不孝之報。又有福建延平府杜氏兄弟三人，輪供一母。兄弟各出外鋤田，叫這三個媳婦供給。三人出外，這三個媳婦便大罵婆婆，終日沒得粥飯與婆婆喫。婆婆痛苦，要自縊而死。嘉靖辛卯七月中，青天白日，劃刺刺一個大霹靂響，只見電火通紅之中，三個婦人，一個變牛，一個變狗，一個變豬，只頭還是人頭。觀看之人，日逐千千萬萬。衆人都畫了圖樣，刊布於世，以警戒人。看官，你道忤逆之報，昭昭如此，怎麼人不要學做孝順之人，以致天譴。有詩爲證：

公姑父母卽天神，  
觸忤天神殞自身。

莫怪小人饒口舌，  
恐君驢馬變成真。

列位看官，你看忤逆之報，一毫不差。那行兇作惡之人，只道鬼神不靈，不知舉心動念，天地皆知。況罪莫大於不孝。若天地饒過了你的罪犯，便不成一個天地了。忤逆的既是這般靈應，行孝的自然靈佑，鬼神感動。從來道，孝通神明，並無虛謬之理。看官牢坐，待在下慢慢說來。話說這位孝子姚伯華，生在浙江嚴州府桐廬縣，二十未娶，事父母極孝。昏定晨省，再不肯離父母左右。父母年俱六十餘歲，要與伯華娶媳婦，道：「吾父母俱老，早娶媳婦，生下孫兒，以接姚門香火。此吾父母之願。」伯華稟道：「常見人家娶了媳婦，思量他孝順服事，或是娶了一個不賢惠的，三言四語，添嘴送舌，兒子不察，聽了枕邊之言，反把父母恩情都疎冷了。世上孝順的，有得幾個。不如不娶，父子方得一家。若是娶了，父子便分爲兩家。以此兒心不願。且待日後細細訪得一個賢惠孝順的行聘未遲。」伯華說了，父母亦不强他。伯華在家，終日孝順力田，家道頗是溫厚，奉養無缺。果是：

萬兩黃金未爲貴，一家安樂值錢多。

話說姚伯華一味行孝，父母年老，膝下承顏順志，好不快樂。怎知樂極悲生，降下一天橫禍！那時正是元順帝末年，荒淫酒色。哈麻丞相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。帝習爲之，號演撲兒法。哈麻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又進西番僧伽璘真于帝，行十六天魔舞，男女裸處，君臣宣淫，羣僧出入宮中，醜聲聞於外。市井之人，莫不聞而惡之。行省大臣，日以納賄賂爲事。多者高官厚爵，少者貶降謫罰。順帝一毫不知。皇子愛猶識理達獵，專好佛書，坐清寧殿，分布長席，列坐高麗西蕃僧道。『諭德李好文先生，教我讀儒書多年，尙不曉其義。今聽佛法，一夜卽曉。』因此愈崇尙佛教。凡百官要求超遷的，以習佛法爲絲，求西蕃僧稱贊，卽轉高官。所以當時有口號道：

若要高官，須求西蕃。

其昏濁如此。那時天下也不是元朝的天下，是衙門人的天下，財主人的天下。你

道怎麼？只因元朝法度廢弛，盡委之衙門人役。衙門人都以得財爲事，子子孫孫，蟠據於其中。所以從來道：『清官出不得吏人手。』何況元朝昏亂之官，曉得衙門怎的來！前後左右，盡爲蒙蔽，不過只瞞得堂上一人而已。凡做一件事，無非爲衙門得財之計。果然是官也分，吏也分，大家均分，有錢者生，無錢者死。因此百事朦朧，天下都成瞎帳之事。以此紅巾賊紛紛而起，都以白蓮教燒香聚衆，割據地方，四散搶擄劫掠，殺人如砍瓜切菜，百姓哭聲震天，四散奔走。但見：

亂紛紛煙焰蔽天，哭淘淘悲聲動地。刀鎗凝一片白雪，旗幟晃十里紅雲。滾滾煙塵，可憐無數頭顱拋滿路，悽悽殺氣，惜哉幾萬血肉踏成泥。鎗尖上擲着人心，馬領下懸掛甲首。干戈隊裏，無復生還；鐵馬場中，只有死去。魂飛天半，男女同作一坑，塵血染山前，老穉並爲萬壑鬼。

話說這桐廬縣在浙江上游，與杭州甚近。那賊兵四散而來，彌山布野，好生

利害。各處人民，都紛紛逃竄於深山窮谷之中。若是走不快的，盡爲刀下之鬼。姚伯華見百姓紛紛逃竄，父母都六十餘歲，家事又頗過得，算得紅巾賊要來搶擄，性命難存。只得急急攜了父母，走到閩原山中避紅巾之亂。那紅巾賊到已吃他避過了，怎知又生出一種假紅巾賊來。那時浙江右丞阿兒溫沙差三千兵去殺項普略。那項普略是能征慣戰之將，兼之阿兒溫沙是個極貪之官，專要的是孔方兄。因此賞罰不明，兵心不服。軍士並無紀律。纔離了杭州，便四散搶掠。那些百姓吃了紅巾賊的苦，又吃官兵的苦，真是亂上加亂，苦中生苦。兩軍相交，戰得上數合，官兵身邊，各懷重賞，並無戰心，又被項普略肋腰裏撞出一彪賊兵來，殺得個罄盡。項普略得勝而回。這些敗殘軍兵，剩得不上百餘人，沒了主將，回來不得，索性假裝紅巾賊，拿了紅巾賊失落的旗幟，頭上也包了頂紅巾，就如水滸傳中李鬼假做李逵相似，臉上搽些黑墨，手裏拿了兩把板斧，躲在樹林裏耀武揚威的剪徑。不撞着真正李逵，誰辨他真假。吶喊搖旗，逢人便殺，遇物便搶，把老婦

人殺死，少年婦人搶來做壓寨夫人，輪流姦淫。人只道是紅巾賊，誰敢正眼兒觀他。有詩嘆道：

中原不可生強盜，  
強盜纔生不可除。

一盜既生羣盜起，  
功臣皆是盜根株。

又有詩嘆道：

紅巾原是殺人賊，  
假說殺賊卽紅巾。

剪徑李逵成李鬼，  
擦些黑墨便爲真。

話說那些假紅巾賊到處擄掠殺人，姚伯華父親，只道紅巾賊去遠，方纔走出，招呼兒子。怎知假紅巾賊正到，被他一把拿住。他母親在樹林中，見丈夫被賊拿住，登時走出，取出手中金銀首飾，送與賊人，以爲買命錢。那賊人收了金銀，道：「錢財也要，性命也要。」說罷，便把這老兩口兒，從山崖上直擲將下來。

山下新添枉死鬼，  
孝子何處覓雙親。

話說姚伯華父母雙雙被賊人擲死，那時姚伯華從亂軍中失散了父母，人捱擠，紛紛亂竄。伯華四處尋覓，喊叫並不見影。心下慌張，不願性命找尋。當夜在星月之下，遍處徘徊顧望，竟無蹤跡。次日，賊人稍退，伯華心中，走頭沒路。大聲痛哭，竟至血淚流出。果然孝感天地。那時賊鋒未已，誰敢行走。四野茫茫，並無一人可以問得消息。伯華只得望空禱告天地道：『我父母何在？萬乞天地神明指示。』禱告已畢，忽然背後有人則聲道：『爾父母在前面山崖之下，速往尋覓。』伯華回轉看視，並無一人。有詩爲證：

曠野茫茫屬恁人，  
有誰指示爾雙親？

是知孝德通天地，  
幻出神明感至人。

話說伯華回頭看視，並無一人，急急忙忙走到前面山崖之下，呼叫不見聲應。細細尋覓，但見父母屍骸，做一堆兒擲死在地。伯華痛哭，那時盜賊縱橫，一陣去了，又是一陣。伯華料賊人必然又來。若還遇見，自己性命亦不能保。急將身上



衣服，脫將下來，扯爲兩處，裹了父母屍首，每邊一個，背在肩上。不敢從大路而行，乘夜從小路而走。用盡平生之力，穿林渡嶺，走得數里，却早天色昏暗上來。星月之下，脚高步低，磕磕撞撞，好生難走。一步步捱到江口。那時已是二更天氣，萬籟無聲，江邊靜悄悄的。並無一舟可渡。伯華對天嘆息道：『這時怎得個船兒渡過南岸去便好。若遲到明日，恐賊兵又來，性命難免矣！』嘆息方畢，兩淚交流。只聽得上流頭咿咿呀呀，一個漁父掉一隻船兒下來。伯華暗暗叫聲：『謝天地！』叫那漁父，渡一渡到南岸去。漁父依言，將船兒撐到岸邊，伯華背了兩個屍首，跳上了船。漁父一篙子撐開了船，問這姚伯華道：『這是誰人屍首？』伯華哭訴道：『是雙親屍首，被賊人推落崖下而死。無可奈何，恐賊明早又來，性命難保，只得連夜背了，載到祖墳上埋葬。』說罷，號啕痛哭不止。霎時間，到了南岸，伯華袖中取出銀鐺子一隻，付與漁父。漁父大笑道：『我見你是大孝之人，所以特撐船來渡你，難道是要銀鐺之人！你只看這兵火之際，二更天氣，連鬼也沒一個，這船兒從何

而來？」說罷，不受其錫，把篙點開來船，口裏唱個歌兒，伯華一一聽得明白道：

吾本桐江土地神，感君行孝哭江濱。

城隍命我非閑事，說與君家辨假真。

那漁父歌畢，霎時間便不見了這隻船兒。伯華大驚，拜謝天地，背了雙親。那時力氣已竭，腿腳酸軟，慢慢的，一步掙一步，漸漸掙到祖墳左首，解開了衣服，把屍首放在地上端正，採些樹葉掩覆。思量要掘地坎，將來埋葬，爭奈無一件器械，可以挖掘。只得尋了一個木錐，將來挖土。那時一連三日，水米不曾沾牙，飢餓之極，精神困倦，一邊挖土，身子已顛仆於土坑之內矣。感得山神化作一個老人，扶他起來，與他一碗漿飯吃了，方纔掙得起。及至掙起之時，那老人又不見矣。真神靈保佑也。伯華又恐盜賊走來，只得日裏躲過，夜裏出來掘土。又有大蟲前後咆哮。伯華那時已是聽天由命，並無畏懼之心。如此兩晝夜，十指血流，點點的滴在地上。伯華也不顧疼痛，方纔掘得成穴，深一丈餘，將二骸藏於穴內，又負土成墳，築高

三尺，痛哭之極，至於吐血。有詩爲證：

掘土成墳恨有餘，  
山神送飯助飢虛。

姚家墳墓非容易，  
孝子當年手拮据。

話說姚孝子掘土成墳，埋葬了雙親，那時身體羸瘦，已是鬼一般的模樣。盜賊正在縱橫之際，只得東奔西竄，沒影的逃躲性命。日不成日，夜不成夜。直待我洪武爺成了一統之業，天下方得安寧。姚伯華纔走到故基一看，已成了一片荒地。蒼草青青，狐兔縱橫而已。遂砍伐些樹木，搭起一間蓬廠居住，漸漸經營起來，方成就得一間房子。那時子然一身，形影相弔，戚眷之中，已十亡其七八。後來漸復了故業，想起雙親死於非命，今幸得天下太平，人民復業，父母死去，已經多年，好生痛苦。只記得遇難之時，是二月，也不知父母是何日死亡。所以後來每到二月間，便斷絕酒食，不吃葷血，不見賓客，擁爐自泣，手持杖畫灰，眼淚滴於灰中，其灰盡濕。又走到父母擲死之處，伏地痛哭，聲徹黃泉，山中鳥獸，盡助其悲哀，爲之

徘徊躑躅。淚滴土上，所滴之處，草木不生。人人稱其孝感，因名之爲哭親崖。凡是三次神靈顯聖之地，俱至誠禮拜，叩頭感謝，年年如此。又記得逃難之時，沒有草履，步行不便，幾乎性命不保。幸以銀釵一隻，換得草履一雙，方纔得救性命。遂終身手織草履，以施貧窮之人，不取其錢。後聘錢塘楊氏爲妻。那楊氏也是個極孝之人，見丈夫如此痛哭，亦助其悲哀。一月不茹葷血。後生三子，三子也極其孝順。伯華患病，三子至誠禱告北斗，願減己壽以益父親。果是：

孝順定生孝順子，  
忤逆還生忤逆兒。

三子共生八孫。姚夔字大章，正統七年中進士，做到吏部尙書，贈少保，諡文敏，人品事業，種種都妙。姚龍做河南左參政。曾孫姚璧，甲申年中進士，做兵部郎中。子孫男女，共有七百多人。伯華活至七十餘歲而卒，贈通議大夫，禮部右侍郎。今稱孝子者，莫不稱姚伯華焉；稱孝子有顯報者，亦莫不稱姚伯華焉。有古風一首，單道姚伯華好處：

元朝末年耽燕逸，  
天魔十六舞腰身，  
密室宣淫醜不堪，  
蠹種在宮苦在民，  
紅巾賊去又紅巾，  
可憐伯華兩父母，  
伯華夜抱雙骸骨，  
載屍渡向南岸去，  
三日無餐仆不起，  
山神有知餽漿飯，  
血淚成墳墳土高，  
孝德通天非謬語，  
哈麻媚獻西番術，  
君臣宣淫在密室，  
法度廢弛官貪婪，  
紅巾賊起視耽耽，  
干戈簇簇殺萬民，  
推墮山崖跌作塵，  
夜渡桐江鬼神惚，  
不取金銀見超忽，  
自己已作一鬼矣，  
致令孝子終不死，  
隨地虎豹亂咆哮，  
子孫世代盛官袍。

### 韓晉公人畜兩贖<sup>○</sup>

周清原

此日人非昔日人，  
紅殘鈿碎花樓下，  
笛聲空怨趙王倫。  
金谷千年更不春。

話說晉朝石崇字季倫，青州人氏，小名齊奴，官拜衛尉之職，極有詩才，與文人才子齊名，富可敵國。嘗與貴戚王愷鬪富。王愷事事不如石崇。有個園亭在河陽之金谷，就取名爲金谷園。其富麗奢華，世無與比。石崇曾爲交趾探訪使，以珍珠十斛，聘得美妾一人，名爲綠珠。那綠珠姓梁，是白州博白縣人。綠珠生於雙角山下。白州風俗，以珠爲上寶，生女爲珠娘，生男爲珠兒，因此取名爲綠珠。綠珠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石崇娶得來家，寵愛無比。綠珠善於吹笛，又善舞。

○原載西湖二集第九卷。

明君之曲。石崇遂自作一篇明君曲，又作一篇懊惱曲，以贈綠珠。石崇美妾，共有千餘人，都不及綠珠之妙。石崇在金谷園宴客，窮極水陸之珍。每每宴客，必命綠珠出來歌舞數曲，見者都忘失魂魄。因此，綠珠之美名聞天下。那時晉帝兄弟趙王倫專權，有個孫秀將軍，在趙王倫門下，是個貪財好色之徒，酷似三國之時呂布一般心性。他見石崇有此美妾，又見石崇有敵國之富，兩項兒心如火熱。俗語道：孫飛虎好色，柳盜跖貪財，這賊牛兩般兒都愛。那孫秀遂起貪圖之心，遣數個心腹使者，到石崇處索取綠珠爲妾。那時石崇正在金谷園，登涼臺，臨清水，與羣妾飲宴，吹彈歌舞，極盡人間之樂。忽見孫秀差人來要索取美人。石崇遂出姬妾數百人，任憑使者揀擇。那些姬妾都披着羅縠之衣，蘭麝交錯，異香襲人。使者看了一遍，道：『君侯美人，個個佳麗。但我奉孫將軍之命，專要綠珠美人一名，其餘一概不要，不知那一位是綠珠？』石崇大怒道：『綠珠是吾所寵愛之人，斷不可得。其餘便當奉送。』使者道：『單單只要綠珠一名。吾侯博通今古，深知時務，願

加三思。』石崇只是不肯。數個使者，出而又返，說了又說，道：『與他綠珠罷，休得固執，以生餘事！』石崇堅執，再三不肯。使者回去，對孫秀說了。孫秀勃然大怒，遂勸趙王倫殺石崇。孫秀領兵前來，圍了石崇第宅。石崇對綠珠道：『我今日爲爾死矣，奈何？』綠珠涕泣答道：『妾當效死於君侯之前，以明我之心也。』石崇止住綠珠。綠珠不聽，遂從高樓上顛倒墜將下來，面容粉碎而死。孫秀見綠珠墜樓而死，甚是恨恨，遂把石崇斬於東市，夷其家族，擄其財寶姬妾。誰知石崇死後十日，趙王倫作反事敗，左衛將軍趙泉，斬孫秀於中書，軍士趙駿，將孫秀的心剖而食之，亦擄其財寶姬妾。人人知屈殺綠珠之報，無不快暢。因名其樓曰綠珠。樓在步廣里。所以後人有詩道：

綠珠銜淚舞，  
孫秀強相邀。

這是一個奪美人的故事了。還有一個，出在唐朝武后之時，姓喬名知之，官拜補闕之職，有個寵嫖，名爲窈娘，姿色極美，也精於歌舞。喬知之自小教窈娘讀



書，遂善於詩賦，喬知之愛如掌上之珍。那喬知之不識時務，也將來宴客歌舞。因此窈娘之名，與綠珠一樣。那時武承嗣權勢如天之大。一日宴飲百官，喬知之也在酒席之上。武承嗣取出金銀珠釧錦繡，就在席上付與喬知之，聘取窈娘。喬知之驚得目瞪口呆，却又不肯違拗，只得應允。武承嗣就着隨從人等將聘禮送與喬家，登時搶出窈娘，簇擁了上轎，如飛而去。喬知之好生割捨不得。遂作綠珠篇以敘其怨，詞道：

石家金谷重新聲，

明珠十斛買娉婷。

此日可憐無復甘，

此時可愛得人情。

君家閨閣未遭難，

常持歌舞使人看。

富貴雄豪非分理，

驕矜勢力橫相示。

辭君去君終不忍，

徒勞掩面傷紅粉。

百年離別在高樓，

一旦紅顏爲君盡。

喬知之做完此詞，悄悄走到武承嗣門首，哀哀懇告。門上一個內官，將此詞傳與竊娘。竊娘見了此詞，大哭一場，將身投入井中而死。武承嗣大怒，叫人從井中撈起屍首。衣袖中搜出此詞，登時把這個內官打死，分付刑官將喬知之羅織其罪，致之死地。誰知天理昭昭，後來武承嗣造反，合門誅夷，都是一報還一報之事。看官，你道石崇喬知之二人，沒些要緊，把美妾出來獻酒，惹得人起貪圖之念，連性命也都送在他手裏。所以道：

慢藏誨盜， 冶容誨淫。

有美姬妾的，不可不以此爲戒。但是那個奪人姬妾的，何苦作此惡孽，害人性命，連自己也不得其死。如今聽小子說一個人奩兩贈的故事，傳與後世，做風流話柄。話說唐朝藩鎮之權，極是利害，各人割據地方，兵精地廣。那跋扈的藩鎮，目中竟不知有朝廷法度。以此，終爲唐朝之患。那時共分天下爲十道：

關內， 河南， 河東， 河北， 湖南。

隴右，淮南，江南，劍南，嶺南。

內中單表一位藩鎮，姓韓名滉，封爲晉公，統領淮南、江南二道，共十五州地方。這韓滉相貌威嚴，堂堂一表，氣吞宇宙，力敵萬夫。那時正是安祿山史思明作亂，各處藩鎮聚兵保守地方。韓滉積草屯糧，廣招勇士，遂聚了十餘萬精兵，奇才劍客之士，不計其數。韓滉見自己兵精糧足，又見四處干戈競起，朝廷俱無可奈何，他便懷着不良之心，思量獨霸一方。又恐人心不服，嚴刑重罰。少有背着他意見的，便砍頭以示其威。因此，人人懼怕。他自己住於潤州，凡十五州，各造帥府一所，極其雄壯，不時巡歷。所到之處，神鬼俱驚，威勢同於王者。各官員人等，唯恐得罪，奉承不暇。不說韓滉強悍，懷不臣之心，且說一個客商，叫做李順，販賣絲綿緞絹，來於潤州，泊船在京口堰下。夜間一陣大風，把船纜吹斷，如一片小葉相似。李順天明起來，一看，只叫得苦，但見：

波頭洶湧，水面汪洋。洶湧波頭，顯出千尋雪浪；汪洋水面，堆成萬仞洪濤。

骨都都無岸無邊，白茫茫迷天迷地。蛟龍引纜，鬼怪扳船，時時跌入水晶宮，刻刻誤陷夜叉室。

話說李順這隻船，被大風吹了幾千萬里，只待要翻將轉來。李順驚得魂不附體。幸而飄到一個山島邊，李順合船中人，叫聲慚愧，且把船來繫了，隨步上山一觀。滿路都是荆棘，仔細尋覓，却有一條鳥徑，可以行走。李順尋步上山，行够五六里，忽然見一個人帶一頂烏巾，身上穿着古服，不是時世裝束，相貌甚是奇古，也與常人不同。見了李順，便叫道：『李順，你來也！』李順見這人叫出姓名，知是仙人，即忙下拜。那個人道：『有事相煩，不必下拜。』就領了李順，走到山頂之上。那山頂上有一座宮闕，瓊樓玉宇，宛似神仙洞府。這人領李順進了數重殿門，來到殿下。李順望上遙拜，只聽得簾中有人說道：『欲寄金陵韓公一書，無訝相勞也。』說罷，便有兩個童子從簾中傳出一封書來，付與李順。李順接了這封書，放在袖內，拜而受之。那個人遂領李順，重重離了殿門，送到船邊。李順道：『這是河

山？韓公偷然盤問是何人寄書，教我怎生抵對？那人說道：『這是東海廣桑山，魯國宣父孔仲尼，得道爲真官，管理此山。韓公卽子路轉世也。他今轉世，昧了前身，性氣強悍，專權自是。今懷爲臣不忠之心，孔子恐其受了刑網，壞了儒門教訓，所以寄書與他，教他了悟前因，改過自新之意。』說罷，李順還到船中。那個人又分付道：『你今安坐舟中，切勿驚恐，不得顧視船外。便到昨日泊舟之處。如違吾言，必有傾覆之患。』說罷，登山而去。舟中人都依其所言，不敢外顧。只聽得刮天風浪之聲，船行如飛，頃刻之間，仍舊復在京口堰下，不知所行幾千萬里矣。李順不敢違拗聖意，持了此書，竟到帥府獻納。却不敢說出子路轉世，並那爲臣不忠之意，只說遇着海中神仙，瓊樓玉宇，重重宮殿，簾中一位仙官，叫兩個童子取出一封書來奉寄之意。韓滉性倔強，似信不信的，拆開書來一看，共有古文九字，都是蝌斗之文。韓滉仔細看了，一字也識不出，遂叫左右文武百官細細辨認，也都看不出。韓滉大怒，要把李順拘禁獄中，問他以妖妄之罪。一壁廂遍訪能識古文

篆字之人數個來辨視，也都不識是何等之字。忽然有一老父走進帥府，其鬚眉皓白，衣冠古怪，自居於客位，高聲說道：『老夫慣識古文篆字，何不問我？』左右虞侯走來稟了韓公。韓公走到客廳，來見這個老父。見老父鬚眉衣服，俱有古怪之意，甚是敬重。遂把這封書與老父辨視。老父視了，大驚大叫，就把此書捧在頂上，向空再拜，賀韓公道：『此宣父孔仲尼之書，乃夏禹蝌蚪文也。』韓公道：『是何等九字？』老父道：『這九字是：

告韓滉，謹臣節，勿妄動。』

韓公驚異，禮敬這個老父。老父辭別出門，韓公送出府門，忽然不見了這位老父。韓公大驚，方知果是異人。走進帥府，慘然不樂，靜坐良久，了然見前世之事，覺得從廣桑山而來，親受孔子之教一般，遂把那跋扈不臣之心，盡數消除，竟改做了一片忠心，連那刑罰也都輕了。有詩爲證：

廣桑山上伸絲身，一到人間幾失真。

宣父書來勸誠勅，了知前世作忠臣。

話說韓公從此悟了前世之因，依從孔子之教，再不敢蒙一毫兒不臣之念。小心謹慎，一味尊奉朝廷法度，四時貢獻不絕。不意李懷光謀反，亂入長安，德宗皇帝出奔。韓滉見帝出奔，恐皇帝有遷都之意，遂聚兵修理石頭城，以待皇帝臨幸。有怪韓滉的，一連奏上數本，說：『韓滉聞鑾輿在外，聚兵修理石頭城，意在謀爲不軌。』德宗皇帝疑心，以問宰相李泌。李泌道：『韓滉公忠清儉，近日聞自車駕在外，貢獻不絕。且鎮撫江東十五州，盜賊不起，滉之力也。所以修理石頭城者，滉見中原板蕩，謂陛下將有臨幸之意，此乃人臣忠篤之慮。韓滉性剛，不附權貴，以故人多謗毀，願陛下察之。』德宗道：『外議洶洶，章奏如麻，卿豈不知乎？』李泌道：『臣固知之。韓滉之子韓臯，爲考功員外郎，今不敢歸省其親，正以謗議沸騰故也。』德宗道：『其子尚懼，卿奈何保他。』李泌道：『滉之用心，臣知之至熟，願上章明其無他。』李泌次日遂上章請以百身保韓滉。德宗道：『卿雖與韓滉

相好，豈得不自愛其身？李泌道：「臣之上章，以爲朝廷，非爲身也。」德宗道：「如何爲朝廷？」李泌道：「今天下旱蝗，關中之米，一斗千錢，江東豐熟，願陛下早下臣之章奏，以解朝廷之惑，面諭韓臯，使之歸省，令滉感激，速運糧儲，豈非爲朝廷乎？」德宗方纔悟道：「朕深喻之矣。」就下李泌章奏，令韓臯謁告歸省，面賜韓臯緋衣。韓臯回到潤州，說朝廷許多恩德。韓滉父子流涕感泣，北向再拜，卽日自到水濱，親自負米一斛。衆兵士見了，無不踴躍向前，爭先負米。韓滉限兒子五日，卽要起身，親自送米到京。韓臯別母，哭聲聞於外。韓滉大怒，把兒子打了一頓，登時逼勒起身，遂發米百萬斛，達於京師。德宗大悅，對太子道：「吾父子今日得生矣！」自此之後，各藩鎮都來貢米，京師之人，方無飢餓之患，皆李泌之策，韓滉之力也。有詩爲證：

鄴侯李泌效賢良，

藩鎮諸司進米糧。

韓滉輸忠親自負，

京師方得免劬勤。



不說韓滉一心在於朝廷，且說韓公部下一個官，姓戎名昱，爲浙西刺史。這戎昱有潘安之貌，子建之才，下筆驚人，千言立就，自恃有才，生性極是傲睨，看人不在眼裏。但那時是離亂之世，重武不重文，若是有數百觔力氣，開得好弓，射得好箭，舞得好刀，打得好拳，手段高強，腿腳撇脫，不要說十八般武藝，件件精通，就是曉得一兩件的，負了這些本事，不愁貧窮。隨你不濟事，少不得也摸頂紗帽在頭上戴戴，或做將官虞侯，或做都尉押衙等官，彎弓插箭，戎裝披掛，馬前喝道，前呼後擁，好不威風氣勢，耀武揚威，何消得曉得天地玄黃四字。那戎昱自負才華，到這時節重武之時，却不道是大市裏賣平天冠，兼挑虎刺。這一種生意，誰人來買。眼見得別人不作興你了。你自負才華，却去嚇誰！就是寫得千百篇詩出，上不得陣，殺不得戰，退不得虜，壓不得賊，要他何用！戎昱負了這個詩袋子，沒處發賣，却被一個妓者收得。這妓者是誰？姓金名鳳，年方一十九歲，容貌無雙，善於歌舞，體性幽閑，再不喜那喧嘩之事，一心只愛的是那詩賦二字。他見了戎昱這個詩

袋子，好生懽喜。戎昱正沒處發賣，見金鳳喜懽他這詩袋子，便把這袋子抖將開來，就像個開雜貨店的，件件搬出。兩個甚是相得。你貪我愛，再不相捨。從此金鳳更不接客。正是：

悲莫悲兮生別離，  
樂莫樂兮新相知。

自此戎昱政事之暇，遊於西湖之上，每每與金鳳盤桓行樂。怎知暗中却惱犯了一個人。這個人是韓公門下一個虞侯，姓牛名原，是個歪斜不正之人，極其貪財。見了孔方兄，便和身倒在上面。不論親朋友，都要此物相送，方纔成個相知。若無此物，他便要在韓公面前添言送語，搬嘴弄舌。因此人人怕他，狐假虎威，凡是將官人等，無不恭敬。那牛原日常裏被人奉承慣了，連自己也忘了是個帥府門下虞侯，只當是個節度使一般。韓公恰好差牛原來於浙西，催軍器衣甲於帥府交納。這却不是個重差了！指望這一來做個大大的財主回去，連那紗帽裏，將軍盔裏，箭袋裏，裹肚裏，靴統裏，都要滿滿盛了銀子。不期撞着這個詩袋子的

戎昱，是個書獃子。別人都奉承虞侯不迭，獨有戎昱恃着這個不值錢詩袋子，全然不采那牛虞侯。牛虞侯大怒道：『俺在帥府做了數十年虞侯，誰人敢不奉承俺。這個傻鳥，這般輕薄，見俺大落落地，並無恭敬之心，甚是可惡！俺帥府門下文武兩班，多少大似他的，見俺這般威勢，深恭大揖，只是低着頭兒。你是何等樣的官兒，輒敢大膽無禮如此。明日起身之時，若送俺的禮厚便罷，若送得薄時，一併治罪。』過了數日，虞侯催了衣甲軍器起身。戎昱擺酒餞行，果然送的禮合着孟子上上一句道：『薄乎云爾。』那虞侯見了，十不滿一，大怒道：『這傻鳥果然可惡！帥府門前，有俺的坐位，却沒有這傻鳥的坐位。俺怕他飛上天去不成！明日來帥府參謁之時，少不得受俺一番臭罵，報此一箭之仇。』又暗暗道：『罵他一番事小，不如尋他一件過犯，在韓爺面前說他一場是非，把他那頂烏紗帽趕去了，豈不爽快。』正是：

明鎗容易躲，  
暗箭最難防。

一邊收拾起身，一邊探訪戎昱過犯，遂訪得戎昱與妓金鳳相好之事。便道：『只這一件事，足報仇了。只說他在浙西不理政事，專一在西湖與妓者飲酒作樂。再添上些言語，激惱韓爺，管情報了此仇。』遂恨恨而去。到了潤州，參見了韓公，交付了軍器衣甲。那時韓公不問他別事，牛原雖然懷恨在心，不好無故而說，只得放在心裏。漸漸過了數月，將近韓公生日之期。你道那時節度之尊，如同帝王一般，況且適當春日，繁華之景，更自不同，有白樂天何處春深好詩爲證：

何處春深好？ 春深藩鎮家。

通犀排帶胯， 瑞靚勒袍花。

飛絮衝毬馬， 垂楊拂妓車。

戎裝拜春設， 左握寶刀斜。

那十五州各官，那一個不預先辦下祝壽之禮，思量來帥府慶壽，都打點得非常華麗，還有的寫下壽文壽詩壽意，寫於錦屏之上。有那做不出詩文的官兒，

都請文人才子替做。我昱也隨例辦了些祝壽之禮，自己做一篇極得意出格的壽文，將來寫在錦屏之上。我昱因浙西官少，事忙不去，着幾個隨從人役，賣了齊整慶壽禮物，到帥府慶壽。一壁廂正打發人役起身，尙未到潤州。且說韓公見自己壽誕將近，各路上部下官，紛紛都來慶壽。舊例都有酒筵，左文右武，教坊司女妓歌舞作樂。那年韓公正是五十之歲，又與他年不同，要分外齊整。因問虞侯牛原道：『你到浙西，可曾知有出色妓女麼？』這一句可的中了牛原之心，隨口答道：『有一妓女金鳳，顏色超羣，最善歌舞。今我使君與他相好，終日在西湖上飲酒盤桓，因此連公務都怠慢了。所以前日軍器衣甲，比往常遲了數日。』韓公也不把這話來在心上，只說道：『浙西既有這一名好妓女，可卽着人去取來，承應歌舞。』說罷，便分付數個軍健到浙西取妓女金鳳承應。那牛原好生歡喜，道：『這傻鳥輕薄得俺好！今番着了俺的手！且先拆散了他這對夫妻，再下毒手，也使他知輕薄的報應。』這是：

只因孔方少，遂起報仇心。

不說牛原滿心歡喜，且說戎昱的使人到了潤州帥府，投遞公文，獻了祝壽禮物，並錦屏。那韓公看了戎昱的壽文，果然出格超羣，與他人做那稱功頌德，八寸三分頭巾的套子說話，大是不同，暗暗稱贊道：『我一向聞知戎昱是個才子，今日這壽文，真正出色。少年生性，與金鳳相好，又何妨乎！待金鳳來時，看這女妓是怎麼樣一個人品，與戎昱怎生相得。』不說韓公暗暗稱贊戎昱，且說那數個軍健，領了韓爺之命，火速到了浙西地方。那時正值戎昱在西湖上與金鳳飲酒。霎時間，帥府軍健，搶到面前，取出帥府批文道：『取女妓金鳳一名承應。』戎昱看了，嚇得面色如土，道：『今日一去，真所云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也！』兩人相對而泣，都無計留連。戎昱道：『我有一計在此。我聞得韓公是英雄慷慨之人，不是貪財好色之輩。他原是子路轉世。昔子見南子，子路不悅。他今日怎便忘失了前世剛腸烈性？我聞詩可感人。我今做一首詩與你，你到帥府，首唱

此詞。韓公英雄氣魄，必然感動。倘或問你，你便乘機哀告。或放你回來相聚，亦未可知也。」遂在亭子上取過筆墨，寫了一首詩，付與金鳳。却被軍健催促起身，不容停留。金鳳只得痛哭拜別而去。戎昱直待望不見了轎子，方纔收拾回衙，好生悽慘。正是：

樂莫樂兮新相知，  
悲莫悲兮生別離。

不說金鳳上路，且說韓公壽日，有一件蹺蹊作怪底事。話說廬山有個道士茅安道，是個稀奇古怪之人，修道於廬山之下，學得奇異變化，飛騰之術。有二子走到廬山，拜茅安道爲師，要學件法術。茅安道遂授二子以隱形之方。那二子學了多時，演習已熟，自謂得了奧妙，辭別了師父，要下廬山而去。茅安道對二子道：『汝法術尙未精通，不可下山去見有權位勢利之人，恐有疎失，爲害不淺。』二子不聽師父之言，堅辭下山。二子下了廬山，一路商量道：『我們法術已成，藏在身上，有何用處。正該去見權位勢利之人。今韓晉公招來奇才劍客之士，我們去

見他，顯個手段與他。等他也知我們道家有如此玄妙之事，替師父增些光采。他若不尊敬我們，我二人便蓄惱他一場，然後隱形而去，他奈何我們不得。且教他吃我們一驚。」說罷，竟投帥府而來。那日正值韓公生日，文武百官，蠅趨蟻附的，都站在帥府門首伺候拜壽，未敢輕進。這二子走到帥府門首，突然要走進去。左右軍卒，見這二子，狂不狂，癡不癡，遂擋住門首。二子不顧，奮臂直入，見了韓公，大叫道：「吾乃廬山有道之士，身懷異術，特來求見。韓公，你今高坐堂中，竟不下堂尊禮我二人，是何道理！」韓公見這二子言語放肆，疑心是個刺客，不敢下堂接見。二子便登堂大罵。韓公大怒，叫左右虞侯拿下二子。二子見韓公叫一聲拿，便暗暗念咒作法，要隱身逃形而去。果然法術不精，畢竟隱遁不去，二子無計可施，當下被虞侯等拿住，一索綑翻，一毫也動彈不得。韓公叫取夾棍夾將起來，問是何等樣人，敢如此大膽放肆。二子痛疼難當，只得招承道：「師父是廬山道士茅安道，慣有飛形變化之術。」韓公最惱的是妖人二字。要連他師父一併拿來，杜



絕了這些妖人種類。就差帳前將官一員，統領兵士一百餘名，前往廬山擒拿妖人茅安道，休得疎失。把二子鎖了鐵索，上了手肘，帶去廬山作眼目。韓公一邊分付，怎知那茅安道已在門首了。左右虞侯來稟道：『門首有廬山道士茅安道求見。』韓公大喜道：『我正要發兵去擒拿，他却自來尋死。正好！』說罷，茅安道已昂然而入。韓公見他是個老父，其鬚眉如雪之白，顏色如桃花之紅，衣冠古樸，像個有道之人，未敢便拿。茅安道開口道：『二子不守教訓，濫試法術，冒瀆虎威，致干刑網，深可痛恨。待老夫先以禮責罰弟子，然後請明公加以刑法，未爲晚也。』說罷，討淨水一杯，韓公恐其興妖作法，不與他淨水。茅安道就走到韓公案前，把硯池中水一口吸了，向二子一噴，二子便登時脫了枷鎖，變成二個大老鼠，在前東西亂跑。茅安道把身子一聳，變成一隻大餓老鷹。每一隻爪抓了一個老鼠，飛入雲中而去，竟不知去向。韓公大驚失色，連那門首拜壽的官員，沒一個不仰面看着天上，寂無蹤跡，真奇事也！大家混了半晌，各官方纔進門，上堂參見。以次

拜壽已畢，韓公命大張酒筵，禮待百官。轅門之中，鼓樂喧天，花腔羯鼓，好生齊整，但見：

瑞靄繽紛，香煙繚繞，帥府門重重錦繡，紫微堂處處笙歌。右柵左廂，花一團  
兮錦一簇，迴廊複道，鼓一拍兮樂一通。繡幙高懸，上掛着五彩瓔珞，朱簾半  
揭，高挖着八寶流蘇。金爐內焚得馥馥霏霏，玉盞裏斟得浮浮煜煜。酒席上  
滿排紫綬金章之貴客，丹墀畔盡列彎弧掛甲之將軍。八仙慶壽，五老獻圖，  
金線織成壽意，王母蟠桃，羣仙薦瑞，錦屏映出瑤章。樂作營中，吹的是太平  
歌，朝天樂，指日聲名播四海；歌喧庭下，唱的是福東海，壽南山，卽今功業煥  
三臺。正是：華堂今日綺筵開，香霧煙濃真盛哉！誰發豪華驚滿座，肯將紅粉  
一時迴。

話說這日韓公烹龍炮鳳，宴飲百官，酒斟數巡，食供四套，女樂交作，恰好的浙西  
金鳳取到，那金鳳一腔怨恨，暗暗含着眼淚，來到堂上，參拜了韓公，又參拜了兩

班文武各官。韓公舉目一觀，果然生的不同，有周美成佳人詞爲證：

有個人人，海棠標韻，飛燕輕盈；酒暈潮紅，羞蛾凝綠，一笑生春。爲伊入恨薰心，更說甚巫山楚雲。斗帳香消，紗窗月冷，着意溫存。

話說韓公見了金鳳生得標致，自將面前玉杯，滿滿斟了一杯香醪，賜與金鳳，命金鳳歌以侑酒。那金鳳承命，不敢推辭，叩首謝了，只得輕敲檀板，緩揭歌喉。韓公細細聽那歌詞道：

好去春風湖上亭，  
柳條藤蔓繫人情。

黃鶯久住渾相戀，  
欲別頻啼四五聲。

那金鳳歌中甚有哀怨之聲。歌畢，韓公道：「我使君與你相好，這首詩是我使君贈汝耶？」金鳳連道：「是。」隨又稟道：「賤妾身隸樂籍，志慕從良。蒙我使君擡舉，但以樂籍未除，烟花孽重，不能如願。今蒙韓爺見召，不敢不來。」金鳳稟罷，但見：

雙眉頓蹙春山黛，  
珠淚紛紛落兩行。

文武百官，見金鳳淚下，都替他捏兩把汗，暗暗的道：『今日是他壽誕，誰敢在他面前道個不字！這娼妓這般大膽，作如此行徑，可不是自取其死！』韓公便喚過虞侯，牛原來道：『戎使君是個才子，留情郡妓，亦不爲過。你却在我面前讒言。定是你到浙西去催軍器衣甲之時，戎使君怠慢了你，或是送你禮薄，所以妄生事端，幾乎成我之過。』便喝左右軍健，將牛原細打四十，革了虞侯之職，罰去營中牧馬。果是：

從前作過事，  
敗落一齊來。

那日常裏受牛原氣的，莫不惱喜。讒口小人，又何益乎！真使心用心，自累其身也。不說衆人惱喜，且說韓公打了牛原之後，一壁廂叫金鳳更衣，革去了樂籍上的名，一壁廂叫後堂管家婆，取出一副數萬貫的妝奩，并彩緞三百疋，喚一副鼓樂，一隻大船，五十名軍健，送金鳳一名到浙西與戎使君成親繳旨。那軍健領

了韓爺之命，簇擁了金鳳，口口聲聲稱爲夫人，搬運妝奩下船，大吹大擂，連日來到戎使君任所。笙歌鼎沸，將金鳳迎進衙門，拜堂成親。戎使君喜出非常，感恩不盡。厚犒勞了軍健，遂親自同軍健到了潤州帥府拜謝。二人遂成相知。那時哄動了十五州軍民人等，那一個不服韓公寬弘大度，有宰相之量。從此人人歸心，文武效力，江南半壁，平平安安，並不勞一枝折箭之功。德宗皇帝嘉其功，遂拜爲宰相，封爲晉公。那戎使君詩名，亦爲德宗所知，擢爲顯官。有詩爲證：

牛原真是小人，

韓公真是君子。

使君果有詩才，

金鳳不虛簪珥。

### 吹鳳簫女誘東牆○

周清原

楚山修竹如雲，異材秀出千林表。龍鬚半剪，鳳膺微漲，玉肌勻繞，木落淮南。雨晴雲夢，月明風裊，自中卽不見。桓伊去後，知辜負秋多少。聞道嶺南太守，後堂深綠珠嬌小。綺窗學弄梁州初遍，霓裳未了。嚼徵含宮，泛商流羽，一聲雲杪。爲君洗盡蠻風瘴雨，作霜天曉。

這一隻詞兒，調寄水龍吟，是蘇東坡先生詠笛之作。昔軒轅黃帝，使伶倫伐竹於昆谿，作笛吹之，似鳳鳴，因謂之鳳簫。又因秦弄玉吹簫，引得鳳凰來，遂此取名。這一尺四寸之中，可通天地鬼神。話說唐時有個賈客呂筠卿，性好吹笛，出入攜帶，夜靜月明之際，便取出隨身的這管笛，吹將起來，真有穿雲裂石之聲，頗自

得意。曾於仲春夜，泊舟於君山之側。時水天一色，星斗交輝，呂筠卿三杯兩盞，飲酒舒懷，吹笛數曲。忽然一老父鬚眉皓白，神骨清奇，從水上蕩一小舟而來，傍在呂筠卿船側，就於懷中取出三管笛來；一管大如合拱，一管就如常人所吹之笛，一管絕小，如細筆管。呂筠卿吃驚道：『怎生有如此大笛！』父老幸吹一曲，以教小子。』父老道：『笛有三樣，各自不同。第一管是諸天所奏之樂，非人間所可吹之器。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而吹。其小者，是老夫與朋友互奏之曲。試爲郎君一吹。不知可終得一曲否。』道罷，便取這一小管吹將起來。方纔上口，吹得三聲，湖上風動，波濤洶湧，魚龍噴跳；五聲六聲，君山上鳥獸叫噪，月色昏暗，陰雲陡起；七聲八聲，湖水掀天揭地，龍王水卒，蝦兵鬼怪，如風湧到船邊。那船便要翻將轉來。滿船中人驚得心膽都碎，大叫：『莫吹，莫吹！』一陣黑風過處，面前早已不見了老父并小舟，人人驚異。頃刻間仍舊天清月白，不知是何等神鬼。自此呂筠卿出外，再不敢吹笛。正是：

弄玉吹簫引鳳凰  
筠卿吹簫引鬼怪。

再說一個吹簫引得仙女來的故事，是我朝弘治年間的人，姓徐名鏊，字朝楫，長洲人，家住東城下。雖不讀書，却也有些士君子氣。豐姿俊秀，最善音律。年方十九，未有妻房。母舅張鎮，是個富戶，開個解庫，無人料理，却教徐鏊照管。就住在東堂小廂房中。七夕月明如晝，徐鏊吹簫適意。直吹到二鼓，方纔就寢。還未睡熟，忽然異香酷烈，廂房二扇門，齊齊自開。有一隻大犬，突然走將進來。項綴金鈴，繞室中巡行一週而去。徐鏊甚以爲怪。又聞得庭中切切有人私語。正疑心是盜賊之輩，倏見許多女郎，都手執梅花燈，沿堦而上。徐鏊一看得明白，共分兩行，凡十六人。末後走進一個美人來，年可十八九，非常豔麗。瑤冠鳳履，文犀帶着方錦紗袍，袖廣二尺，就像世上圖畫宮妝之狀。面貌玉色，與月一般爭光彩，真天神也。餘外女郎，服飾略同，形製微小，那美貌也不是等閒之輩。進得門，各女郎都把籠中紅燭，插放銀臺之上。一室如同白晝。室中原是小小一間屋，到此時倍覺寬大。



徐鏊甚是慌張，一句也做聲不得。美人徐步就榻前，伸手入於衾中，撫摩徐鏊殆遍。良久轉身走出，不交一言。衆女郎簇擁而去，香燭一時都滅，仍舊是小小屋宇。徐鏊精神恍惚，老大疑惑，如何有此怪異之事。過得三日，月色愈明，徐鏊將寢，又覺香氣非常。暗暗道：「莫不是前日美人又來乎？」頃刻間，衆女郎又簇擁美人而來。室中羅列酒餚，其桌椅之類，又不見有人搬移，種種畢備。美人南向而坐，使女郎來喚徐鏊。徐鏊暗暗的道：「就是妖怪，畢竟躲他不過，落得親近他，看他怎麼！」整衣冠上前作揖。美人還禮使坐。右首女郎喚鏊捧玉杯進酒。酒味香美，餚膳精潔，竟不知是何物。美人方纔輕開檀口道：「妾非花月之妖，卿莫驚疑。與卿有宿緣，應得諧合。雖不能大有所補益，亦能令卿資用無乏，珍羞百味，錦繡繪素。凡世間可欲之物，卿要，卽不難致。但憂卿福薄耳。」又親自酌酒以勸徐鏊，促坐歡笑，言詞婉媚，口體芳香。徐鏊不能吐一言，但一味吃酒食而已。美人道：「昨聽得簫聲，知卿興致非淺。妾亦薄曉絲竹，願一聞之。」遂教女郎取簫遞與徐鏊。徐鏊

吹一曲，美人也吹一曲，音調清澈，高過於徐鑿。夜深酒闌，衆女郎鋪裯褥於榻上，報道：『夜深也，請夫人睡罷。』美人低面微笑，良久乃相攜登榻。帳幃衾褥，窮極華麗，不是徐鑿向時所眠之榻。美人解衣，獨留紅綃裹肚一事，相與就枕。徐鑿此時情志飛蕩，居然神仙矣。然究竟不能一言。天色將明，美人先起揭帳，侍女十餘人，奉湯水妝梳。妝梳已完，美人將別，對徐鑿道：『數百年前，結下之緣，實非容易。自今已後，夜夜歡好無間。卿若一舉念，妾身卽來。但憂卿此心，容易翻覆。妾與君相處，斷不欲與世間凡夫俗子得知。切須祕密，勿與他人說可也。』言訖，美人與侍女一齊都去。徐鑿恍然自失，竟不知是何等神仙。次日，出外，衣上有異常之香，人甚疑心。從此每每舉念，便有香氣，香氣盛，則美人至矣。定有酒餚攜來歡宴，又頻頻對鑿說，天上神仙諸變化之事。其言奇妙，亦非世之所聞。徐鑿每要問他居址姓名，見面之時，却又不能言語。遂寫在一幅紙上，要美人對答。美人道：『卿得好妻子，適意已足，更何須窮究。』又道：『妾從九江來，聞蘇杭名郡，最多勝景，所

以暫遊。此世間處處是吾家裏。」美人生性極其柔和，但待下人又極嚴。衆女侍在左右不敢一毫放肆。伏侍徐鏊如伏侍自己一樣。一女侍奉湯略不尊敬，美人大怒，揪其耳朵，使之跪謝而後已。徐鏊心中若要何物，隨心而至。一日出行，見柑子甚美，意頗欲之。至晚美人便袖數百顆來與徐鏊吃。凡是心中要吃之物，般般俱有。徐鏊有數疋好布，被人偷剪去六尺，沒處尋覓。美人說在某處，一尋卽有。解庫中失去金首飾幾件，美人道：「當於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。盜者已易錢若干去矣。」次日往尋，物果然在。逕取以歸。主人但目瞪口呆而已。徐嘗與人爭鬪不勝，那人回去，或無故僵仆，或因他事受辱。美人道：「奴輩無禮，已爲郎君出氣報復之矣。」如此往還數月，徐鏊口嘴不謹，好與人說。人疑心爲妖怪，勸徐鏊不要親近。美人已知，說道：「癡奴妄言，世寧有妖怪如我者乎！」徐鏊有事他出，微有疾病，美人就來於邸中，坐在徐鏊身傍。時時會合如常，雖甚多人，人亦不覺也。常常對徐鏊道：「斷不可與人說，恐不爲卿福。」當不得徐鏊只管好說，傳聞開

去，三三兩兩，漸至多人都來探覬，竟無虛日。美人不樂。徐鏊母親聞知此事，便與徐鏊定了一頭親，不日之間，便要娶親，以杜絕此事。徐鏊不敢違拗母親之意。美人遂怒道：『妾本與卿共圖百年之計，有益無損，郎既有外心，妾不敢赧顏相從。』遂飄然而去，再不復來。徐鏊雖時時思念，竟如石沉海底一般。正是：

恩義既已斷，覆水豈能收。

話說徐鏊自美人去後，至十一月十五夜，夢見四個鬼卒來喚。徐鏊跟着鬼卒，走到蕭家巷土地祠。兩個鬼卒管着徐鏊，兩個鬼卒走入祠，喚出土地。那土地方巾白袍，走將出來，同行道：『夫人召，不可怠慢。』即出胥門，漸漸走到一個大第宅。牆裏外喬木參天，遮蔽天日。走過二重門，門上都是朱漆獸環，龍鳳金釘，儼似帝王之宮。數百人守門。進到堂下，堂高八九丈，兩邊階級數十重，丹墀有鶴鹿數隻，綵繡朱碧，光彩炫耀。前番女侍，遙見徐鏊，即忙奔入報道：『薄情郎來了。』堂內女人，有捧香的，調鸚鵡的，弄琵琶的，歌的舞的，不計其數。見徐鏊來，都口中

怒罵。霎時間，堂內環珮冬丁，香烟如雲，堂內遞相報道：『夫人來。』土地牽徐鏊使跪在地下。簾中有大金地爐，中燒獸炭。美人擁爐而坐，自提火筋簇火，時時長嘆道：『我曾道渠無福，今果不錯。』頃刻間，呼捲簾。美人見鏊，面紅發責道：『卿大負心！我怎生叮嚀，卿全不信我言語。今日相見，有何顏面！』美人掩袂，歛淚泣下道：『與卿本期始終，豈意棄我至此。』兩傍侍女都道：『夫人不必自苦，這薄倖兒郎便當殺却，何須再說！』便叫鬼卒以大杖擊鏊，擊至八十，徐鏊大叫道：『夫人，吾誠負心，但蒙昔日夫人顧盼，情分不薄，彼洞簫猶在，何得無情如此。』美人因喚停杖道：『本欲殺卿，感念昔日，今赦卿死。』兩傍女侍大罵不止。徐鏊遂匍匐拜謝而出。土地仍舊送還。登橋失足而醒，兩股甚是疼痛，竟走不起。臥病五六日，復見美人來責道：『卿自負心，非關我事！』連聲恨恨而去。美人去後，疼痛便消。後到胥門外訪尋蹤跡，絕無影響。竟不知是何等仙女。遂有洞簫記傳於世。有詩爲證：

口是禍之門，  
舌是斬身刀。

只因多開口，  
贏得棒來敲。

如今小子說西湖上因一曲洞簫成就了一對好夫妻，不比那徐郎薄倖，甘喫大棒，打得叫苦叫屈。話說宋高宗南渡以來，傳到理宗。那時西湖之上，無景不妙。若到燈節，更覺繁華。天街酒肆，羅列非常。三橋等處客邸最盛。燈火簫鼓，日盛一日。婦女羅綺如雲，都帶珠翠，鬧娥，玉梅，雪柳，菩提葉，燈毬，銷金合蟬，貂袖項帕，衣都尙白。蓋燈月所宜也。又有邸第好事者，如清河張府，蔣御藥家，開設雅戲烟火。花邊水際，燈燭燦然。遊人仕女縱觀，則相迎酌酒而去。貴家都以珍羞金盤，鈿合簇釘相遺，名爲市食合兒。夜闌燈罷，有小燈照路拾遺者，謂之掃街。往往拾得遺棄簪珥，可謂奢之極矣。亦東都遺風也。話說嘉熙丁酉年間，一人姓潘名用中，是閩中人，隨父親來於臨安候差。到了臨安，走到六部橋，尋個客店歇下。宋時六部衙門，都在於此，因謂之六部橋。卽今之雲錦橋也。潘用中父親，自去衙門參見，

理會正事，自不必說。那時正值元宵佳節，理宗皇帝廣放花燈，任民遊賞。於宣德門繫起鰲山燈數座，五色錦繡四圍張掛，鰲山燈高數丈，人物精巧，機關轉動，就如活的一般。香烟燈花，薰照天地。中以五色玉珊，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。伶官奏樂，百戲呈巧，小黃門都巾裹翠蛾，宣放烟火百餘架。到三鼓盡，始絕。其燈景之盛，殆無與比。潘用中夜間看燈而回，見景緻繁華，月色如銀一般明朗。他生平最愛的是吹簫一事，遂取出隨身那管簫來，嗚嗚咽咽，好不吹得好聽。一連吹了幾日，感動了一位知音的千金小姐。有詩爲證：

誰家橫笛弄輕清，喚起離人枕上情。

自是斷腸聽不得，非關吹出斷腸聲。

你道這一位千金小姐是誰？這小姐姓黃，小名杏春。自小聰明伶俐，幼讀書史，長於翰墨，若論針指女工，這也是等閑之事，不足爲奇。那年只得十七歲，未曾許聘誰家。係是宗室之親，從汴京扈駕而來，住於六部橋，人都稱爲黃府。廣有家

財，父母愛惜如同掌上之珍，心頭之肉。十歲之時，曾請一個姓晏的老儒教讀。到十三歲，杏春詩詞歌賦，落筆而成，不減曹大家，謝道蘊之才。杏春小姐，會得了文詞，便不出來讀書。一個兄弟，長成十歲，就請老晏儒的兒子晏仲舉在家教讀。真個無巧不成話，這杏春小姐也最喜的是那簫，是個女教師教成的。月明夜靜之時，悠悠揚揚吹將起來，真個有穿雲裂石之聲。因此小姐住的樓上，就取名爲鳳簫樓。雖然引不得鳳凰，却引了個簫史。那杏春小姐之樓，可的與潘用中店樓相對。不過相隔數丈。小姐日常裏因與店樓相對，來往人繁雜，恐有窺觀之人，外觀不雅，把樓窗緊緊閉着，再也不開。數日來，一連聽得店樓上簫聲悠雅，與庸俗人所吹不同，知是讀書之人。小姐往往夜靜吹簫以適意。今聞得對樓有簫聲，恐是勾引之人，却不敢吹響，暗暗將簫放於朱唇之上，按着宮商律呂，一一與樓外簫聲相和而作，却沒有一毫差錯之處。聲韻清幽，愈吹愈妙。杏春小姐一連聽了數夜，甚是可愛。暗暗的道：「這人吹的甚好，不知是何等讀書之人，賣弄俊俏。」



明日不免瞧他一瞧，何如。」次日梳妝已畢，便將樓窗輕輕推開一縫。那窗子却是裏面雕花，外用木板遮護。外面却全瞧不見內裏。小姐咯咯推開一縫瞧時，見潘用中是個美少年，還未冠巾，不過十六七歲光景，與自己年歲相當。丰姿俊秀，儀度端莊，手裏執着一本書在那裏看。杏春小姐便動了個愛才之念。瞧了半會，仍舊悄悄將窗閉上。在樓上無事，過了一晌，不免又推開一縫窗子瞧視。過了數日，漸漸把窗子開得大了，又開得頻了。潘用中始初見對面樓上畫閣朱樓，好生齊整，終日凝望。日來見漸漸推開窗子，又開得頻數，微微見玉容花貌之人，隱隱躍躍於朱簾之內。也便有心探望，把那雙俊眼兒，一直送到朱簾之內。那小姐見潘用中如此探望，竟把一扇窗子來開了，朱簾半揭，却不把全身露出，微露半面，花容綽約，姿態妍媚，宛然月宮仙子。略略一見，却又閃身進去，隨把窗子閉上。潘用中心性欲狂，隨卽下樓問店中婦人吳二娘道：「對樓是誰？」吳二娘道：「此是黃府，原是宗室之親。從汴京而來。久居於此。」潘用中道：「這標致女子是誰？」

吳二娘道：『是黃府小姐，今年只得十七歲，尙未曾吃茶。這小姐聰明伶俐，性好吹簫，每每明月之夜，便有簫聲。今因我們客店人家來往人雜，恐人窺覷，再不開窗。今日暫時開窗，定因相公之故。相公却自要尊重，不可伸頭伸腦，頻去窺伺，恐惹出事端，連累不細。我客店人家，怎敢與黃府爭執。』潘用中啞啞連聲道：『不惹事，不惹事！』說罷，暗暗道：『原來這小姐也好吹簫，怪得要啓窗而視哩。』正是：

律呂中女伯牙，

鳳簫樓鍾子期。

這日潘用中手舞足蹈，狂蕩了一夜。次日早起，那小姐又開窗而望。如此幾日，漸漸相熟，彼此凝望，眉來眼去，好不熱鬧，連那窗子也像發熱的一般，不時開閉。潘用中恨不得生兩片翼翅，將身飛到小姐樓上，與他說幾句知心話兒，結爲夫妻。果是：

身無彩鳳雙翼飛，

心有靈犀一點通。

如此一月餘，彼此都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。潘用中無計可施。一日，一個朋友來訪，是彭上舍，在店中閑談了半日。潘用中胸中甚是鬱悶無聊，便拉彭上舍到西湖上遊玩散心。那時正值三月，豔陽天氣，好生熱鬧。但見：

青山似畫，綠水如藍。豔杏夭桃，花簇簇堆成錦繡，柔枝嬌蕊，香馥馥釀就氤氳。黃鶯睨睨，紫燕呢喃，柳枝頭，湖草岸，奏數部管絃；粉蝶低徊，遊蜂飛舞，綠子畔，紅花梢，呈滿前生意。紫騮馬被銀鞍寶轡，馱着白面郎君，向萬樹叢中，沫月嘶風，不覺光生綺陌。飛魚軒映繡幃珠箔，駕着紅顏少婦，走千花影裏，搖珠簇綵，自然雲遠霓裳。挾錦瑟瑤箏，吹的吹，唱的唱，都是長安遊冶子；競金卮玉液，飲的飲，歌的歌，盡屬西湖逐勝人。採蓮舟，採蓴舟，百花舟，百寶舟，載許多名妓，幽幽雅雅，魚鱗般遠着湖心；尋芳樓，尋月樓，兩宜樓，兩勝樓，列數個歌童，丁丁冬冬，雁翅樣泊在兩岸。挨挨擠擠，白公堤直鬧到蘇公堤，若男，若女，若長，若短，接衽而行；逐逐烘烘，昭慶寺竟嚷至天竺寺，或老，或少，或

忖，或俏，聯袂而走。三百六十曆日，人人靠桃花市趁萬貫錢，四百五十經商，個個向杏林村飲三杯酒去。又見那走索的，金雞獨立，鷓子翻身，精奇古怪，弄虛頭；跑馬的，四女呈妖，二仙傳道，超騰倏忽裝神怪。齊雲社翻踢鬪巧，角觝社跌撲爭奇，雄辨社喊叫喳呼，雲機社搬弄躲閃。又有那酬神許愿之輩，口口聲聲，叫大慈大悲大觀音；化米吃錢之流，蹣蹣跚跚，求善人善女善長者。

話說那潘用中同彭上舍兩個，在西湖蘇堤上遊玩多時。忽然有十數乘女轎，簇擁而來，甚是華麗。那時遊人如蟻，轎子一時挨擠不開。窄路相逢，潘用中一看得明白，恰好就是黃府寶眷。看到第五乘轎子來時，正是樓上這位知音識趣的小姐。兩兩各個會心，四目相視，不遠尺餘。潘用中神魂如失，就口吟一詩道：

誰教窄路恰相逢，  
脈脈靈犀一點通。

最恨無情芳草路，  
匿蘭含蕙各西東。

那時正值前後左右，都是俗人，沒有斯文士子在側，所以潘用中得縱其吟咏，豈不是天使其便。吟罷，小姐在轎中微微一笑，那轎子也望前去了。潘用中緊跟一程，却趕不上，只得轉來，與彭上舍同行，踽踽涼涼，如有所失。閑步了半日，向綠楊深處沽飲三盃，心心念念繫着小姐，連別個婦人也再無心觀看。急急同彭上舍回來。彭上舍自分路作別而去。潘用中急急到於樓上，等那知音識趣的小姐。時月色如晝，潘用中取出那管簫吹將起來，便向空禱祝道：「願這一管簫，做個媒人，等我定得這一頭好親事，我便生生世世不敢忘你恩德。若得僥倖成就了此親，花燭之夕，夫妻二人，恭恭敬敬，拜你八拜！」禱祝了又吹，吹了又禱祝。果然簫聲有靈，一陣順風，吹到小姐玲瓏踢透，粉捏就，玉琢成，知音的耳朵內。那時小姐還在樓下與母親諸眷閑談白話。雖然如此，却一心記掛着轎前吟詩之人，心心念念，蹲坐不牢。本欲上樓，無奈衆女眷都在面前，不好拋撇，竟自上樓，只得勉強掙扎，忽聞簫聲聒耳，心中熱癢。假託日間辛苦，要上樓去睡。怎當得一個不

湊趣的姨娘。那姨娘年方二十三歲，極是一個風流之人，出嫁牛氏，稱爲牛十四娘，偏要上樓與外甥女閑耍。杏春小姐無可奈何，只得與牛十四娘閑耍了一會。幸而牛十四娘下樓去了，小姐輕輕推開了窗。潘用中見小姐推開了窗，就住了簫。那時月光射在小姐面上，與月一同光彩，真如月裏嫦娥一般。潘用中朗吟轎前所吟之詩，不住的吟了數遍。小姐映着月光，點頭微笑。兩個恨不得飛做一團，扭做一塊。彼此正在得意之際，不期潘用中的父親回來。彼此急急將窗閉住。潘用中只得去睡了。是夜翻來覆去，好生難睡。這是：

只有心情思神女，更無佳夢到黃梁。

話說黃府館賓，晏仲舉是建寧人，原與潘用中是相識。聞得用中在對門，遂到店中樓上拜望。潘用中遂留住晏仲舉在於樓上飲酒，極其酣暢。潘用中只做不知，故意指對面高樓問道：『前面這高樓誰家宅子？』晏仲舉道：『就是吾之館所。』潘用中道：『此樓窗終日不開，却是何故？』晏仲舉道：『此樓係主翁杏

春小姐在上。因與這裏客店對門，恐有人窺伺，外觀不雅，所以不開。杏春小姐卽我父所教讀書者也。聰明豔麗，工於詩詞，父母鍾愛之，極不欲嫁與俗人，願歸士子。今年方十七歲，正欲託吾父選一佳婿，甚難其人。」潘用中笑道：「不知弟可充得此選否？」晏仲舉道：「如吾兄，足當此選，真佳人才子也。惜吾兄爲外方人耳。」潘用中大笑道：「若得成親，定住於臨安，斷不回去矣。」晏仲舉道：「恐不可必。」遂作別而去。潘用中愈覺神魂飛動，憑闌凝望。小姐微微開窗，揭起朱簾，露出半面。潘用中乘着一時酒興，心癢難熬，取胡桃一枚擲去。小姐接得，停了一會，小姐用羅帕一方，裹了這一枚胡桃，仍舊擲來。潘用中打開來一看，羅帕上有詩一首，筆墨淋漓，詩上道：

闌干閑倚日偏長，

短笛無情苦斷腸。

安得身輕如燕子，

隨風容易到君傍。

潘用中看了這首詩，喜躍欲狂，笑得眼睛都沒縫。方曉得晏仲舉：「小姐工

於詩詞』之言不差。又見小姐屬意深切，感謝不盡，也用羅帕一方，裹了胡桃擲去。小姐接得在手，解開來一看，也有一首詩道：

一曲臨風直萬金，奈何難買美人心。

君如解得相如意，比似金徽更恨深。

那小姐讀完了詩，停了一會，又換一方羅帕，照舊裹了胡桃擲來。不意纖纖玉手，力微擲輕，撲的一聲，墜於簷下，却被店婦吳二娘拾得。那吳二娘年登四十餘歲，是個在行之人，正在櫃身子裏，見對樓拋下汗巾一條，知是私情之物，急急起身拾了，藏於袖中。潘用中見羅帕墜於樓下，恐傍人拾去，爲禍不淺，急急跑到樓下，在地下打一看時，早已不見羅帕下落。心下慌張，四圍詳視，並無一人。料得是吳二娘拾得，就問吳二娘道：『可曾見我一條羅帕墜下來麼？』吳二娘含笑說道：『並不曾見什麼羅帕。』潘用中見吳二娘帶笑而言，明知是吳二娘故意作耍，便道：『吳二娘休得作耍。若果拾得，千萬還我，在你身邊，終無用處。』常言



道：『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』吳二娘故意咄的一聲道：『潘相公說的是怎話！我老人家要人方便怎的；還是你們後生要我方便哩。』潘用中曉得吳二娘是個在行之人，料道瞞他不得，便實對他說道：『適纔這一方羅帕，實是對樓小姐擲來之物，其中還有詩句在上，千萬還我，不敢忘你好處。』說罷，吳二娘伸手去袖中取出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『早是我老人家拾得。若被別人拾去，可不利害。』潘用中千恩萬謝，解開羅帕開看，有詩一首道：

自從聞笛別匆匆，  
魄散魂飛似夢中。

最後粉牆高幾許，  
蓬萊弱水隔千重。

潘用中看了詩句，方知小姐情意深重，以身相許之意，只得與吳二娘細細計較道：『蒙小姐十分垂念，始初見我吹簫，啓窗而視，前日在西湖上正值小姐出來遊山，我在轎前相遇，吟詩一首，多蒙小姐在轎中微笑，晚間回來，又蒙小姐顧盼。今日他家先生晏相公來拜我，我問他家細的，方知小姐小名杏春，會做詩

詞。我就託晏相公爲媒。晏相公說：「我是外方人，恐黃府不肯。」我適纔用胡桃一枚擲去。不意小姐用羅帕一方，寫一詩擲將過來。我也做一詩擲去，小姐又寫一詩擲來。多蒙小姐如此厚意，誓不相捨。萬乞吳二娘怎生做個方便，到黃府親見小姐，詢其下落，做個穿針引線之人。事成之日，多將媒禮奉謝，何如？」吳二娘點頭應允。次日潘用中走到黃府，回拜晏仲舉。書館中看見小姐的兄弟，亦甚生得俊秀，暗暗道：「與他結爲郎舅，誠佳事也！」書館中小廝進去取茶，小姐見了，問道：「兀誰在館中要茶？」小廝答應道：「是對門潘相公來回拜晏相公要茶。」小姐口中不說，心下思量道：「我夫主上門也。」一男一女，兩兩各有會心之處，這都是不說出的意思。潘用中在書館中盤桓了半日，吃了茶，作別而回，遂懇請吳二娘到黃府去。那吳二娘原與黃府對門對戶，時常進見小姐，穿房入戶之人。又且吳二娘生性軟款溫柔，口舌便利，黃府一門都喜。這一日躡將進去，假以探望爲名，見景生情，乘機走到小姐樓上，袖中取出小姐所題羅帕之詩，并潘相公

央浼晏相公做媒，說：『若得成親，定住於臨安』之意，絮絮叨叨，說了一會。小姐遂厚贈了吳二娘，再三叮囑，切勿漏洩。吳二娘回來，與潘用中說了。潘用中甚是手舞足蹈起來。怎當得好事多磨，姻緣難就。潘用中父親定要遷去，與一個鄉里同住於觀橋。潘用中聞知，驚得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，不肯搬移。怎當得父親分付小廝，即時移動。用中有力無處用，只得白着一雙眼睛瞧視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胸中不住叫苦叫屈。正是：

啞子謾嘗黃柏味，  
苦在心頭只自知。

漸漸行李搬完，將次起身，潘用中只瞧着對面樓上，只指望小姐在窗口一見，以目送別。那小姐事出於不意，怎生得知。潘用中望不見小姐，好生苦惱。又因父親在面前，不好與吳二娘一說，只得懷恨，隨了父親出門，眼巴巴還望着樓上，含淚而去。果是：

白日消磨斷腸句，  
世間只有情難訴。

話說這潘用中恨恨的跟了父親，離了這條六部橋，有一步，沒一步，連脚也拖不動。搭搭撒撒，就像折翅的老鴉一般。沒奈何來到觀橋飯店之中，恨殺這個鄉里。一天好事，正要成就，好端端的被這天殺的鄉里牽累。將來杏春小姐面也不會見得一見，連吳二娘要他傳消息的話，也不會與他說得一句，好生煩惱。有董解元絃索西廂曲爲證：

莫道男兒心如鐵，君不見滿川紅葉，盡是離人眼中血。

只把小姐的詩句，終日吟詠觀玩。從此飲食少進，竟夜無眠，漸漸的害下一場相思病症。

話說潘用中害了這相思病症，日輕夜重，漸漸面黃肌瘦，一夜咳嗽，至於天明，涎痰滿地。父親不知是甚病症，接了幾個醫人醫治。那些醫人都是隔壁猜謎之人，那知病原。有的說是感冒了風寒，入於腠理，一時不能驅遣，就撮了些柴胡黃芩之藥，一味發表，有的說是氣逆作痰之故，總是人身精氣，順則爲精液，逆則

爲痰涎，若調理得氣順，自然痰涎消除，遂撮了些蘇子半夏枯梗之藥。又有一個道，這是少年不老成之病，要大補元氣方好，一味用那人參黃芪之藥。正是人人有藥，個個會醫，一連鬼混了幾時，一毫也沒相干。從來道：

醫雜症有方術，  
治相思無藥餌。

潘用中一日病重一日，父親無法可治。一日彭上舍來問他道：『汝怎生一病郎當至此！莫不是胸中有隱微之事？可細細與我說知。』潘用中道：『實不瞞吾兄說，吾病實非藥石之所能愈。』遂把樓上小姐之事，前緣後故，一一說明。又道：『卽吾與兄西湖堤上轎中所見之美人是也。不意吾父驟然搬移來此，遂有此病。』彭上舍遂將此話一一與他父親說知。父親跌足嘆息道：『就是仍舊移去，也是枉然。况他家怎肯與外方人結親。就是這小姐心中肯了，他父母怎生便肯！』彭上舍道：『前日曾央店婦吳二娘進去探問小姐心事，那小姐慨然應允，情願配爲夫妻。又贈吳二娘首飾，囑他切勿漏洩。如今去見吳二娘，便好再作計。』

較。」說罷，二人正欲出門，擡起頭來，猛然間見吳二娘將進來。二人喜從天降。看官，你道吳二娘爲甚躡將進門來？原來當日潘用中搬來之後，小姐推窗而看，絕不見潘用中蹤跡，又見動用之物，盡數俱無，情知搬移而去，却如腦門上打了一個霹靂一般。又恨潘用中薄倖，怎生別都不曾一別，連一些消息也不知，竟自搬移而去，好生懊恨。也有董解元《絃索西廂曲》爲證：

譬如對燈悶悶的坐，把似和夜強強的眠。心頭暗發着願，願薄倖的冤家夢中見。爭奈按不下九回腸，合不定一雙孽眼。

悶上心來，一刻也蹲坐不牢。這一腔愁緒，却與誰說知。真如萬箭攢心的一般。從此不茶不飯，這相思病症，比潘用中更害得快，比潘用中更害得兇。

話說這杏春小姐，害了這相思病症，弄得一絲兩氣，十生九死。父母好生着急，遍覓醫人醫治，還又請和尚誦經，石道姑釵符解禳，道士祈星禮斗，歌師茶筵保佑。牛十四娘聞知外甥女兒患病，特來探望。看見這病患得有些尷尬，早已猜

勾八九分，只是不好啓口細問。一日坐在杏春牀頭，看見枕底下有羅帕一方，隱隱露出字跡，心裏有些疑心，將手去扯將出來。杏春見姨娘來扯，心性慌張，急忙伸手來奪。姨娘一發疑心，將羅帕着實一扯，扯將出來，一看見上面有情詩一首。杏春見姨娘念出情詩，一發滿臉通紅。姨娘遂細細盤問：「此詩何來？何人所贈？」杏春料道隱瞞不得，又見身體患病，只得老老實實一五一十細細說與姨娘知道。姨娘遂將此事說與他母親知道。母親聞知此事，恐怕錯斷送了女兒，遂與丈夫計較，情願招潘用中爲婿。因此就要吳二娘做媒，來到觀橋店中說與潘小官，并他父親得知。誰知這邊潘小官也患此病，正在危急之間。恰好吳二娘進得門來，備細說了小姐患病之故。今黃府情願招贅爲婿之意，說了一遍。那潘小官病中聞知此事，喜的非常，相思病便減了一半。從牀上直坐將起來。真是心病還將心藥醫也。父親與彭上舍都大喜，正喜得個滿懷。又值黃府先生晏仲舉來望，也是爲小姐親事之故。恐吳二娘女媒傳言不穩，像琵琶記上道：『腳長尺二，這般

說謊沒巴臂。」所以特特又挽出晏仲舉的父親，原舊先生來爲男媒。故此先着晏仲舉來通個消息。隨後便是晏仲舉的父親來望。約定了日期，招贅爲壻。一個男媒，一個女媒，議定了這頭親事。擇日行禮，黃府倒賠妝奩，大張花燭，廣延親友，迎接潘用中入贅。洞房花燭，成就了一對年少夫妻，拜謝了男女二位媒人，上了那鳳簫樓。說不盡那繁華富麗之景，古董玩器。夫妻二人合盞之後，取出那幾方羅帕，并小姐日常裏壁上所吹之簫，擺列在桌上道：「若不虧此一曲鳳簫，怎生成就得一對夫妻！」遂雙雙拜謝。因此風流之名，播滿臨安，人人稱爲簫媒。連理宗皇帝都知此事。遂盛傳於宮中，嘖嘖稱嘆。那時夫妻只得十七歲。後來潘用中登了甲科，夫榮妻貴，偕老百年，至今西湖上名爲鳳簫佳會者此也。有詩爲證：

鳳簫一曲締良緣，  
兩地相思眼欲穿。

佳會風流那可再，  
余將度曲付歌絃。



